

貞七女五



康德五年五月十二日印刷  
康德五年六月八日發行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定價二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大西關利昇慶胡同三三

印刷人 黃賡颺

奉天大西關利昇慶胡同三三

印刷所 洪順德印刷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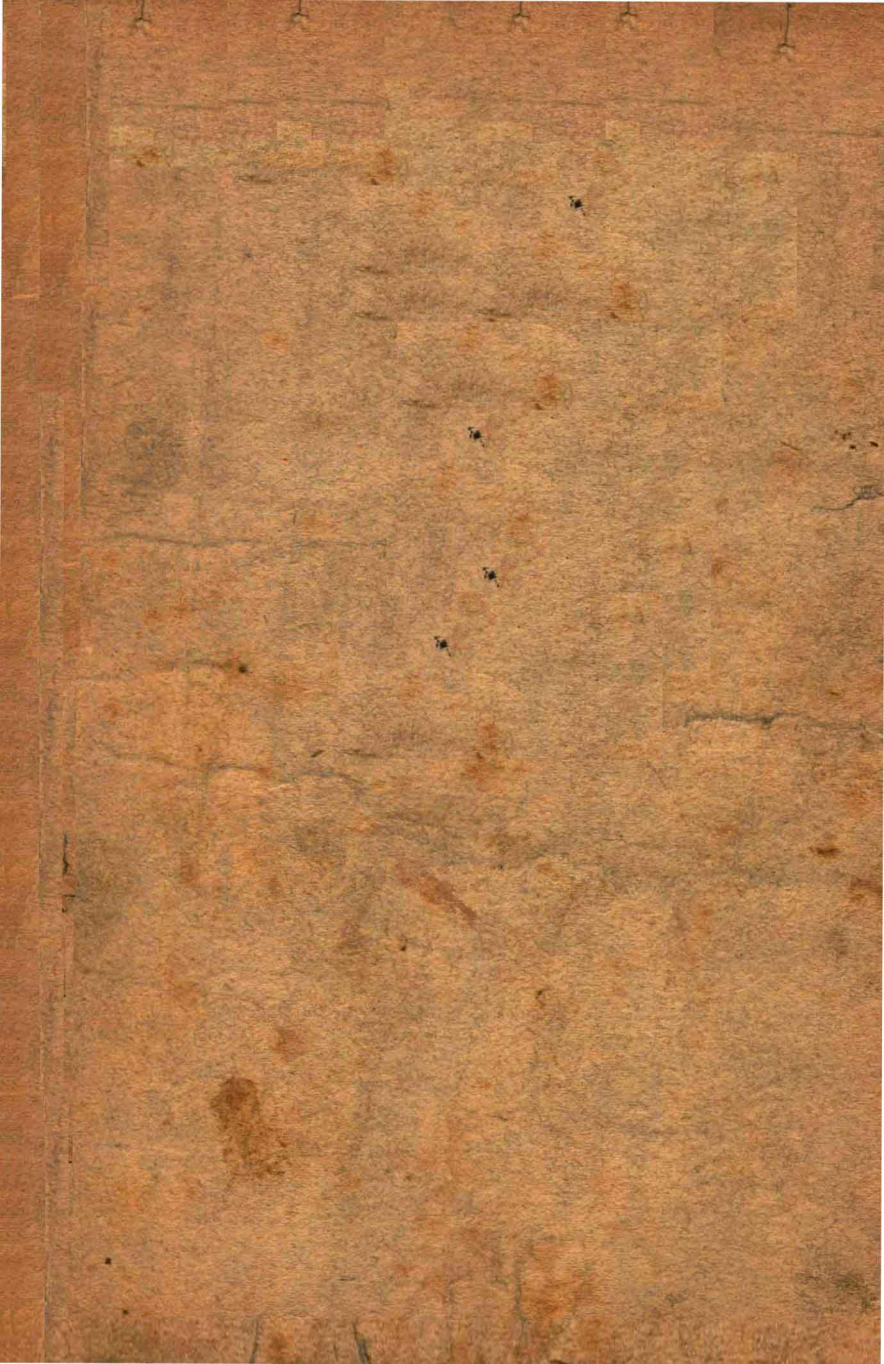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版權所  
翻印必究

貞七女五





能等死 使屣太極刀法 可得反宮 能護自己的身軀 今天遇見了使左臂刀的人 也

的記性好 沒忘了這幾句話 今天可就用上了 他就把太極刀使開了 護住自己的身

這個小孩兒 雖是左手砍這二十四刀 比右手砍的還靈活 真是一刀緊似一刀 一刀快

一刀 直逼的天霸祇有招架之功 並無還手之力 最就誤事的是李五爺 他就應用彈子

助 他淨顧看這個小孩兒使的左臂刀好了 他就忘了 那黃天霸堪堪落敗了 李五爺回

頭對計全說道 你看這個小孩兒這個花刀使的多好 最出奇的是用左手砍 錯非是童子功

還得有名師指教 怎能到了這個地步 計全說道 五哥別說閑話兒了 你看看老兄弟全

要敗了 李五爺說呦 我還忘了 待我用彈子助他一臂之力 剛把彈往弦上一穩 將要發

忽聽山坡上有一人哈哈大笑說道 這是怎麼說的 真是大水冲了龍王廟 一家人不認得

一家人 老兄弟高抬貴手 這個小孩兒可是你的兒子 九齡快快住手 他就是你的父親

衆人聞聲 都往山坡上一看 上面有一片燈籠火把 圍護着兩個人 祇見那兩個人 已跑

向前來 天霸往後一躍 細看來人 前邊兒走的是飛天夜叉穆五成 一個是銀甲太歲尹虎

說時遲那時快 穆五爺跑到天霸面前 指着那個小孩兒說道 老兄弟你不認得這個就是

你的過繼兒子 他叫左臂花刀黃少傑他的乳名叫九齡 天霸臉一發紅說道 怎麼你瘋了不

成 我多怎過繼兒子了 穆五爺笑道 這個你確是不知道 只因我保着他妹妹的靈柩回紹

興府 殯葬的時候 沒有一個打聽兒的 豈不是缺點嗎 我才想法子給你過繼兒子 你明

白了嗎 天霸道我更糊塗了 倒是怎麼回事 您快告訴我吧 穆五爺說道你先別忙

細聽我說這回事始末 這段事要不由穆五成說明白了 不止天霸不明白 就連閱者諸君

也不明白的確是怎麼回事 雖聽過雙鏢記這齣戲 但是詳細的情形 前後的始末 諸君也

## 【4】

## 卷

## 四

不得而知。作者暫先叫他們在山坡站一站兒。借這工夫叙叙這位小豪傑黃九齡的事蹟。這一個黃九齡真是其說不一。梨園行裏有一位高福安，他排了一齣雙鏢記，忒說黃九齡是黃天霸的親生子。尹麗娘所生。諸君想天霸從十五歲出世，萬全莊幫着河南的巡撫彭朋打過普球山，那段書叫鏢打三眼，十六歲回家辦喪事，守孝二年，十九歲義聚惡虎村，與賀濶武作了綠林，成名爲四霸天，二十三歲江都縣盜印，二十四歲保着忠良爺轉陞蘇州府，施大人在蘇州府二年，黃天霸二十六歲，現在保着施大人進京，諸君想他那裏有工夫成家，就是成了家，生了兒子也不能長這麼快。高老板梨園行貪圖排了這齣雙鏢記，偏有一種唱大鼓的人，又有技添了許多菜，編了一套書也就叫雙鏢記，內中有段書，有父子三鬥智，黃九齡和天霸打了個不亦樂乎，最可笑的臨終末了，黃天霸被九齡拿住用繩兒網上，鬧得父不父子不子的一塌糊塗。鄙人在此借點工夫說一說雙鏢記這檔歷史，上次施大人奉旨進京，在北京未起身的時候，黃天霸就請穆五成運靈回藉，死者可就是天霸的未婚妻祝清寧的妹妹祝鳳仙，他是拿藍永時死的，那時還傷了一位就是尹麗娘，尹麗娘原是他的乳名，後來長大了，念書又起了個名子叫尹鳳英，他自受重傷之後，多方醫治，他的傷也好不了，可也不致命，後來五爺回歸祝家莊把大人進京的事說了一遍，又說天霸煩我把他未婚妻的靈柩運回紹興，穆五奶奶說道：那末這個傷的呢？穆五成道：這個他可沒說，他那兒進京的事情太多，那裏就想這末週到，要依你怎麼辦法呢？穆五奶奶道：要據我想在這兒住着算怎麼回事，他雖然沒過門可也是黃家人了，人家黃家在紹興府不是還有許多地畝房產了嗎？那裏又有甚家人黃佃料裏家務，不知一塊兒把他也送回紹興府黃宅，黃佃自能把主母的靈柩抬了，再一說人挪活樹挪死，這一回去我輩保非好不可，穆五爺點頭說：

話很是 那末你上那兒去呢 穆五奶奶道 我要同着我兄弟 把尹龍兄弟的靈柩回原籍去

穆五爺說道那好極了 咱們可是江都縣見 咱們誰完了事誰到江都縣等誰 穆五奶奶笑

道 反正是我等你 五爺也笑了 遂趕緊命人僱一乘騾馱驕 載了尹鳳英 又用騾馱驕法

子 搭着靈襯 穆五爺騎着馬隨行 後面還有一輛車 裏面有一個丫環 一個婆兒 所爲

沿路之上伺候病人 一路之上無書 這一天由擺渡過了江 就是望江崗了 本來過了望江

崗不遠 就是結義村 來到結義村 一進村口 穆五爺就是一怔 看街北裏新翻蓋的瓦房

集 廣梁大門 門口兒還有四棵倒栽垂楊柳 兩棵龍爪槐 穆五爺還以爲黃家的家人把房子

賣給人了 及至來到門前一看 祇見門旁兒仍掛着五德堂黃宅那個牌子 五爺才放了心

五 剛要向前叫門 就看由裏面 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莊家漢 五爺遂向他抱拳說道勞你駕

女 你給回一聲兒 就提我姓穆叫穆五成 是由江都縣穆家寨 找你們這兒姓黃的 那人上下

打量穆五爺 說道 在下我就姓黃 五爺道 找的是黃佃他現在家裏嗎 那個人笑道 您

七 提的就是我的父親 我叫黃祿兒 五爺仔細看了一回笑道 你是祿兒呀 我可不認得了

你也有了鬍子了 黃祿說您可是老主人的義子乾少爺嗎 穆五爺笑 黃祿道 看着

面熟 就是一時想不起來 說着就要磕頭行禮 穆五爺攔住他說道 你先別行禮 我是送

貞 你的二位主母來了可是一死一傷 你先把受傷的搭進內宅去 再把死的靈襯停在家祠 等

你主人回來再入土爲安 黃祿兒聽說受傷的主母來了 他也顧不得行禮撒腿往裏便跑 他

進去工夫不大 淨是女子出來就六七位 也有婦人 也有姑娘 趕情這羣人全不是外人

全是老家人黃佃親枝近派 這個老家人黃佃 一生忠厚 自從少主人走後 所有的房產

【5】 都被黃天黃給當出去了 黃佃帶着自己的兒子黃祿兒 爺兒兩個勤儉務農 這也是上天或

全人 那幾年黃家的地 五穀豐收 黃佃就把錢來贖回 所有的房產地土 順契的時候都  
 是黃天霸的名子 因為老人家好心所感 祿兒屋裏生了四個姑娘一個男孩兒 這個小子落  
 生後九天 大人叫他別哭 他就不哭 一引他他還就樂 黃佃看着喜歡說道 這孩子才九  
 天 就這麼伶 就給他起個乳名叫九齡 等他長到五六歲的時候 他的像貌怎麼看怎麼像  
 黃天霸 尋常還不理會 一到了節年 老管家就哭了 說道 寧可絕了黃佃 也不能絕了  
 三爺之後 以後我少主人有了兒子便罷 要沒有兒子 就把九齡過繼他 黃祿也愛惜此子  
 就請了一位飽學的先生教給孩兒念書 念到了九歲 三年的工夫 老先生就辭了館了  
 說我的才疎學淺不能教他了 這孩子太聰明了 千萬不要耽誤他 趕緊還是訪求名師 黃  
 祿聽了這話不敢自專 遂稟告了父親 黃佃聽說就爲了難了 心說想不到我有好孫子 沒  
 有好教師 就把我孫子就誤了 就在這個工夫 有人來回 說外面有淮安府的班頭周崑周  
 玉璋來看大爺來了 黃佃聞聽趕緊說道 快快請進來 書中代表 周玉璋他父親 原是糧  
 食行 常上紹興府販糧 黃佃常和他交買賣 有一次周崑的父親 病在紹興府的店房裏  
 出門的人就是怕病 沒有一個親人侍奉 真是苦極了 何況這位周爺病的還是十分沉重的  
 病 在周老者病在垂危的時候 黃佃知道了 遂到店房看望他去 一看他的病十分沉重  
 遂請名醫調治 吃了有好幾十付藥 這個病才漸漸好了 黃佃又給他預備下車 助了路費  
 便送他回了淮安府 趕周老者到了家中偶不留神 病又反回了 已成了不治之病 病到  
 垂危的時候 周老者就把自己的兒子玉璋叫到面前 囑咐道 兒呀 爲父的在紹興府得病  
 要沒有黃佃黃大爺 我就成了外喪鬼了 我死後 你務必上紹興府去給黃大爺道謝 一  
 者表出人家那份好心 再者也透着咱有良心 爲父的死在九泉也就瞑目了 周老者說完



便自嗚呼了。這位周玉璋現在淮安府爲八班的大頭兒。本是外面兒人。而且是俠心義胆。

平素好交。現在聽了父親的遺囑。便謹記在心。辦完父親喪事之後。脫下重孝。買了幾色禮物。作了自己大米莊的車。來到望江崗。來給黃大爺道謝。來到門前下了車。黃佃就迎出來。

後了。由車上把禮物往下一拿。黃佃說道：「瞎你這幹麼？」又花這個錢。咱們哥們何在乎這個。

周玉璋說：「哎呦老伯父。你千萬不要這樣稱呼。您和我父親是很好的朋友。我正是您的侄輩。望您還是直呼小侄之名吧。再者這禮物也並非是小侄給您買的。是父親臨終囑咐我給您買的。您要收下。就成全小侄的孝道了。」黃佃聽了。無法祇得收下。遂往裏相讓。來在客廳。

五 讓周崑坐了一。一個童兒給獻上茶來。吃着茶。黃佃便問周崑：「你父親是何病死的？」周崑就把父親得病致死之由說了一遍。黃佃聽了。不住的嘆惜。周崑一眼看見那個小童兒。生來的眉

女 清目秀齒白唇紅。面上帶着聰明。細看却是有福的。周崑又無兒見了這樣孩兒。焉有不愛之理。遂問孩兒你十幾歲了。黃佃說道：「啊還忘了給你們爺兒倆見見了。這是我孫子。」

七 他名九齡。又叫九齡。快見過你的周伯父。九齡聞聽連忙來到周崑面前。口稱伯父在上。小姪兒九齡給您磕頭。樂的周崑一把扶着九齡不住的細看。說道：「你十幾歲了。」九齡道：「九

貞 歲。周崑遂笑向黃佃道：「伯父一世爲善。才積了這麼一位後人。這個孩子將來必能顯達。真是可賀可喜。但不知我這個侄男是習文習武。」黃佃聞聽嘆了一聲。說道：「你不提這件事。還好

你要提起這事。告訴你吧。現在還發着愁呢。遂把先生辭館的話說了一遍。周崑聽了。且

不答言。先把九齡的胳膊拉過來看看。又細看他的身姿。遂說道：「老伯你錯了。這孩子

是練武的胚子。叫他習文。未免棄其所長。強習所短。要沒有武技護身。真是一步也不能走。黃三爺當年成名。全憑一身的武藝。就說小侄我吧。要光指着那個買賣。簡直是賺不

【7】

了錢 就全憑這一胳膊一腿在淮安當個班頭 賺着錢就行了俠義之道了 這個孩子我很愛惜 可不知你捨的不 也不知這孩子想家不想 你要是捨的他 我就把他帶了走 把我全身的工夫傳授與他 不知老伯意下如何 黃佃尙未答言 祇見九齡早跪在就地 說道 大爺 我離的了家 您把我帶了去吧 我爺爺叫我念書 我不敢不念 其實我不樂意念書 我聽說我們老主人 就仗着一身武賺的這樣房產地業 我們少主人 現在跟施大人作官兒也好着了 從這時候起 不管您叫大爺 就稱您師傅了 師傅您把我帶走吧 周崑一聽這孩子說的全是大人話 更是愛惜 遂把他拉起來 看着黃佃說道 老伯您以為怎麼樣 黃佃笑道 既是賢侄要成全他 就叫他跟了去吧 祇是未免你要多受累了 正在說着 黃佃由外面進來 先和周崑厮見了 黃佃遂說道 你來的正好 你周大哥要把九齡帶去交給武藝 你叫他去嗎 黃祿道 這個全憑爹爹作主 要按孩兒的意思 早就應該叫他練武 您說要改換門風 豈不知這孩子 是近於武的 黃佃道 既是你樂意叫他去 那好極了 九齡啊 你上後頭告訴你母親去 就勢兒叫他給你打出衣裳來好預備跟你師傅去 周崑道不必 你就去辭過你的母親 跟我走 我家裏像你這樣身量的衣裳有的是 何必帶着衣裳費事呢 我那兒還交着兩個徒弟哩 一個叫何玉霸專練一對竹節鋼鞭 那個叫吳玉傑 專練一對八棱亮銀錘 這兩種兵器 都不是我所長 他倆的姿質也遠不及你 我的絕藝是左臂花刀 如外還會打十二隻響鈴鏢 爲師的一世成名 就仗着左臂刀 響鈴鏢 現在我想全傳授與你 九齡那份伶俐 就給周崑跪下 說謝過師傅 周崑說道 同着你爺爺 我再給你起個名子 我看你必是年青成名 就叫少傑吧 九齡聞聽趕緊磕頭 說道 謝過師傅 賜名之恩 黃佃道 不必多禮了 快上後邊兒告訴你娘去吧 九齡答應 就跑向後面去了



一會兒的工夫 就笑嘻嘻跑出來 說道爺爺我裏過我娘了 我娘還給我十兩銀子 呀我

零花 周玉璋站起來說道 那末我向您告辭 我們爺兒倆就走了 黃佃道 真個的連頓飯

也不賞臉嗎 玉璋說道 不用咱們不在乎一頓吃喝 再說我是吃了來的 這時還要到望

江崗辦一件事哩 要一吃完飯 就全就誤了 老年人作事實在 一聽周崑如此說 遂說道

那麼就不留你了 周崑遂向他父子告辭 帶了九齡 出了黃宅 周玉璋坐來的車 本就

後 沒卸 師徒二人遂上了車 黃佃爺兒倆目送了一程 直到看不見了 才回去吃飯 吃完飯

仍是下地作活 爺兒倆幾年辛苦 就把黃天霸所當出的房產 都贖了回來 又反蓋了黃宅

這一說是五年的工夫 周崑把九齡帶出去 一點兒音信皆無 可把個黃佃給想壞了 轉

限到了臘月二十九 這一月是小月 黃佃放聲就哭 說道今天就是歲底了 我本是子孫滿

堂的人 近幾年來他都不在面前 你們快給我叫他去 黃祿勸道 爹爹不要如此 九齡他

練武術 不能就誤工夫 就攔一天 就是三年 再說您望他成名的心切 他也不是沒心的

孩子 曾記得他去的時候說五年後必回來 今年年底下不來 轉過年一定就回來 黃佃說

道 等他來了 我也就快入殮了 一句話尙未說完 就聽外屋有大說話 說爺爺您想我嗎

真 孫孫回來了 跟着簾櫳一起 黃九齡由外面進來 連小包袱全顧不得攔下就看爺爺來了

黃佃睜開眼看自己的孫子九齡 這五年的工夫 長成了儀表非凡 黃佃一把就把少傑撲

在懷裡 說道齡兒你可想死爺爺了 怎麼這五年的工夫 也不看爺爺來呢 少傑道 爺爺

這個事是您給我找的 我師傅又用心教我 我怎好回來 其實我練了四年就全練會了 又

幫着我師傅在淮安府辦了幾檔案 要不然今年還回不來 為孫惟恐怕你老想我 所以和我

【9】 師傅說明 在今年年底下趕回來 討你老的喜歡 黃佃措了措眼淚說道 你快把包袱放我

換了衣裳來。咱們大家在一桌兒吃年飯。吃個全家福祿。少傑答應了。放下包袱。換好了衣裳。先到後面見了母親。然後又來到前面。給爺爺磕頭。辭了歲。又給父親行了禮。這時這個飯就擺上來了。老管家黃佃。一見擺上飯來。二目中却又滾下淚來。少傑笑道。爺爺怎麼你老又哭了。黃佃道。我傷心。我是一個作奴才的。現在一家團聚。這是過年了。還不知道少主人他現在那裡呢。這個飯現在不必吃。你二人跟我到黃氏家祠拜過了老主人。黃三爺。然後再吃飯。黃祿說道。爸爸你這大的年紀。不必去了。你先吃飯吧。回頭我帶着九齡。就替你給老主人磕去。黃佃瞪眼說道。你就是逆子。現在還有我活着。你們不叫我磕個頭去。等我死後。你們更不知道恭敬老主人了。說着站起身來。拄着拐杖。往外便走。黃祿少傑爺兒兩個只得跟隨。他原是一腦門子汗。外面的天氣又冷。到了祠堂行完禮回來。老管家心裡高興。又多貪了幾杯酒。多吃了點兒東西。又是一天的勞乏。上年紀的人。那裡有許多的精神。吃完了飯。躺下就睡覺了。到了轉天就是大年初一。他就一病臥床不起。黃祿便請來名醫。給父親醫治。醫生來給老管家診了脈。便和黃祿說道。老管家這個病。名曰慢痰火。因為他老人家的年紀高邁。不能服藥。藥劑小了不中用。藥劑大了他受不了。好在這種病現在不要緊。好好的保養着。要不勞心勞力。眼前沒有危險。先生說完告辭。黃祿把先生送出去。回來就和自己的兒子少傑。爺兒兩個衣不解帶。晝夜服侍。都說久病床前無孝子。人家黃祿父子可不然。真稱得起孝子賢孫。老管家一病三月。黃祿和九齡。始終沒懈神兒。到了這天。爺兒兩服侍黃佃喝完了人參湯。忽然哈哈大笑說道。這也是你爺兩孝心所感。為父的病算是好了。最可喜的。昨天夜裡夢見你老主人回來了。還帶了一個大閨女。說明日不過午時三刻。必有少主人的喜音。說還帶着你的少主母。我

就問這位大姑是誰 老主人說 也是你的少主母 明天便也到咱家了 祇是你不必把他入祠堂 早早的入土爲安 老主人說完就走了 我醒來 原是一夢 我想那個一定是少主人的未婚妻 未過門就死在外頭了 今天一定是運回來 黃祿聽了笑道 這大概是您心頭想吧 要不然 那有這樣明白的夢 黃佃聽了 告訴你說吧 老主人還向我要九齡 要我過繼給少主人 黃祿還要跟父親分辯 少傑說道 爺爺你老不必生氣 暫休息會兒吧 孫孫無論過繼誰 不還是姓黃嗎 黃佃聽了摸索着少傑的頭說道 還是孫孫明白 黃佃聽了他一堵氣子跑出來了 到了自己屋中拿倆錢兒 意思要到集上躡躡達 剛一出門 就見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者在門前下馬 趕過去一問 才知道 來的是乾少爺穆五成 是替少主人 運少主母的靈柩回來 黃祿聽了就是一怔 心說我父親這不成了神仙了嗎 他也不跟穆五爺再說話 跑進去 一嚷他的四個女兒 他的老伴兒 連少傑都跑出來了 黃祿指着穆五爺 對少傑說道 這是你五大爺 少傑過來給穆五爺磕了頭 穆五爺笑道 你也有兒子了 他叫麼呀 黃祿說道 他乳名叫九齡 他師傅給他起的名子叫少傑 這個時候把尹麗娘已摻下騾馱轎 跟着黃祿就讓說五爺您先到客廳裡坐會兒 我先把少主母的靈柩安置在祠堂內 回來再跟您說話兒 五爺點頭 遂跟他進來到大廳坐了 黃祿忽忽的取了祠堂鑰匙 跑到外面 把祠堂的門開開 叫轎夫等帮着 把祝鳳仙靈柩抬入祠堂 用板凳搭好 又燒了紙錢 才把祠堂門關了 跑回來開發車轎錢 如外多給酒錢 轎夫人等都千恩萬謝的去了 黃祿又把五爺的馬給安置個地方 才奔大廳而來 趕到了大廳 把個黃祿吓了一跳 原來看見他的父親 拄着拐杖 和穆五爺那兒說話兒了 黃祿說道 我的爸爸 您怎麼出來啦 昨天扶着你老站不起來呢 今天自己怎麼躡達出來了 黃佃說道 我

【11】

也不知怎麼回事。聽你嚷說少主母回來。我一喜歡就站起來。抓起拐杖兒。就走出來。穆五

爺道：老哥哥這總是你的身體康健所致。黃祿說道：唉，五爺硬實麼？我打大年初一病起

直病到今天這個病才算好。我且問您：怎麼我們兩位少主母，一位病一位死呢？五爺遂

把天霸出世保施大人，定了這兩位姑娘。拿藍永的時候，也是他二人爲國出力，以致於

一死一傷。你們稱他們爲主母，其實還都未過門哩。現在老兄弟，又定了太湖李氏之女

也未會過門。黃佃聽了，不由的又哭了。說道：老天爺哪，我真不明白。我主人，作了一

輩子好事，怎麼這個後嗣這麼難。我們黃門就是五世單傳，到了他這輩兒，眼睜睜要絕了

後嗣。一句話尙未說完，黃少傑跑出來說道：爺爺你老快到後邊看看去。新來的這位主

母病重，黃佃聞聽，那裡還動彈的了。遂叫五爺你老快看過去吧。五爺心裡也是着慌，站

起來往後就跑。黃祿隨着來到後面，進屋裡一看，麗娘那兒正哭了。五爺說道：妹妹你一

路平安，爲何到了家又傷心起來。麗娘見了穆五爺，更是哽咽難言。一會兒說道：五哥

我一向拿你當親哥哥看待，因爲我是無倚無靠最可憐的人，又多虧我五嫂百般的照料，我

才活到今日。要不然，在尹家店，就被我父親用槍札死了。我嫂嫂受累伺候我，真叫我無

恩可報。哥哥可不是你妹妹臉大。現在不行了，要和你說句話。我是奉父母之命，和你兄

弟是指腹爲婚，到現在雖未結婚，可是現在也到了黃家了。以後的事，就全憑哥哥辦理了。

唉在路上，我的病已重了。我是不便和哥哥說呀。說到這裡，祇見他一皺眉，啾一聲，

便自絕氣身亡。穆五爺的淚簌簌就下來了。說可憐弟妹受了一路之苦，不想你你唉也好，

却能在家里了。黃佃喘吁吁的進來問怎麼樣了。五爺說：完了，已歸西去了。老管家含着

淚到了床前看看，又不免哭了一陣。大家相勸才止了悲聲。然後回頭，對穆五爺說道：今

## 四

## 卷

天你們沒來 我打早就知你們要來了 因為昨夜晚間 我偶得一夢 夢見老主人回來了

告訴我少主母回家來了 拜囑咐我不叫我把主母靈襖入祠堂 就勢兒入土爲安就完了 就

後

叫九齡給頂靈駕喪 這孩子就算過繼給我少主人了 五爺你不要疑我要霸黃氏的家產其實

我的心 是寧可絕了我黃帽 也不能絕了我老主人後代 穆五爺道 老哥哥一世義氣凜凜

集

誰能疑惑那個 何況又有我義父夢中的所囑之言 如此辦法甚好 黃帽點頭 遂叫自己

五

兒媳 扯白布縫孝衣 又叫黃祿給主母買裝老的衣裳 自己又忙着請和尚找道士 給主母

女

超度 穆五爺看人家父子一忙合 心中暗暗贊美 真有這樣好的僕人 忽然心有所感 想

七

起黃三爺待自己有大恩 三爺臨終自己一些心也沒盡 現在看人家黃帽這樣忙合主母之喪

貞

不覺有愧於心 悲從中來 哇的一聲 就哭起義父來了 黃帽聽他哭老主人 也不去勸

七

他 自己仍是忙合着少主母的事 穆五爺 本是男子 痛哭了一陣 雖沒有人勸他 拭

七

了拭淚也就不哭了 頂到天黑 裝裏棺材已預備好了 這時孝衣已經好大衆都穿齊全 和

七

尙來了 便把麗娘入了殮 和尙便念起經來 五爺在旁邊一看 見九齡 哭的甚哀 他心

七

裡不但 不想 反到喜歡了 心想 尹鳳英要在尹家店 或者祝家莊死了 那有這個兒子陪

七

靈 想到這裡遂向黃帽說道 老哥哥 我想倒不必出殮 因為他終歸是小口 黃老兄弟在

七

外作事 也得留個吉利兒 超度完了 擇個黃道吉日 早早入土爲安才是 黃帽一拍掌說

七

道 你這種打算恰合我的心意 咱就這樣辦吧 超度完畢 未出五天 找個黃道吉日 那

七

個地方也不用槓房 僱幾個人 把這兩口材 入土 埋在黃三爺的下首 諸事完畢 衆人

七

回來穆五爺因爲一路勞乏 到了家又趕上這件事 因此便病了 黃帽見五爺病了 心中着

七

急 一面請醫調治 一面罵兒子 說他不好生伺候五爺 又趕上九齡脫孝 老人家氣更大

七

【13】

了罵道：到底過繼的兒子，不如親兒。事才過了這麼幾天，你就脫孝。再說你父親，那少主人，在外當官差，成天和賊打交道，那够多麼危險。你也不想着找去，幫幫他的忙兒。你又不是無能之輩，學會能耐，幹麼用。你要真是我的孫子，你給我千里尋主。找着少主人，說明了此事，少主人愿意，你就是他的兒子。他不愿意，你還是奴才。早晚的要伺候主人。你要沒胆子去，嘿，人家黃三爺當然不要你這樣的後。就是我也不要你這個孫子。老管家還是越說越有氣。少傑說道：爺爺你別生氣，孫孫這就走。找我少主人去。黃佃道：找不回少主人，休入我黃氏的墳塋。少傑答應，說找不着主人，我決不回家。說完便起身出去。在衆人看着都以為是順者爲孝，順着答應他出去躲躲兒。等老人家氣消了，一定就回來了。所以都末理論。誰知道這位黃少傑，他是心胸的人。聽了爺爺的話，覺得很是便立定了志向，要千里尋主。遂到了自己的屋子，把師傅贈的百寶囊，十二只響鈴鏢，如外有一口厚背翹尖雁翎刀，以及所有應用的東西，裹成一個小包，伏往自己的身上一揣，連路費也沒顧得帶，出門去了。這且不提單表黃祿，見自己的兒子出去，又勸父親說道：你別生氣了。這不是九齡也去尋他的主人去了嗎？你老淨等主人回來完婚辦喜事吧。黃佃聽了，說道：兒呀，可並不是我心狠把你的兒子打發出去，是我要成全他的義名呀。黃祿道：孩兒明白的。孩兒沒有能耐，要有能耐，你老早打發我出去尋找主人去了。黃佃聽了大喜，不由得一陣哈哈大笑，笑着他的身體往後一仰。黃祿大驚，連忙來扶。見老人家面帶笑容，已瞑目歸西去了。這就是義僕一世忠義之報。活到子孫滿堂，臨終落個一笑而亡，真是乃種義因收義果。是一點兒也不錯的。古時出了兩個義僕，薛保曹福，不想現在又添上一位黃佃，稱的三義僕。黃祿見他父親已死，他就豪啣大哭，說我父親

一世爲善 怎麼沒想多少福兒就死了爹呀爹呀 老天真是不喜好人哪 穆五爺聽老管家

黃佃死了 急的他出了一身汗 也顧不得自己的病 遂走向前來說道 黃祿你又糊塗了

你想你父親活了這樣大的年歲 又是孫子滿堂 受了一輩子累 可是爲了一世的善 才修

下一笑而逝的好結果 到臨危時 要是一些罪也不受 那才是修的呢 就是你父親 打發

你兒子走 千里尋父 也是義舉 難道說你捨不得 你的兒子 要借着這個機會痛哭嗎

黃祿兒你那裏知道 這正是老喜喪啊 快快不要悲痛了 我暫時也先不走 這裏還有你主

人給的路費銀子 就用這項銀子 發送你的父親吧 找高僧高道超度他七天 我看着他入

土爲安我再走 見了你主人 把此事和他說明 不敢說給你父親討了勅封 等你主人作官

回來也給他蓋個祠堂 成全他的義名 黃祿聽到這裏才明白 原來是他父親的善報 才高

興興把他父親殯葬 穆五爺親到坟上 痛哭了一場 黃祿倒勸說穆五爺您不要傷心了 您

不是還勸我嗎 說這是老喜喪 莫要過於悲傷 怎麼您倒痛哭起來呢 穆五爺止住了悲痛

拭淚說道 我敬他一世忠義 才有此一痛 還有一件事 從今天起 你要看的起我 就別

儘管五爺五爺的叫 可以直呼爲五哥 因爲你父親對於黃家有大功 決不忍以三世家奴看

待你們 等你主人回來 我也是叫他和你論弟兄 黃祿說道 謝謝你老拾愛 諸事全完了

你老再休息些日子再去吧 五爺搖頭說道 你主人那兒也很忙 我不能多呆了 今天歇

一宿 明天一早就走 說着二人回了黃宅 當晚黃祿便把黃宅的家務事全都告訴了穆五爺

穆五爺聽了更是贊美他父子的忠義 一宿無書 到了次日 穆五爺一早起來 收拾好了

包裹 便回奔江都縣而來 到了江都縣 自己居房的門口兒 穆五爺就是一怔 祇見自己

店房 高搭喜棚 懸燈結綵 五爺心中想也許是街坊辦喜事 在我們這兒借座 遂翻身下



馬 早有夥計跑過來 接了馬笑道 東家 你老才回來呀 五爺道 你先別問我 我且問你 這懸燈結綵的給誰辦喜事 夥計道 你老原來不知啦 我還以為你老是揸着日子奔回來 受雙禮來哩 是二舅爺娶親麼 穆五爺聽見是伊虎成家 不由得心中大喜 他邁步就往裏跑 這裏行囊馬匹 自有夥計牽去刷蹄 穆五爺跑進店房 迎面就見五奶奶迎了出來 公母倆見過禮 遂來到屋中 落坐之後 穆五爺笑道 這件正經事 早就該辦 可不知定的是誰家姑娘呀 五奶奶也笑道什麼誰家姑娘 是個寡婦 五爺聽了一皺眉說道 這可不好 無論如何 也得給他說個作家女兒 寡婦倒底不好 五奶奶笑道 我也知道不好 不過這是一件很巧的事 而且年貌都相當 所以我決然給我兄弟辦了 再說這也是一段因果報應 穆五爺說道 什麼因果報應倒是怎麼回事 五奶奶道別忙 聽我慢慢的對你說 自從在蘇州府祝家莊 我和你分手之後 我就同了我兄弟運靈回來 到了店房 恰恰夥計跟一個住店的打起來了 我一問是怎麼回事 夥計說是一個寡婦 住了三個多月 店飯錢一個也沒給 聽說是個寡婦 你想一個寡婦失業 我們萬不可緊緊逼他 也不必和他打鬧 叫他慢慢的設法就是了 夥計把這話告訴我 他就來謝我 問起來我却認得 你猜他是誰 穆五爺道你就痛快說吧 我沒法猜 五奶奶笑着接說道 原來是老兄弟的丈人家尹家店的那個了事的 霍世端的媳婦 他說他丈夫死後 他丈夫喪盡良心 所賺的銀錢 被同族人都搶去了 並逼着叫他改嫁 又說要生着法害死他的孩子 他害了怕 才抱了孩子跑了出來 因為是無投無奔 就住在咱的店中 說跑出來的時候 除去身上穿的衣裳並沒後出一文錢來 說您這三個月的房飯錢我實沒法給 可是我就是不給您這三月房飯錢 以帶我的吃穿住 還靠何人呢 到了這個時候 說不得也就不顧臉了 倒不如再走一步 也好

找個飯樹 還得您可憐我們娘倆 您給我個主兒 我也不挑肥 我也不揀瘦 祇要他把您房飯錢還了 我就和他過去 我聽他說的很可憐 又看他雖然三十多歲 姿色還是非常的好 他那個小孩子 我實在愛 就想起虎兄弟 今年三十多歲了 還沒一有定婚 要說定個後大姑娘 不能說是沒人給 可也得費事 現在有這樣便宜的事 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便上自對他說 誰知他很樂意 願意給我當兄弟媳婦 我便主張着 擇了日子給他倆完婚 今天正是吉期 他們倆剛拜完天地 你就回來了 這算是很巧 你就穩坐在這裏 受受雙禮吧 說完站起就走 五爺擺手道 免了吧何必費事 五奶奶回頭笑道 這可不能 這是大禮呀 說着便出去了 一會兒的工夫 就把伊虎夫妻叫來 穆五爺一看果然有幾分姿色 年歲也和伊虎相當 五奶奶笑向新婦說道 這就是你的姐夫 伊虎早磕下頭去 新婦也跪倒行禮 五爺連忙還禮 不必多禮 快快的請起吧 五奶奶按着五爺叫他坐下 說道 你就老老實實的受禮吧 五爺無法 新夫妻行完禮站起 五奶奶又命把與兒帶進來 見見他 姑夫 婦人答應去了 一會兒帶進一個小孩兒來 也就有五六歲 長的胖粗粗那麼好看 叫他叫姑夫他就叫 叫他磕頭他就磕頭 穆五爺活到了半百的年紀 並無子嗣 素常見了小孩兒就愛 今見這個小孩這麼有意思 喜的他 輕輕把小孩兒抱起 看了看孩子 看了看伊虎 笑着說道 叫我這孩子倒像虎兄弟親兒子 你看他倆的模樣相像 五奶奶笑道 原來就是他親兒子嗎 與兒就叫爹 小孩兒果然叫了一聲爹 大家都樂了 穆五爺心中更是喜歡 心想我岳家有了後嗣了 五奶奶便命他夫妻去休息 伊虎夫妻帶着孩兒去了 五奶奶就問五爺到黃家的前後事 五爺細細的和他說了一遍 五奶奶聽了尹麗娘已死 不由的落下來淚 嘆了一口氣說道 苦命的孩子 又聽到老人家黃圃 把孫子九齡過繼黃天

霸 心中又是一喜 後來聽到黃佃也歸西去了 想起他一世忠義 不由又哭起來 五爺笑道 得了你也不必傷心了 老管家雖死 他的兒子祿兒也是義僕 再說他們爺兒倆 把黃家的產業 又都贖回來了 等過個一二年 天霸得個一官半職的 回家完婚 好兒全在後頭呢 五奶奶也就止住悲聲 夫妻又說了會兒閑話 五奶奶知道 五爺一路勞乏 伺候他吃完了飯 就令他歇了 書要簡斷 五爺在家住了幾天 一看新夫妻感情倒很好 婦人也安心跟着過日子 最可喜的是他伺候五奶奶 就像侍奉婆婆似的 五奶奶也是以恩待他 所以他倆的感情就很好 五爺才放了心 便和尹虎商議上北京追黃天霸 商議好了 明天起身 五奶奶就給他兄弟二人餞行 到了次日一早 哥倆早起來 梳洗已畢 外面已把馬備好了 兄弟二人出了店房 上了馬 五奶奶送出店房 眼看着他們去了 才回去休息不提 單表穆五爺 哥兒兩個騎馬前行 來到小伊家嶺 伊虎用手一指說道 姐夫您看我哥哥就埋在祖坟的下首了 您看那座新坟就是 穆五爺聽了 趕緊下馬 來到坟前 說道 兄弟你也算爲國盡忠 我此去爲給你討個封號 保你爲護國義士 說完行了禮 伊虎也磕了頭 弟兄二人又掉會淚 才上馬 奔北京這條大道 走將下來 走到天晚 到了二傑山 伊虎說壞了 咱們越過宿店了 再往下站趕太遠 穆五爺道 咱們走道兒 一不怕刮道的 二不怕野獸 走夜道兒倒很好 早早趕上天霸好放心 說着走着 馬已到了二傑山的山口 祇見山口是紅油漆柵欄門 裏面明露着八桿認標 又見認標上寫 太爺祖居紹興人 望江緊對結義村 姓黃雙字稱天霸 驪轉羅成到處聞 十二金鏢發必中 甩頭一子嚇鬼神 單刀專斬惡霸首 仗義疏財在綠林 五爺一看就怔在那裏 遂對伊虎說道 你看老兄弟的脾氣太不好 他又跑這裏當賊來了 伊虎道 怎麼見得呢 五爺道 那八桿認標

上所寫的字 就是老兄弟的那八句詩 伊虎道 我不明白 他怎麼好好的又佔山爲王了呢

五爺道不用問 他一定是和大人犯了心 跑到這裏佔山來了 五爺道自有改邪歸正的

沒有改正歸邪的 伊虎你上門前罵他 罵出了他 我痛痛快快說他一頓再勸他回去 伊虎

後 答應 他不是直性人 聽了這種事 他還是真生氣 遂催馬來到寨門前 高聲罵道 黃天

霸你這不知輕重的小畜生放着官兒不作倒跑這兒當賊來 你出來小子 出來二太爺打死你

集 跟着破口大罵 早有守寨門的嘍囉兵 報進山去 一會兒的工夫 就見那個黃天霸出來

了 穆五爺一看這一氣非同小可 急忙催馬上前 手指那人說道 好小子你爺叫你千里尋

五 父 你倒跑這兒當起賊來 那人見了穆五爺 也慌忙過來見禮 原來這人不是別個 乃是

左臂花刀賽羅通黃少傑 爲何他假充黃天霸在此落草 因爲遵他祖父之命 出來千里尋主

女 准知道 天霸進北京 便順着北京這蹊路信步而行 也無非是曉行夜宿 飢餐渴飲 也

非是一日 這一天來到二傑山 忽聽一陣呼哨 出來五十餘名嘍囉兵 就把少傑給圍上了

七 少傑一看 心中喜悅 想我黃九齡活這麼大 還沒遇過劫道的 今天遇見了 我可得練

練我的手兒了 想着盤辮子絹帕勒頭 抽出自己厚背翹尖雁翎刀 竄將過去 剛要動手

貞 就聽對面有人說話 說對面來的可是師弟嗎 黃少傑舉目留神仔細觀看 祇見那人有二十

上下年紀 懷抱一對八棱亮銀錘 少傑認得 却是自己的師兄 銀錘太保吳玉傑 少傑趕

緊把刀插入鞘內上前行禮說道 師兄 我到師傅家半年你們就走了 師傅不是說不叫你爲

綠林嗎 你不是回您的山東吳家堡嗎 玉傑道 師弟 有所不知 我們自師傅家出來 我

【19】 本想先把大哥送到揚州家裏去 就路過這裏 山上來個綠林道 要劫我們 你知道 大哥

的手黑 他一鞭就把個寨主打死了 誰知嘍囉中有一個頭兒 當初在淮安府 師傅的鏢店

內當過瀾蓬的，所以他認得我們。見他們寨主已死，便邀我二人上山。我們本打在這山上。

任一宿便走，沒想到那個喚作頭兒，帶着三百多名囉囉，給我們跪下，說你們把我們的寨

主打死，您得在這營寨主。您要不在這兒佔山，您就還我們那個寨主來。他們死乞白賴一

央求。大師哥就活了心，也是打算創立名姓，就應下他來。在這兒當了些日子寨主，

作了幾檔買賣，都很順手，不想將過了一個月，就生出亂兒來了。厚來此地離大李個場不

遠，那兒的鄉勇，聽說我們佔了山，他就前來割山，爲首的就是大李個場的莊主。那位老

達官，紅旗李煜，李七爺，當初我拜師傅的時候，師傅給我們見過，還是一位師爺呢。他

### 卷

來了一看是我們，就不好意思割山了。可就和我们立了三條兒規矩：頭一樣不許在本處劫

過往的客商，二不許搶掠婦女，三不許拒捕毆差。這位老爺子立定規矩，就回了大李個場。

我們哥兒兩也對的起他，決不在本處割路。叫囉囉兵一半山上開墾田地，一半兒下山作

小買賣。少傑道：這話哄別人去，我可不信。你說不劫道，又爲什麼劫我？吳玉傑也樂了

### 四

說道：兄弟的你胆太粗。今天是我帶着囉囉兵下山，另有別的事，沒想到就碰見兄弟你了。

要不然咱弟兄怎能見面呢？九爺還要問他別的，就聽山上傳囉一響，祇見大寨主，雙鞭

將賽靈官何玉霜殺下山來。原來他在山上聽囉囉報說二寨主在山下作買賣，心中不由的着

急。他是怕對不起李七爺，趕緊帶人下山。一看是師弟黃少傑，才趕過去。弟兄相見，黃

少傑給大師哥行禮，何玉霜伸手捺起，請上山去細談。說罷拉了少傑，衆囉囉跟隨。弟兄

三個便慢慢進山，走着道兒，少傑問道：二哥你的公事，還辦去不？玉傑說：兄弟你來了，有

什營事都不必辦了。說話之間，已進了二寨的寨子，柵欄門，就是大廳。因爲本山沒有三寨

大廳外設擺鑼鼓架子，十八般兵刃，趕進大廳少傑一看，雖名詞分曉，真比大家的

客廳還講究 桌椅條凳 無一不齊 哥兒三個入座之後 何玉霸就問 賢弟你是從何至此

少傑也不隱瞞 遂把千里尋主的事細細對他二人說了一遍 何玉霸聽完 遂由信封裏

取出兩份請帖 說師弟你來的正好 你再晚來一天我們兩個人就要走了 你看這是陸家堡

後的紫面閻羅陸凱的請帖 請我們去赴羣雄會 是專專和這位黃天霸作對 這位黃頭兒 據

在綠林道的人說 他見山必掃遇寇必拿 成心與綠林道作對 可是要叫你這一說 黃天霸

竟是一位好人了 咱弟兄佔山終久是怎麼回事 不如我們借着你的面子 棄山林歸王化

也在施大人台前當個差 將來也好得個一官半職的 不過這裏有一件難事 這三百嘍囉兵

五 他們都不愿散 死活要跟着我們 我想咱們弟兄三人去投 他一定收下 這三百嘍囉他

可就不能收了 咱們怎麼想個法子 請黃頭兒往咱們這兒來這話說好說了 那時我們說明

女 大家都愿歸順 他決不能不收了 然而有什麼法子請黃頭兒來呢 說着便皺起眉頭吳玉

傑也搖頭說道 這件事難 惟有少傑 不枉他叫九齡 真是伶俐 他聽了大師哥的話 他

七 的眼珠兒一轉 就說道 我有個絕妙的法子 依我計而行 包管不出十天 我家主人必親

自前來 何玉霸吳玉傑忙問何計 少傑說道 記得我主人 在惡虎村佔山為王的時候 自

真 己曾有八桿認標 認標上寫着詩句 這八句我還記得 就是不知這個陸家堡離咱們這裏有

多遠 何玉霸說道 離此不遠 按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你打算也作八桿認標寫上你少主人

的詩 冒他的名姓你作買賣 所為讓他知道好來找你 這個主意真好 咱們綠林道的規矩

要聽得有人冒他的名姓 一定大怒 必親自來 那時他就算中了計了 就是他自已不知

道 也必有人報告 這實在是好主意 說着就叫玉傑拿過筆來 對少傑說道 賢弟你說叫

玉傑寫 遂把黃天霸那八句詩寫下來 連何玉霸都誇 說到底老前輩作事正大光明 看這

八句詩 咱們就行不了 黃少傑說道 慢慢的創吧 也許比老前輩還強 說着遂把這八句

詩 交給本山的裁縫 告訴明白了他 認標的樣式 就限時命他作好 把認標做完 就剩

下字沒寫 這三位小爺可爲了難了 因爲他們三個人誰也不會寫字 何玉霸道 這可怎麼

辦呢 少傑道您問問他們嘍囉們 有會寫大字的沒有 也不要十分好 能看的過眼去就行

何玉霸點頭遂問嘍囉兵們你們有會寫字的嗎 就見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嘍囉說道寨主爺

我可以寫 何玉霸一看 是在大廳伺候茶水的老孔 何玉霸道 看不起你還有這能耐

老孔嘻笑道 寨主爺 今天說句實話吧 我不止會寫 我還是個秀才呢 何玉霸說道 您

還是一位秀才哪 您是那的人 你叫什麼 老孔道我是山東人 幹了這行 就不必說出名

子來給孔聖人現眼 您就叫我老孔吧 書中代表 這個老孔 却是一位飽學多智的人 這

個時候不理會 到了下文書 他保着施大人 山西放糧 一路之上真是出力不小 這是後

話暫爲不提 當下他拿過筆來 就把八桿認標寫好 寫完叫嘍囉兵把認標立起 哥兒三個

一看 祇見這個字 是顏字體 他們三個人雖不認得字 也看這個字寫得好看 少傑大喜

四 說道 衝着這八桿認標 我一定找着我少主人了 何玉霸立刻派嘍囉兵 把這八桿認標豎

在寨門外 就命這二十名嘍囉兵分班看守 如有官兵來抄山 或有人指着認標大罵 你就

急忙報我知道 嘍卒們答應便把認標豎在寨門外 留神小心的看守 何玉霸就命嘍卒兵預

備酒席 給我三弟接風揮塵 在山上連喝了幾天喜酒 然後又派嘍卒出山遠探 打聽打聽

這位黃都頭 現在何處 嘍卒兵走了三五天就回來報告 說黃爺在桃河驛 千佛盤古寺

現在正和陸家堡打仗了 聽說打了好幾回了 還是打的不好 屢次敗於陸家堡 那陸凱的

手裏 玉霸遂每人賞了幾兩銀子 下去休息 少傑心內着急說道 可不能等了 我要趕奔



桃河驛 替我主人出力 戰敗陸家堡的羣賊 玉霸王傑 哥兒兩個勸解就在這個工夫 羣

門的嘍囉進來回報 說寨外來了兩個上年歲的人 他們指着認標罵黃天霸 特來回稟三位

知道 何玉霸笑向少傑說道 兄弟你看這個事來了 大約人家真要來了 你這個冒充主名

後 要漏 你先出去看看是誰 我們隨後就來給你打接應 九齡立刻盤辮子絹帕勒頭 何玉霸

派了幾個十名嘍卒兵助他之威 他就殺下山來 到了外面一看是飛天夜叉穆五成 遂趕步

集 向前 跪倒行禮 說五大爺你這是由那裏來 五爺說道好孩子 我還以為你追上你家人

了 鬧了這麼半天 你跑到這兒佔山爲王來了 還冒充你少主人的名姓兒 我還真疑惑你

五 家主人 跟大人犯了心跑到這裏佔山來了 少傑道 五大爺你先別着急 孩兒有許多的下

情告稟 這裏不是講話之所 請你老到裏面去吧 這裏還有我兩位師兄哩 五爺道我先給

女 你見個人 遂指着伊虎說道 這是你的二舅 九齡趕緊跪倒行禮 伊二爺伸手相摻 九齡

就請二位進山 往裏走着少傑就把自己心思告訴五爺 五爺說道 你這孩子真是胡鬧 你

七 主人的性烈如火 他要聽你冒充他的名姓 要不把你宰了算怪了 這還好 虧了先遇見我

九齡聽到這裏倒吓了一跳 五爺道你也不必着急 就跟隨我們追你主人就是了 說話之

貞 間已到大廳 早有何玉霸吳玉傑迎接出來 黃少傑都給引見了 便請二位老人家入廳落坐

玉霸吩咐嘍卒 好好的刷躡二位老人家的馬匹 吩咐完了 大家才商量追大人 所愁的

就是他們三個人沒有馬 何玉霸說道 可以命人拿着錢 到淮安府馬市上買三四匹馬 吳玉

傑說道 連來帶去 就得五天的工夫 何必費那個事 反正咱也快不幹了 倒不如咱劫一

號買賣 就是李七爺知道也就沒法兒了 咱們也就走了 何玉霸本也是急脾氣的人 遂點

了點頭 跟着就叫了幾名精明強幹的嘍卒 吩咐道 你們出山去打探 如有騎着鞍韉明鮮

的走馬，回來報我知道。嘜卒答應去了。一連去了三四天。這一天剛黑，跑進一個嘜卒兵。

回道：稟寨主，現有三驥馬，由咱們左山繞過，奔咱們的前山而來。我是由小路來報。你

這時下山，大概也就剛到山口。吳玉傑聞聽趕緊拿兵刃帶嘜卒殺奔前山而來。只見又來了

一個嘜卒，他也是由近道兒跑來。說道：回寨主，這三匹馬走的還真快，都過去了。吳

玉傑道：你報事得早報，可惜這三匹馬都過去了。內中有個老嘜卒，他是本地人，笑向

玉傑說道：寨主據小人看，這三匹馬走不了。玉傑道：怎見得走不了？嘜卒道：他們這三

匹馬由山下過我親眼看見了，都沒有褫套，決不是遠行的客商。他們又經過咱們這兒，這

一定奔大李個場、小李個場、雙家村，這三個村本是絕戶村，不通大道。他們一定是上這

三個村裏，不是尋人，便是拜客。我担保遠者三天，近者就在明日。他們必仍由此路過。

可是你要回廳，候他們來了，我們再報。就怕又晚了。不知你在此等一宿，明天大概就上

來了。或者今晚也許回來哩。玉傑聽了點頭說道：我就聽你話，在這住一宿，隨命嘜卒到

裏面報信，把飯端到這裏來。衆嘜卒也把飯端到這裏吃了。一等就是半宿。玉傑正要回山

四 就在這個工夫，有嘜卒報告，去的那三匹馬，去而復回。玉傑趕緊傳話預備下山。掌起

燈籠火把，剛撞下山來，可巧三匹馬恰恰到了。嘜卒中有機伶的一看來的這三個人都有兵

刃，遂不等玉傑吩咐，回應報告大寨主去了。玉傑一聽來了三匹馬，心中大喜說道：咱們

真走運哪。用三匹馬就來了三匹，真是幸運。少傑說道：咱們的認標也別自作。今天打出

去，兄弟我在頭裏，的淨頂着給我打接迎。何玉霸道：很好。本想捧賢弟成名，他弟兄這

一商議，穆五爺由夢中驚醒，說你們這兩孩子要上那兒幹麼去。何玉霸道：你歇息着吧。

山下來了三匹馬，我們劫馬去。穆五爺道：劫三匹馬就用這些人。少傑道：五大爺你有所

不知聽得嘍卒兵報告說來的三匹馬，馬上人，都帶着兵刃，內中還有一個揹着彈弓子，一定是大行家。我恐怕我二師哥人單勢孤，所以前去相助。說完兄弟二人便匆匆的去了。

穆五爺怔了一會，才叫起伊虎，說兄弟你起來，我告訴你一件事。這三孩子，都下山騎馬去了。聽說來者三人中，有一個揹着彈弓，我想在綠林道會打彈子的就是二位。老一輩的就是赤鬚蒼龍石寶珍，小一輩兒的就是神彈子李昆李公然。來者要果是李五哥，別看這三小子吹氣冒泡兒，都得叫李五爺打回來。伊虎道：既如此，咱們就別坐山看虎鬥快走。說着便整好衣裳帶上兵器，撒腿往外便跑。來到山坡之上，往下一看，正趕上黃九齡大戰他的主人黃天霸。再看李五爺那兒拉開彈弓，將要打。穆五爺一着急，高聲喝喊，說老兄弟千萬手下留情。少傑，你還不退後。這位就你跋涉千里所要尋找的主人。李五哥彈子留情，咱疏不問親，人家有父子之情。李五爺聽了，把彈子掖在腰內，把弓揹在背後。計全問道：五哥說話的老頭兒是誰？李五爺哈哈笑道：計大弟，你這神眼，今天不神了。怎麼連他也不認得了。計全聽了，且不答話，仔細看了看穆五爺，猛然想起說道：五哥，我認得他了。他是飛天鼠穆三叔的兒子。飛天夜叉穆五成對不對？李五爺笑着點頭，說道：這才不愧眼神二字了。計全道：那個小孩兒，一定是黃備那個孫子，名叫九齡。當年我上坟去會見過他一次。剛才我就疑惑，萬沒想到真是他跑這落草來了。這時穆五爺已到了天霸的面前。把前後事都已說明。天霸道：我還糊塗，要說他是我的兒子，這倒是怎麼一件事。穆五爺道：我說的忙一點兒，以致你沒聽明白。不是尹麗娘妹妹死了嗎？出殯時沒個人打殯兒，遂把這孩兒過繼給頂喪，駕靈弟妹葬埋之後，老管家黃備就叫這孩子千里尋父。這小子還是真有義氣，他遵他祖父之命，就出來找你來了。天霸道：嗚，這事我明白了。

【25】

還回頭問九齡道：你就是老管家孫孫九齡兒。少傑道：正是奴才。天霸冷笑一聲說道：好奴才，你祖父叫你千里尋主，想我跟定大人到桃河驛，誰人不知，況這裏離桃河驛甚近，你前不去尋找我，何故在這兒冒充我的名姓落草？嘔，我明白了，你一定仗着我的名姓，橫行不法。我黃家豈要你這等奴才？說着一抬腿就把少傑踢倒。少傑趕緊爬起跪在就地，說道：主人也是小人一時糊塗作錯了此事，可是奴才決沒作下違法之事。主人不信問我五大爺。天霸瞪眼喝道：狗才你說沒作違法之事，何故下山劫人？想這劫人也不是違法之事嗎？說到這裏咬牙說道：我黃家決不留你這敗類。說着把刀交於右手，趕上前來，舉刀就要往下砍。少傑說道：主人叫奴才死，奴才不敢不死，祇是奴才所犯還不是死罪。望主人寬恕。天霸道：雖然不是死罪，豈不知我天霸專恨冒充我姓名之人，說不得你就回去吧。說着刀就要往下落，不隄防背後忽被人打了一拳，打的天霸一怔，忙回頭看時，却是計全。遂說道：計大哥您爲何打我？計全道：老兄弟，當年我初次勸你，你跟我絕義，咱們弟兄，天南地北，各走一方，不想十年後在江都縣相遇，你在酒館苦苦哀求，說改過自新了，我才應着和你在一塊兒，給大人効力，不想現在又逞一時之性，踢倒義僕九齡，也不要緊，却不該舉刀就要殺他。老兄弟，你也不想，那老管家黃佣爲你全累死了，你糟出去的房產地業，人家父子勤苦務農，又都置回來，自從你離了結義村，那老哥哥，那天不盼你回去，現在熬的孫子學了能耐，命他前來尋主，早晚的伺候於你，想人家祖孫用意何等義氣，不想你逞一時之暴氣，以冒名之小事，便要置九齡於死地。我說老兄弟，你試摸摸你良心，對得起老哥哥黃佣嗎？再說那老管家，也祇有一個孫孫，他把九齡過繼你，就是寧可絕了他，也不能絕了你。這時把他殺了，就使你年青將來不愁無後，人家黃老哥哥不是絕了

嗎 人家怕你絕嗣 故犧牲自己 而過繼你 不想你却絕了他的後 就是老義僕 人家忠義 在九泉之下不怨恨你 你這樣行事對的起天地良心嗎 可惜我的外號叫神眼計全 怎麼三番兩次的看不出你來 看起來從今天起 我很可以改爲瞽目計全 亨 今天我才知道你這小羅成的外號 却原來是這等促狹 計全這樣的教訓天霸 穆五爺李五爺連伊虎都替計大爺耽心 恐怕天霸一時之間翻了臉 這事就不好辦了 本山的二位寨主 見這種情形 集 不知這倒是怎麼回事 先見天霸要殺少傑 這兩位小爺 就要過去打天霸 後見計大爺打了天霸一拳 又說了這套話 就不好答話了 都默默無言的站在那裏 就看天霸哈哈一笑說道 計大哥您管的我對 可是您沒容我把事辦完 穆五爺說他義氣 我看他也是義僕 不過他在此落草 我不能不疑惑 所以把他踢倒 要試試他是不是真義 您沒看見我踢的是他臀部嗎 要是真生氣踢他 還能找地方嗎 您看我要拿刀殺他 就是我這個性情 要殺不早就把他殺了嗎 我拿刀一吓嚇 他果然不走 還跪在那裏央求 這是證明他是真義僕了 正要摻起他來 不想您就給了我一拳 您可對了 我可全不對了 計全聽到這裏 七 臉一發紅 穆五爺哈哈大笑道 計賢弟 你一世聰明 這次可繞住了 計全笑道 瞎 淨顧和天霸說話 就忘了給五哥行禮了 說着便躬身作揖 穆五爺 一把拉住說道 果然神眼 名不虛傳 離這些年 你居然還認得我 計全道 你先別忙 你說我是神眼 你的眼也不弱呀 你還真能認出我 穆五爺笑道 這不是我的眼好是老兄弟告訴我的 計全道 他多怎告訴您的 穆五爺道 他管你叫計大哥 你自己又一道及自己的歷史 我就想起你一定是計大弟了 說話之間 何玉霸叫嘍卒兵把馬由李五爺的手裏接過來 不認得的都引見過 何玉霸說道 此地非講話之所 請諸位老前輩 進山吧 黃少傑說道 先別忙 聽

五大爺 我和我主人 就以主僕稱稱啊 還是以父子稱呼呢 穆五爺答道 你已頂喪駕靈

承辦喪儀 那就算過繼他了 自應稱爲父子 來你先給你父親磕個頭 老兄弟 話我已

聽明白啦 你就受你繼子一拜吧 要論說得叫你坐着受禮 這裏又沒有坐位 你就站着受

他四拜吧 天霸道 五哥這事有點不妥 要論他們爺兒們 對待我黃家 咱不用提義僕不

義僕 真是恩高義重 不用說叫我認他爲兒子 就是叫我稱他爲兄弟都可 可是有一樣兒

你們看他 那個年紀 我這個歲數 如此的稱呼 恐怕太不像了 九齡 從今天起 你

也不必稱我爲父 也不要稱我爲主人 你就叫一聲老叔就是了 致於你要拜我爲父的話

等我回家見了你的父親再作商量 反正你們爺兒們所贖回來的 我那個產業 將來都歸你

擎受就是了 少傑道 主人您也太小看奴才了 我聽我爺爺說 我們三輩吃喝穿住都是主

人家的錢 我爺爺叫我來是報恩來了 主人說產業那有奴才承受的道理 穆五爺本是實在

人 在旁邊兒聽天霸說的話 他就不樂意 遂說道 老兄弟合是你樂意 計全笑道 算

了吧五哥 你真太實在 還聽不明白老兄弟的話 你也看看他那個年紀 他這個歲數 這

四 時要認爲父子 趕回到公館 爸爸長爸爸短的話 實在叫人看着又像 不如這晚權且認爲叔

侄 等老兄弟作了官 再以父子相稱就是了 穆五爺也樂了說道 鬧這麼半天是這麼回事

呀 誰像你機靈鬼兒 見事則明 既這麼着少傑過去拜見你的老叔 少傑跪倒磕頭 口稱

叔父 從此爺兒兩就算認爲叔侄了 到了下文書 施大人放糧的時候 才認爲乾父子 直

到天霸死在天津鎮台衙門 大擺人頭會 那時黃九齡奉旨過繼黃天霸 世襲了一等伯爵

黃九齡大報父仇 這都是後文書 暫爲不提 單表天霸伸手摻起少傑 少傑回頭說道二位

師哥 聽明白了我們的首尾了吧 這位是我的主人 現認爲叔侄 哥哥們要看的起我上前

拜見 如要以我當奴才的下賤 就請二位哥哥仍舊回世作您的緣林 小弟可要告辭了 何玉霸哈哈大笑說道 兄弟你養了 你是黃家的家生奴 我們是從這時知道的嗎 老實告訴你說吧 我們交的是你的爲人 我們不管奴才不奴才 咱們是親師兄弟 又是把兄弟 你的老叔就是我們的老叔 你的主人當然也是我們的主人 說着話便來到天霸的面前 說道 老叔在上 小侄兒何玉霸 小侄吳玉傑給老叔行禮 天霸道 二位兄弟快不要如此稱呼 咱們頂好是兩論着 就以弟兄相稱好了 何玉霸道 不行 那一來就亂了輩數了 天霸說道 既然如此 就有屈二位賢侄了 說着伸手把他二人摻起 衆人在旁邊兒一看他們那相讓的意思 都不由得歡喜 穆五爺說道 我們可是事外人 總想說句話兒 現在可警不住了 想我們江湖綠林 本是波浪無層 好漢無輩 什麼兄弟父子叔侄 都要以義氣爲重 方是好兄弟好叔侄 要是不顧義氣 就是親兄弟 親叔侄 甚至於親父子 也一點用處沒有 有 諸位兄弟我說這話對嗎 計全點頭說道 誰和誰親近 本就不在稱呼 穆五爺哈哈笑道 別管是怎麼着吧 咱們先進山歇歇去 總在這兒算怎麼回事 何玉霸道 諸位叔叔大爺裏邊兒請吧 何玉霸在頭前帶路 衆人跟隨進了雙鳳嶺 直入大廳 請衆人按次歸坐 嘍囉倒上茶來 又吩咐嘍囉們把三位老爺的馬匹 好好喂上 告訴廚房預備一卓酒席 穆五爺說道 要預備酒飯可要留神 你李五大爺是清真教人 何玉霸笑道李五大爺你放心吧 我們這山上 除去牛羊肉 要吃別的還沒有 穆五爺道 這是何故呢 難道你們兩個人也是清真教的嗎 玉霸搖頭道 我們倒不是清真教 皆因我們有叔伯師爺 名叫阮天真 他老人家是清真教人 因爲愛惜我們 常到我們這兒 指點我們武術 所以我們祇吃牛羊肉 雖然不是清真教 就跟洗了回回一樣 李五爺趕緊問道 這位阮爺 還來不來呢



何玉霸 近些日子不來了 李五爺一蹶腳道 又不能見了 何玉霸道 五大爺也認得他嗎

五爺說道 倒是沒見過 可是聞名久矣 久欲一見 可惜我就沒有這個緣分 說話之間

酒菜齊畢 五爺一看擺席的廚子 是個大行家 五爺一問 趕情也是清真教人 就是那

位仇爸爸荐來的 才放心大胆的吃喝 吃喝已畢 天可就亮了 要依着天霸就要走 李五

爺道 趕回去也沒件事 咱們也實在累了 不如休息休息 再走不遲 衆人都說五哥說得

是 天霸也祇得點頭 何玉霸一看諸位叔伯 都是疲倦的樣子 趕緊命嘍囉兵 就在大廳

搭了舖 舖了被褥 衆人睡了一會兒 本打算睡會兒就走 沒想這一覺 竟睡過了午 天

霸他心裏有事 他一機靈睜眼說道 啊呀諸位兄長天可不早了 都晌午錯了 少傑說道老

叔你先別心慌 小侄怕你歇不過來才沒敢驚動你老 你先漱漱口吧 天霸回頭往桌上一看

什麼漱口盂兒牙刷子 都預齊全了 那邊兒臉盆手巾 在另一張桌兒上 放着茶水點心

天霸看了 打心裏那麼知足 心想我自從江都縣出世 苦熬歲月 給施大人當了這二年

的差 到了今天居然也有人伺候了 想着便起身與漱 黃少傑倒水取巾 殷勤時候 就如

同子侍父的一般 這時大家也起來與漱已畢落坐吃茶 天霸說道 咱們吃些點心 吃完了

好趕回公館省得悞事 一句話尙未說完簾籠一起 何玉霸吳玉傑由外面進來 在天霸的面

前一站 玉霸說道 老叔 我聽說你要回公館 我便親到廚房 已預備下豐滿的酒 諸位

叔伯可不必吃點心了 天霸聽了點了點頭 說道 既然如此 就擺上來吧 李五爺問道玉

霸 你們山裏的事都料理完了嗎 玉霸道完了 可就還是沒馬 李五爺道 我早已替你想了

了一個法子 離大李個場不過三里半地有個小李個場 在那兒有個開馬店的 是我師傅

的自家 他專販口北外的好馬 回頭我們一定先走 留下你穆五大爺和你伊二舅 幫着你

## 四

## 卷

們料理山上事 我再給你寫封信 到小李個場 上那個馬店 叫他們給挑三匹好戰馬 馬

店的旁是鞍鞅舖 你們帶着能够買鞍鞅的錢就行了 馬錢等着後來我給就是了 玉霸應了

說着話兒 酒飯已竟擺齊 老哥兒五個就落坐吃飯 小哥兒三個在旁邊伺候 就如像伺候

上司一般 五位英雄吃喝完畢 李五爺要過文房四寶來 就寫了一封信 交給黃少傑說道

你們三個人無論誰去都成 黃少傑接信謝了五大爺 天霸道 諸事已畢了 你們去備馬

我們還要趕回公館哩 何玉霸派人把馬給備好 天霸囑咐道 你們哥兒三個 要走後

千萬要用火燒了山寨省得再窩藏歹人 少傑等答應了 天霸又囑咐穆五爺 說我們走後

你千萬看着這三個孩子 別再叫他們下山劫人了 穆五爺點頭說 好吧這事包在我一人身

上 你們去吧 我們頂多五天就能追到公館了 決不讓你耽心 天霸道很好 那麼我們就

告辭了 說完便收拾齊自己隨手的東西 往外便走 何玉霸吳玉傑黃少傑三人在後相送

穆五爺也要送 天霸攔阻道 說五哥你別送 沒有客送客的 穆五爺說道既如此 我就不

送了 穆五爺和伊虎 哥兒倆給守大廳 黃少傑等三小 送出三位老前輩 到了寨門 就

見嘍囉牽着三位英雄的馬匹 黃少傑趕緊接了天霸的馬 玉霸伺候李五爺 玉傑拉過計大

爺的馬匹 哥兒三個上了馬 仍是李五爺帶路 計大爺黃天霸在後相隨 黃天霸回頭看三

小 現在這裏拱手相送 天霸看見少傑 便覺有戀戀不捨之意 黃少傑也是戀戀不捨 天

霸回頭李五爺的馬已走下去了 遂又囑咐了一句 凡事聽你穆五大爺的吩咐 便撒馬追下

來了 書要簡斷 弟兄們催馬而行 到了雙興鎮 這裏離桃河驛是十八里地 要依李五爺

打算在這兒打打尖 天霸說道 這倒不必 此處離桃河驛才十八里地 馬一哈腰就到了

可是忙一點兒 到了公館可就消停了 這叫一忙三消停 計大爺也說這樣很好 李五爺

聽了祇得仍舊催馬前行。馬走如飛，工夫不大，就到了桃河驛。一進桃河驛鎮口，猛然聽得鎮裏鑼聲亂響，倒把天霸吓了一跳，趕緊催馬，到了盤古寺門前，翻身下馬。早有當差的把馬接過去。三人邁步往裏便走。衆英雄都在院裏站着。一見天霸他們，遂說好了黃都頭來了。赤鬚蒼龍石寶珍一見天霸，遂走過來說道：「天霸你來得正好。這裡正出了一件奇事，自你們走後，這兩天倒沒有什麼事，就是今天吃完了晚飯，我一點大名短少了三人。短的是趙璧、黑士傑、杜恒傑。後來我一着急，鳴鑼聚衆，在點第二回名，不單仍不見趙璧等三人，又短了賀仁傑、徐珍傑、秦良傑和小靈狐李俊。前後短了七個人。我替你辦有三天事，丟了七個。你要再有兩天不來，就是二十多個。書中代表，爲什麼趙璧精明強幹的人，他會沒有了？因爲這裏有檔兒穩情，自從他盜了吉道爺的百草朝陽丹，他越想這個乩語越靈。想到靈的地方，他可就害怕了。這個乩語上寫着：『我準受五毒槍，就是我在公館裏藏着不出頭，也免不了這五毒槍。想到這裏心中一動，暗自想倒不如我進一踏陸家堡出去，挨他一下子，搶他的五毒槍去。要不然人家黃天霸到大李個場請人，叫三個女子把五毒槍盜出來。一來功勞歸了人家，二者也叫人家小瞧我們公館裏沒有高人。他想到這裏可又爲了難。想我要進了陸家堡，到了那個丫頭的臥室，暗着偷要偷不了，必得明着搶。他的強水打在我身上，他一定就不留意我了。我趕緊把藥吃下去，拚着命，足能把五毒槍給奪過來。』

可是陸家堡的牆高河寬，我一人如何能進得去。戲台上有一句話說得好：『一個人唱不了八仙慶壽。』他站起來慢慢的一使眼色，回頭往外便走。黑士傑一見就跟他出來。趙璧見他跟出來，將要跟他說話，忽見他給自己作了一個揖，說：『老師，你千萬要應了我這件事。趙璧道什麼事，你說吧。』黑士傑說道：『我們鄉親杜恒傑，他和我隔縣的鄉親，他是資紙的，我是三合的。』

他受了五毒槍 在病中甚感覺沒有親人 打算托我說 要拜你爲師 這件事你千萬可別駁 趙璧搖頭說道 這件事還不能不駁 因爲咱們門兒裏 不收徒弟 輩輩兒單傳 你師爺臨死還留下遺言 說要收兩個徒弟必遭天報 黑士傑一怔說道 這是怎麼碴兒 趙璧說道 你這小子渾蛋 咱們這門兒 直說就叫小偷兒 沒有賊越傳越多的 先前連我也不明後道 自這個道理 我問咱們大人 大人說 從古至今這個賊沒多少 孔聖人就留下一個字兒 就這一個賊字兒就拿不淨 黑士傑說道 那末我已竟應了他了 你要不收他 我怎麼和他說去呢 趙璧說道 他要成心拜我 不一定單得拜爲師徒 你跟他說去 他要樂意 我就收爲螟蛉義子 我也能把我所有的本領都傳給他 黑士傑說道 那他沒有個不樂意 你等等我跟他說一聲去 說着轉身進了屋中 和杜恒傑一說 杜恒傑說道 這好極了 他認我爲義子 同他的乾兒子 拉着他的徒弟就出來了 趕爺兒三個來到外面 趙璧說道 你既拜我爲義父 今天我帶你去立一件功 就勢兒學學我的藝業 杜恒傑說道 你是我的義父 咱們就和親父子一樣 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老趙道 你黃老叔 上大李個場 請三老還有三個閨女 要等着人家來了把五毒槍盜出來 這個功勞可算人家的了 再說也叫人家恥笑咱們公館太沒有人了 我想就在今晚咱們爺兒三個暗進陸家堡 盜出五毒槍 叫他們也看看 咱們爺兒們不是無能之輩 再者說你也劍練劍練 常言說得好 一輩子不出馬 是個小卒 可不知你意下如何 杜恒傑道 你說好便好 咱們就這麼辦 黑士傑說道 既如此 咱們就歸置東西去 趙璧說道 你們兩個人進去 收拾東西 就勢兒把我的東西也帶出來 咱們是跨院茅廁那兒 萬一要五毒槍盜出來 功勞算你們哥兒兩的 我是毫厘不要 這叫大讓小 事必好 黑杜二人點頭 便進屋歸置東西萬沒想到 他們這是在外面

說話也是隔窗有耳。趙璧所說的話，都被賀仁傑聽見了。心說這件功勞，萬不能叫這小子立了。誰沒有三好的兩厚的，倒不如找我的盟兄徐珍傑和我的表兄秦良傑。我們哥兒三個去立這件功勞。入陸家堡盜五毒槍，想到這裏轉身便奔自己這屋裏而來。原來仁傑和良傑珍傑還有李俊他們爺兒四個在裏面一間小耳房住着。仁傑一進屋就見良傑珍傑和李俊那兒正空着手比畫鍾招兒。仁傑一想這件事也不必瞞李俊了。遂說道：李大舅，你別當教師了。我打聽一件事來。人家趙璧要帶着他的徒弟還有他的乾兒，商量着要進陸家堡盜五毒槍去。李俊一怔說道：誰是趙璧的乾兒？樂的仁傑都直不起腰兒來了。遂說道：就是新來的那個蠶豆腦袋雙瘦眉杜恒傑。他拜他爲義父。李俊聽了氣兒往上一撞，說道：五毒槍真要叫他們三個小子盜出來，那可真顯見得公館裏沒有人了。你們哥兒三個快收拾你們的兵刃暗器，我也帶好了我這口刀。咱們也不要出前邊兒的大門，是越後牆而過。這裏守驛口的官兵也都認得我。咱們就追隨他們三個人的背後，也入陸家堡。萬一咱們走時氣，不論誰把五毒槍得出來，功勞可算是珍傑的。你們樂意不樂意？仁傑良傑都道很好。李俊道：既如此，事不宜遲，咱們快歸置。說着各人便收拾自己的東西，便奔公館的東界牆，越牆而過。就追下來了。不提他們爺兒四個，單表趙璧帶着恒傑士傑，爺兒三個，出了公館，逕奔陸家堡而來。趕來到陸家堡的北門切近。趙璧說道：糟了。這哥倆抬頭一看，祇見堡子城上，五步一個小燈籠，十步一個大燈籠，五五二十五步，就有一個小布帳棚，來往不斷的巡城莊兵。黑士傑道：這麼進去，完了咱們這算白來。還得回去。趙璧道：沒聽說。既到寶山，焉有空回的道理。今天我要進不了陸家堡，你們倆個人算我的乾老兒。杜恒傑道：既如此，你老人家就在頭前，找道兒。趙璧一哈腰，就奔正東，到了陸家堡的東北角，轉過東北角。

一直奔正南，走過了東門，就到了東南角。剛一到東南角，就聽嘩啦啦的響聲。趙璧一看，是由堡子城裏流出來的水。趙璧就明白這水一定是陸家堡洩水的水溝。因為到了淮安府，種種田的很多，不差哪裏引活水。為種稻田用。陸家堡裏也是很多的稻田，便引了這條水。這水在陸家堡堡子城的時候就有。他要蓋了這堡子城，就把這跨小河修在城內。趕到一下暴雨，這水洩水的地方，常由裏面往外沖東西。陸家就命木匠，在這洩水的水溝，作了一個水擋，作成像兩個門似的，每一擋約有六寸。立木都有房椽粗。水由裏面往外沖的時候，刷喇喇亂響。趙璧說道：你們看見了沒有？這就是咱們進陸家堡之路。黑士傑搖頭說道：這個水這大的溜，頂少也有一丈深。我不管別人，水一過了我的磕膝蓋，我就站不住了。就把我沖跑了。杜恒傑道：我就會水，要沒有那個水擋擋着，我就能進去。你沒看我使的是鐵肘鎗，這本是水裏的兵刃。在旱地兒，我的外號，叫雙殘眉。要到水裏，我還有個外號，叫分水鮎魚。趙璧說道：我看你就像鮎魚，就短個尖兒。咱先別說笑談，你能够把我們措進去不能？杜恒傑借着星月的光華，往水門那兒細看，說道：要沒有這個木柵，我就能把你們措進去。趙璧道：你措吧。你要能把我措到那兒，我就能破那個木柵兒。說話之間，伸手就由腰間把如意小鋸拿出來。杜恒傑一看就樂了，說道：我也不必措你到那兒，你把小鋸交給我，我破了木柵，再措你進去好了。趙璧點頭，遂就把小鋸交給他。杜恒傑接了小鋸，放在地上，他就收拾起來。雖沒有帶着水衣水靠，他就把衣服脫下，都摺好了，往頭上一頂，解下身上的絨繩拴在臂膀之上，又俐落又可以沾水。拾掇完了，伸手拿起小鋸，來到水流面前，輕輕下水，恐怕堡子城上的莊兵聽見，然後用踏水法，來到木柵切近，用小鋸先鋸上頭，把上頭鋸斷，慢慢的又鋸下邊兒，下邊兒可鋸成馬架式。

這個水柵原是六寸一擋，連鋸三棵，就够二尺四寬，要論說他們綠林的身法，有一尺二寸的空子就能進去，不過他是要往裏措人，所以多鋸了一根豎木，鋸完把如意小鋸掖在腰間，用手一扳鋸下的立木，撲通撲通微有聲音，就都順水而去。他一順身便鑽進堡子城，到裏面看了看，便又轉身泅出，來到近岸，一看老趙那兒已把鞋襪脫下，褲子挽得老高的，一見他來了，遂走將過來，恒傑一轉身，趙璧手抓住他的兩個肩頭，用力往他的身上一貼，兩腿便就懸起，杜恒傑便輕輕的泅着水奔木柵而來，鑽木柵，趙璧伸手攔住柵欄，拿起一把頓風旗，杜恒傑又出來，此黑士傑也措進去，也抓住木柵，拿起一把大頂來，杜恒傑鑽出水洞兒到了裏面，一看，祇見裏邊岸上放着許多草，這就是陸凱想着有大事，邀請各處綠林，準知所來的賓朋必都騎馬，這草便是給馬預備的草料，真有好幾十萬斤，朶成六大堆，綠林道的眼神太好，他祇一看，便把道路看好了，說時遲那時快，他轉身就又鑽進水洞兒，仍萬先把趙璧措進，趙璧上了岸，就用乾草葉措抹身上的水，水措乾淨，杜恒傑就又把黑士傑措進來，自己也上了岸，用草葉措身上的水，正在措着，忽見面前，叟夕夕夕，竄過四條黑影兒，真如流星趕月得一般，全都繞過草朶，趙璧低言說過，你們兩個人看見了沒有，這四個人，可比咱們高得多，據我想決不是綠林道，不是咱們公館裏的，就是俠義之輩，說着話兒，把衣裳穿好，就隨後追出去了，追出已不見了，就聽對面，梆梆正打二更二點，只見那四條黑影，正和打更的撞上，趙璧低聲笑道：這可糟了，報了，說着定睛再看，那四人，已把梆籊搶過，又聽吱啲啲啲，就把兩名更夫都捆上了，趙璧道：孩兒們，你看，這四個人够多麼快，咱們先別過去了，他們捆上打更的，一定是打聽事，咱們等他們問完了話，看他怎樣發落打更的，士傑恒傑答應，三個人爬在地上，定睛細看，祇見那



四個人問更夫的話 因為離得太遠 聽不真他們說些什麼 問了多時就嘩喇嘩喇兩聲響

祇見他們問完話 也沒殺 就都掖草剝裏了 眼看這四個黑影 如飛似箭的撲奔正北去了

趙璧見人家去後 他一拉二傑 爺兒三個站起 哈腰往前飛行 來到草塚前 趙璧一伸手

就把更夫拉了出來 看是四馬倒攢蹄捆着口裏還塞了物件 趙璧一看 就知那四個人是

行家遂把塞口之物了掏出來 更夫長長的喘了一口氣 說道 啊呀好漢爺救命 趙璧道

集 我來就是救你來的 說着話 衝着黑士傑一奴咀兒 黑士傑就把更夫放開了 趙璧問道

剛才過去那四個人 問你什麼了 更夫道 沒問什麼 就是問我們的姑娘住在那裏 我

就告訴他 住在有天燈桿子的那院裏 他們聽了也不多問就把我們捆了 連梆子帶鑼都塞

進草塚 那四個人 單單問姑娘在那兒住 又都長得很漂亮 大概尋花問柳之輩 趙璧道

我也問你一件事 你們的三位姑娘到底兒在那兒住 更夫用手往北一指說道 你看就是

那天燈桿子底下 就是三位姑娘的院子 再往北就是花園兒 要在白天 就看見花園子的

紅牆了 趙璧往北看了看 果見有個天燈桿子 底下似乎是一個院落 遂說道 我們綠林

人不說謊話 說放你們 一定放你們 士傑還不放了他 士傑應聲遵命 手起刀落 撲哧

七 一聲 就把更夫的腦袋砍下來了 恒傑一怔說道 這是怎麼查兒 你不是說放嗎 怎麼又

殺了呢 趙璧道 還不是放了嗎 給他放放血了 恒傑一聽說道 我明白了 說着回手一

截肘鏈撲哧一聲 就把那個給宰了 說道 我也放一個吧 趙璧說道行了 慢慢的練吧

快把壞都學會了 說着話兒 仍把更夫的尸身填入草塚中 又用土把血掩了掩 爺兒三個

就奔北偏着一點西 撲着那個天燈桿子走來 看着天燈桿子 就好像在眼前的 誰知

走了半天也沒到 原來這個院是陸凱本宅的西北跨院 因為他交朋友太亂 他這兩個姑娘

出落的又如花似玉 他恐怕出了別的事 就把這兩個姑娘安置在這花園子後邊兒跨院裏 別看他綠林道 家規還是很嚴 素常除去他們爺兒六個 不準旁的男人 進後頭院去 如有去者 查了出來把雙腿砸折 內宅的女子亦不能到前邊兒來 如有事必須先稟知前 面 陸莊主準其出來才能出來哩 就連打掃糞的 也不能到後院去 因為他們的茅廁 一 年或打掃一回 或在春秋兩季打掃 到了鄉村的茅廁 和大地方的茅廁不一樣 他們的茅 房 簡直就叫糞窖 就和菜窖一樣 挖得菜窖般的那麼大的坑 上頭塘上房裏 稟上舖草 子 葦子上頭再舖土 按人口計算 有多少人留多少坑 再說他們鄉下的糞非常貴 鄉下 的闊人 也都出來撿糞 撿糞如撿金 閑言少叙 淨提趙璧他們爺兒三個 繞過跨院的山 牆就來到有天燈桿子這院 他一蹤身上上牆頭 二傑也隨着竄上牆頭 趙璧一看這房坡兒 就知道沒有消息哩 他也不投石問路 一飄身 便跳下去 腳剛一着地 就覺着地一軟 活 這一下可把趙璧給吓着了 他疑乎是翻板呢 誰知道脚下顛了顛 並沒落下去 定睛 細看有糞坑 又聞着味氣 便知是個茅房窖子 他踩的正是葦子上 所以顛動 一回頭點 手叫二傑 二傑遂也飄身跳下 趙璧認明了這條路 因為綠林道由那來的 必還得由那走 所以他認明了 才奔這個燈下而來 遠遠的就聽有女子猜拳的聲音 原來今天是陸凱夫人 的壽誕 雖然沒有大辦 也是吃壽麪喝壽酒 前面的羣賊也是趁着給莊主奶奶辦這個壽歲 陸凱決不受禮 就以酒席待客 大家歡飲 這兩天沒有去打桃河驛 也是因為有這點兒 小事的緣故 三位姑娘在莊主奶奶這邊兒 吃完晚飯 便到自己院裏來 外面又給送進一 桌酒席來 陸蓮香出的主意 說等他們前面都睡了覺 咱們熱熱鬧鬧的猜猜拳 可不知姐 姐能候着不能 何翠香說道 那有什麼不能的 我生平就好猜拳 說話之間 就吩咐把涼

擺擺好 等前面沒了聲息 咱們再猜拳取樂 小丫環答應 先把屏風門關上 又等了一會

兒 天交了二更 他們三個人就脫去裙衫換上小衣裳 歸了坐 擺上各樣酒菓 便一邊兒

喝酒 一邊兒豁拳 陸家這兩個丫頭 索常就常和父兄飲酒猜拳 別看家規就這麼嚴 還

保不住有意外之事 今天猜上拳 何翠香 可不是陸家姊妹的敵手 左一拳輸 右一拳

還是輸 翠香說道 光猜拳顯得太俗 咱們也學學古人 出個酒令兒 要將兩個字合成一

個字 底下還要說上四個古人名 陸家姊妹說道 姐姐你這是成心栽我們 可是有一樣兒

集 你有點栽不了 我們姐兒倆 雖沒有上過學 這個酒令我們都能行 不過有一件 沒有

五 三個人行酒令的非得四個人才够哩 旁邊兒有陸蓮香的乳母說道 算我一個 我也討盃便

宜酒喝 何翠香一皺眉說道 媽媽你要說酒令兒 說不上來可得喝十盃酒 乳母笑道 我

女 一個窮老婆子陪三位姑娘飲酒 那怕醉死也不要緊 陸大姑娘說道 姐姐你爲令官 你頭

一個說吧 我們要說不上來 明天再辦一卓酒席請你 何翠香點頭 叫乳母搬了一個筵兒

七 坐了 何翠香拿起筷子來說道 一土便爲王 高祖問張良 韓信何處去 烏江戰霸王 陸

家二位姑接着說道 禾日便爲香 張生問紅娘 鶯鶯何處去 後園去燒香 下面就是陸愛

貞 香 他張口說道 一大便爲天 南海問普賢 唐僧何處去 取經上西天 三位姑娘都說完

了笑道 咱們誰也不罰誰 淨看媽媽的了 說着每人喝了一口酒挾了一口菜 眼望老婆子

叫快說 婆子說道 吾也有了 丘八是個兵 湯懷問再興 牛臯何處去 下山去搬兵 老

婆子說完了剛要喝酒 忽然窗戶克查一聲 由外面鑽進一個腦袋來 口中說道 尔字加人

念你 我偏着腦袋往裏擠 何翠香回頭一看 認得却是趙璧 這小子真豁出死命 他要搶

【39】 五毒槍 這三個姑娘猜拳的時候 趙璧他們已到 就帶着徒弟乾兒子 爬在後窗 隔着紗

窗往裏細看，他可不是看三個丫頭，他是看五毒槍在那兒放着了，或是在牆上掛着，或是在桌上擱着，如果好拿，就可以能往外搶，他找了半天沒有，這一定是收在那裏了，正在想，忽聽姑娘他們說酒令兒，他把腦袋往紗窗一扎，腦袋就進了屋中，姑娘不容他說完，遂說道：「呦，可了不的了，這就是蘇州府的那個小腦袋瓜兒來了，這幾個女子，雖不得吹燈操傢伙，也知用酒壺盤子碗傢俱往趙璧的腦袋上亂砸，趙烈原想鑽進來搶他們的五毒槍，無奈這個冰盤大碗，一個勁兒亂砸，祇得又把腦袋縮將出來，這時丫環們一見有夜行人入宅，他便操起茶盤子當鎗使，噹啷啷的就打起來了，這三個姑娘本就沒穿着大衣裳，都回身進裏間，摘單刀，帶好五毒槍，他們可不敢出後窗戶，仍舊來到前面，從屋門董出，這個時候趙璧早就繞過來，他拿着把小刃迎頭而來，背後就是他一個乾兒，一個徒弟，果然是九尾妖狐在頭裏背着綉絨刃，手托五毒槍說道：「好趙璧，你在官面當差，爲何夜入民宅，你真是胆大包身，別走說着一舉五毒槍一扭機關，赤的一聲，強水便奔趙璧面門打來，吓的杜恒傑和士傑，忙往兩旁一閃，惟有趙璧他不單不躲反上前，舉刀就剝，伸手就搶五毒槍，這個強水已打在他的面門上，他先覺得一涼，跟着就強刺刺疼起來，他就啾啾啾啾啾啾，九尾妖狐一搶打上了趙璧心中大喜，以爲這一強，趙璧非躺下不可，誰知他伸手便要抓五毒槍，倒吓了他一跳，原來趙璧由後頭往前繞的時候，他就把百草朝陽丹含在咀裏，他一中五毒槍，覺得腦門子一疼，他就克吧克吧的嚼了，嚼碎就嚥將下去，伸手到咀裏沾點兒唾沫，抹在腦門子上，這種毒性還沒發，藥力就散開了，所以他三啾啾就好了，伸手搶他的五毒槍，這個姑娘往後一撒步，趙璧往前欺身，何翠香心中大驚，心想今天這個五毒槍怎麼不靈了，他一怔的工夫，趙璧已到了他的身前，多虧陸蓮香罷誘

絨刀 上前把趙璧攔住 要不然這個五毒槍 真被他搶去了 趙璧躲絨刀 咀裏可就罵上了 說我收你們兩個人 一個徒弟 一個乾兒子 到緊急的時候也不幫個忙兒 黑士傑聽了才醒過味兒來 遂說道 老師傅別着急 我們這就幫你 趙璧道 這個時候晚了 黑士傑妹不晚 咱們宰了這三個丫頭 五毒槍不就到手了嗎 說着擺刀上前 杜恒傑也攔截肘鏈上前戰那個丫頭 陸蓮香陸愛香 兩口絨刀 戰住了趙璧師徒三個人 何翠香見自己的五毒槍 打不動趙璧 以爲是沒用了 堵氣着掖在腰間 回手拉絨刀 就帮着兩個表妹 戰住了杜恒傑 就在這個時候 就聽前面兒 噠噠噠噠傳鏢亂響 因爲後宅銅茶盤響 前面聽見了 所以打起傳鏢 聚齊衆綠林 可是有一樣 空打傳鏢沒人敢進內宅 到了這個時候 家法嚴就又不好了 後宅無論如何的亂 前面的人 瞪眼聽着誰也不敢上後宅內來 後來聽見裏面的聲音太大了 陸凱便要親到後面 就在這個時候 裏面的丫環跑出來喊道 回莊主爺得知 內宅來個蘇州府的小腦袋瓜趙璧 在後頭跟姑娘打仗哩 羣賊一聽 個個兒都氣炸了肺腑 陸凱他更是暴跳如雷 說道 我們陸家堤 真敢說是鐵壁銅城 胆大的趙璧真敢進陸家堡 衆位高親貴友 今天都隨我到後宅 拿住趙璧把他亂刃分尸 說完便帶了三神五鬼 往後便走 羣賊也隨在後面 四扇屏風門 原開着兩扇 陸凱一着急 噠噠兩脚 就把四扇屏風門全踹下來 羣賊一擁而進 那個燈籠火把照如白晝 不必細表 黑士傑回頭一看 喊說道 啊呀老師可了不的了 羣賊可都進來了 人家這些個人 咱們才爺兒三個 寡是不能敵衆的 莫若咱們走吧 趙璧聽了 心中想道 人過留名雁過留聲 既到寶山 何可輕回 今天既到在這裏 還不把我絕藝顯顯 更待何時 想到這裏 他就喊道 噫噫 這一桑子 羣賊真就一哆嗦 陸凱高聲喝喊 誰要犯趙璧話

擔我奉送紋銀一千兩 誰要把他們三個人弄死一個 奉送銀五百兩 羣賊一聽 都爭先  
 恐後 往前圍上下 趙璧知不能敵 便虛幌一刀 跳出圈外 這下子差點沒把黑面妖狐給  
 剝了 吓的那裏還敢追 趙璧竄出圈外 趙璧就打一聲呼哨 黑士傑明白 是叫他們走  
 其實這兩孩子 都預備着跑了 一聽吱吱打呼哨 便都竄出圈外 跑到趙璧頭裏去了 要  
 論夜行術的工夫 就屬杜恒傑快 因為他得柯雲龍的真傳 夜行術巧中生快 就奔舊路跑  
 下來了 趙璧在後頭就罵 說道 兩個小畜生 師徒如父子 我打了敗仗 你們應該接應  
 我 好嗎 你們不管不顧倒先跑了 杜恒傑是收不住脚步 早就跑下去了 黑士傑一轉身  
 兒就不見了 原來他奔了後頭院花園子有一棵大香椿樹 他看這個地方 可以藏身 遂把  
 那鐵片刀 揹在背後 掏出飛抓來 便藏在樹後一趙璧這個時候離西牆根不遠了 在他背  
 後緊追的就是陸凱 這也是關心則亂 準知要放趙璧回去 官人就接連不斷的來了 所以  
 他緊緊追趕 趙璧他也是沒命的跑 跑到牆根下 就聽後面陸凱咬了一聲 趙璧一害怕  
 腳下一軟 又一步登空 就把他掉在茅房窖子裏頭了 這個茅房還是真深 掉下去 就  
 沒了大腿根兒 這個味氣 實在難聞極了 這才叫多年的陳糞 那個臭味全翻上來了 這  
 裏實在不能多呆 連忙用力往上一蹶 要按尋常他能蹶一丈多 今天這是叫糞給吸住了  
 死乞白賴的竄 才竄起三尺多高 幸虧自己的手快 抓住了 坑沿兒 慢慢的爬上來 趕  
 到了上面一看 可把他吓着了 一看自己的徒弟黑士傑在前頭拉着飛抓跑 飛抓那頭兒上  
 有個髮辮在抓上抓着 後面是陸凱抱着金背砍山刀緊緊追趕 口中說道 小輩 你胆敢把  
 我的髮辮抓下來 趕情趙璧掉茅房的時候 陸凱追着不見趙璧 心中正在納悶兒 忽聽身  
 後有人喊這叫倒拿毛 這一下子 黑士傑的飛抓 就把陸凱的髮辮抓住了 陸凱的花白鬚

子腹兒的小辮 前面已是謝了項 就剩下後面 最多不過一百來根兒 黑士傑抓上 手下用力 身子往後一拽力 口中喊這叫倒拿毛 陸凱覺得辮子叫人抓住了 他一梗腦袋 黑士傑一用力 倒把黑士傑摔了一個筋斗 要不是身子伶便就把鼻子給摔破了 就這麼着 腦門子還擇了一下 他蹦起來 繞着灣兒就跑 陸凱覽腦袋後面一疼 伸手一摸 小辮沒

有了 疼的哇呀怪叫 這就叫乾拔毛 連點水兒洗也不洗 頭髮根兒底下直冒血津兒 他焉有不疼的道理 雖說不致喪命 可是這個氣 差不多都要沖破天靈蓋了 他咬牙抱刀

緊緊追趕 要是追上 一定是亂刃分尸 黑士傑慌慌張張往前跑 就聽面前 趙璧說道 黑士傑你快上牆 黑士傑一見是師傅 遂說道 師傅您身上怎麼這麼味兒 趙璧道我是賣

臭豆腐剛下街 你快上牆吧 黑士傑 躡身就上了牆 趙璧用刀在自己的腿下一刮 刮下許多屎來 陸凱一看趙璧他更是眼中出火 罵道趙璧好小子 你叫他上牆逃走 我要你的

命 說着便惡狠狠的撲奔前來 趙璧說道 小子你別走 看我的飛刀取你 說着一幌手中刀 吧味落了陸凱一臉 陸凱站住身軀 他還以為是什麼暗器 吓的他趕緊一摸 摸了一

手 一聞這個臭呀 腦袋上的血津兒往外冒 又拿屎這一膩臭氣進攻 從此他可就得了禿瘡 這也是他作惡之報 陸凱在那兒站着不動 大太歲趕到 問姐夫 我追這個小腦袋瓜

兒 追上他給您報仇 陸凱點點頭 大太歲又問道 他是用什麼暗器打的您 陸凱亨了一聲說道 你沒聽見 這股子味氣嗎 在這個時候大太歲 也不便多問 遂拉棍追上前來

說道趙璧你好天胆 真敢上陸家堡來送死 既來了 你就休想回去了 說着舉棍就砸 這時趙璧 早把身上的尿 全刮下來 湯子是流到地下 他把漿的 團成一個屎球兒 在手

裏攢着 見大太歲的棍到 往旁邊兒一閃 左手用刀一觀 右手就犯屎球兒 照定大太歲的



面門打來 太太歲一躲沒躲開 這個屎球兒正打在膠幫子上 真是臭不可聞 太太歲本是個愛乾淨的 一聞這個味兒 差一點兒沒吐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 就聽背後有人說話 說大舅 您閃一閃 待甥女 捉拿此人 這三個姑娘各抱綉絨刀 往前一竄 說道小腦袋瓜兒今天走不了啦 姑姑們非把你剝死不可 趙璧一看 他仍是用刀刮屎往三位姑娘的身上亂甩 趙璧身上的屎也太多了一會兒工夫 就把三位姑娘全甩成屎蛋了 那個姑娘不愛乾淨 索當全香粉勻面 今天甩成臭頭臭腦 臭氣難聞 三個姑娘又當着衆人 羞臊難當 轉身往回就跑 陸凱的氣往上撞厲聲說到 衆位賓朋幫我一臂之力 俺陸某要不提此三個鼠輩我誓不爲人 說完抱刀 往前便竄 這時羣賊也圈上來 三神五鬼都奮不顧身 好在屎甩到身上也不致命 都追上前來 要鬥趙璧 趙璧一看知道不好 赶忙竄出大牆 再看杜恒傑 又被羣賊給圈回想了 黑士傑道 老師傅怎麼樣了 趙璧道糟了糟了 杜恒傑跑過來說道 今天可要玩完 四面八方全是人家的人了 趙璧索日並沒慌過心 今天可慌了心了 眼中不由的落下淚來 口中說道 完了完了 拚命吧 拚命吧 殺了一個够本殺倆賺一個 黑士傑杜恒傑也黃了心啦 爺兒三個拚鬥羣賊 這且不提 單表三個姑娘 弄了一身屎 跑回自己這道院 丫環迎出來 說道 三位姑娘回來了 何翠香說道 你快打洗臉水 丫環撩簾籠進屋要取水 忽見由屋裏出來一人 舉錘照他的腦袋就砸 丫環要嚷沒嚷出來 撲的一聲 就把丫環砸的腦髓皆迸 死尸翻身栽倒 由屋裏竄出的可就是小神童賀仁傑 美子都徐珍傑 玉面粉哪叱秦良傑 三個人都由屋中竄將出來 自從他們三個人和李俊 爺兒四個追趙璧直到陸家堡的引水龍溝 祇見趙璧他們由此而入 他們便借道進陸家堡 他們門人中 要說水性 就是李俊會而且比杜恒傑水性強多了 因爲他生長太

灘 常常練水操 水性非常之好 如今見趙璧他們進去了 他便使妙法 把小三傑全帶進去 上回說過 由趙璧面前而道 網打更的 問路 就是他們四人 趙璧搶五毒槍的時候 人家爺兒四個 都在後房坡爬着偷看 容趙璧被陸凱衆人追出去 李俊說道 你們三個 都是小孩兒 入他的香閣繡戶 沒有說的 我在這裏給你們尋風 你們進去 翻箱倒櫃 翻出五毒槍強的水來 都給他損壞了 五毒槍就算沒了用處了 小三傑答應 就跳下房來 由趙璧扎破的窗戶進來各處搜翻 也沒翻出來 這個地方 看起來他們就如趙璧 其實這四大瓶強水 就在桌底下靠着牆那兒擱着了 因為有圍桌帘兒 他們看不見 這種地方他們更不注意 他們淨從嚴密的地方搜尋 找了好一會子 也沒找着心裏正在着急 這時丫環進來端洗臉盆稻水 賀仁傑一生氣 抖手一錘 就把丫環打死 又怕被人家堵在屋中 三個人全都竄將出來 單有一個丫環說道 可了不得了 三位姑娘 他們把我們春花姐姐給打死了 說完他往外便跑 這三位姑娘 本來一肚子氣 又見由自己屋裏竄出三個人來 這個氣更大了 趕到定睛細看 這個氣也不知都上那裏去了 不由的滿面堆下笑來 了他們一身的屎了 一面叫住了丫環告訴他不要亂嚷 一面抽刀把小三傑的去路攔住 何翠香攔住了秦良傑 賀仁傑被黑面妖狐擋住 徐珍傑個上玉面妖狐 三個女子 跟這三個學生大戰起來 丫環們聽見姑娘吩咐不叫喊 都怔在那裏看着 這時羣賊 也光顧了捉趙璧他們三人 誰來管他們 玉面妖狐戰住珍傑 見不是對手 看一個破定 便竄出圈外 可是奔的上風頭 珍傑本是少爺出身 沒在外頭創練過 那裏知道這丫頭的利害 他一看 丫頭要走 一搖銅錘說道 無恥的丫頭休走 拿命來 說着便緊緊追在背後 玉面妖狐伸手取出五色迷魂圈 回手一抖 珍傑也不知是什麼東西 他一怔站住 跟着就

覺有一種東西打在面門上一陣香氣撲來。珍傑嗅了嗅，腦中一暈，便翻身栽倒。這個時候裏面妖狐也往下拉攻架子。仁傑倒是提防着了，見他跑並不追趕，回身要去救珍傑。沒想到這個黑面妖狐把五色迷魂團出了手，正甩在仁傑的腦袋上。這股子香氣直入鼻孔，仁傑心中一迷，便也翻身栽倒。秦良傑見事不好，虛幌一錘，轉身就跑。這個人要走了背運，也真是邪事。他一回頭的工夫，正趕上玉面妖狐又掏出三個迷魂團來。見良傑要跑，便抖手奔他的面門打來。良傑閃身躲過一個，第二個沒躲開，就打上了。良傑心中想：千萬別聞，沒想到一吸氣，香氣順着口就進去了。遂也翻身栽倒。九尾妖狐見三個人都躺下了，他舉刀就要剝仁傑。陸蓮香趕緊攔住說：姐姐且慢，您不要把他們三人治死。回頭見了我爹爹，去請功勞，暫把他們三個人捆上，等爹爹把那三個拿住，一塊兒捆到大廳發落。咱們姐兒們的臉不是露的更足了嗎？何翠香信以為真，也就罷了。叫丫環趕緊打洗臉水，一面叫婆子把丫頭的死尸先搭在天燈桿子底下，等莊主爺辦完了事，再埋池吧。說又便准了屋子，丫環給打了三盆臉水，三人同時洗了，連打了三盆水，還覺得有臭味兒，又把衣裳換了，再洗了一回，才覺沒味兒。三種人對鏡梳粧，擦粉抹擦脂，何翠香在他香原的時候，可就看出來了。心說不好，我這兩個妹妹安了邪心了，你道他如何看出來的。原來他見玉面妖狐和黑面妖狐擦粉的時候，是加意修飾，往粉裏淨對麝香面兒，又見他眉開眼笑。九尾妖狐心中既明白了，可是不住的暗想：論說這三個男子，我也是羨慕，可是有一樣兒，於名譽有關。我父親那樣的性情，我要作了這種無恥的事，他老人家靠能留我的性命，可是我不能替他們倆的事，不如躲開為是。想到這裏，忽忽的修飾了修飾，假說有別的事，就躲開了。陸家這倆丫頭，見何翠香去了，正是對心思，這兩個丫頭，並非

是真壞 就因爲他父親陸凱 一輩子也沒作過好事 中年娶妻 又連生了五男二女 又錢又有人 真可以說是人錢兩旺 他就應當務農爲業 抱胳膊忍了 誰知他的野心不死 坐地分贓 作賊人的首領 上文書說陸家堡 陸凱的家法極嚴 其實也不過是掩耳盜鈴 他淨知道 不叫男子往後院去 他可就忘了 他所交往的都是高來高去之人 他越是把姑娘藏的嚴密 趕作出那不好的事 他越不能知道 後來何翠香來了 他們更沒了希望 不想興蘇州府的官人 開了一仗 却看見謝從 內中還有幾個人物 心裏便胡思亂想 及至見了徐珍傑秦良傑賀仁傑 早就把謝從忘了 開仗回來 心裏是時常的想念這三個少年 今天不想這是從天而降 可真稱得起喜出望外 先還恐怕何翠香跟着攪合 索興把秦良傑也拿了 何翠香既是躲了 他們更是喜歡 說話之間 已修飾完畢 過來看三傑已都捆好 丫環們也不知那裏去了 原來丫環和婆子們 都哭那個死的丫環去了 這裏本也不用他們便喚 去了更清淨 姐妹兩個 遂把小三傑全抬進屋中 放在了床上 借着燈亮 祇見這小三傑 一個面如白玉 一跔面似芙蓉 小神童賀仁傑 面如桃花 更是鮮艷異常 說着手拿解藥瓶兒 來到小三傑的面前 才取出些解藥來 將仁傑解過來了 一看秦徐二人 都低了頭不言語 便走向前來 笑過 徐老爺 是你樂意了嗎 徐珍傑抬起頭來 點了點頭 臉就紅了 仁傑笑着過來說道 你要早點了頭 不就早怕你解開了嗎 說着便要解珍傑的綁繩兒 蓮香用手一攔說道 我不叫你受累我們自己會解 說着便輕輕的解開 笑說道 叫你受累了 仁傑指着良傑說道 你問問這個 他點了頭再解開他 蓮香說道 你的夫人 就是我們的表姐 就是剛才和你動手的那個 你要樂意 就是我們的表姐夫了 你可樂意嗎 良傑也點點頭 仁傑笑着說道 這個須得我鬆綁了吧 蓮香笑着點頭 仁傑

【47】

解了綁繩兒。良傑活動了活動。蓮香道：「咱們怎樣呢？要不找表姐夫去。那位說：『在前後的搜捉官人。蓮香他們竟敢留三少年在房中，不怕他父親撞見嗎？這却就是色不迷人，人自深了。在這個時候，他的心中腦中，決不想他父親一步會關進來，就使他闖進來也豁出去了。』所謂萬惡淫爲首，仁傑悟着自己的肚子說道：『我的肚子餓極了，姐姐可是叫丫環們給我預備罷吃的呀。』愛香遊有有現成的酒席，等我去找個丫環來，叫他給咱們把飯菜熱熱。咱們先喝酒，說完轉身往外便走。來到門前，伸手剛要撩簾籠，忽見簾一啓進來一人，嚇的愛香往後退一步，睜目看時，却是九尾妖狐何翠香。愛香方才笑道：『原來是表姐，又回身一指良傑說道：『那不是表姐夫嗎？翠香並不抬頭沉着臉說道：『好你們兩個東西作的好事，你們總要想着他們是官人，咱們是綠林道。』就叫冰炭不同爐。蓮香笑嘻嘻的上前，將要說話，忽聽外面有人喊道：『了不得，人着了火了。』衆人忙回頭一看，西廂房火光已起，把這屋的窗紙也照紅了。何翠香頭一個竄將出去，跟着就是陸蓮香愛香跑了出來。仁傑忙拉了兩位哥哥，來到明間屋裏，伸手在桌底下把三對錘拿出來，說道：『哥哥拿兵刃，咱們就這機會走吧。』良傑仁傑各把自己的兵器，拿在手中，仁傑當先往外一躍，不堤防外面跑進一人，和仁傑正遇着，來人不及仁傑力大，險些摔倒，仁傑定睛看時，却是陸蓮香。原來丫環婆子們，把那死去了環的死尸，搭到後邊院裏，放在地上，衆人痛哭了一回。婆子又主張着，拿水把他腦袋上的血全揩淨了，又給換上衣裳，找兩塊板子搭好，把尸首搭到板上，都收拾完了。方才回來，剛一進這院門，就見西廂房火起，吓的他們就大喊起來。何翠香和陸氏姐妹，先後竄出一看，火光，是西廂房的窗戶着了，何翠香便指揮丫環婆子救火。陸蓮香心中一動，連忙走出房來，不堤防仁傑竄出，差一差沒把他碰倒，遂大聲喊道：

了不得妹妹 你看他們可要跑 陸愛香一看 走向前來說道 兄弟你這是幹麼 仁傑一  
瞪眼說道 賊丫頭 誰是你的兄弟 休去看鍾 說着話兒 銅鍾便奔愛香而門打來 愛香  
一面躲鍾 一面罵道 真是咀甜心苦 你却拿鍾打人 仁傑也不言語 舞雙錘 一個勁兒  
後的進招 陸愛香不是他的對手 現在又沒拿傢伙 被仁傑逼殺的氣喘 發狠罵道 小畜生殺  
千刀的 你就把我砸死吧 說着話兒 見仁傑錘到並不躲閃 仁傑倒吃了一驚 手兒略攥了攥  
集 忽聽房上有人喊道 三位賢侄 丫頭的五毒槍厲害 咱們快走吧 仁傑聽見房上說話知  
是李俊 再回頭來看何翠香托着五毒槍奔他們來了 却是陸蓮香見仁傑戰自己的妹妹 又  
五 見良傑撲自己來了 蓮香自知不敵 撥頭便跑 到何翠香面前 拉他道 表姐表姐快救我  
妹妹吧 其實何翠香早見愛香受了敵 因為恨他 姐妹行爲不正 便不管他 奶舊指揮衆  
女 人救火 現在被陸蓮香一拉 才扭轉身來 伸手取出五毒槍 就奔三傑而來 仁傑正打得  
高興聽李俊一喊 趕緊回頭一看 說道了不得 哥哥快走 說着棄了愛香 便竄上房 何  
七 翠香追到房簷下將要往上竄 仁傑一抖自己銅錘的練子 大聲說道 看我的暗器取你 果  
然何翠香 聽見嘩啷一響 並沒往上竄 李俊道隨我來 爺兒四個 便竄房躍脊如飛般的  
奔來路而去 這時婆子早報了陸凱 紫而閣羅聽說姑娘院裏還有一撥官人 直把他氣的  
暴躁如雷 大呼可氣煞我了 說着將要派人去捉 忽見由姑娘那院裏竄出四條黑影 陸凱  
道來了 閃閃一面叫他們也進園裏去 羣賊嘩往兩旁一閃 四人已到 直入當中 陸凱傳  
話 圍 賊衆便重重疊疊 把衆英雄圍在核心 陸凱道 諸位弟兄列位好漢 俺陸某要傾  
我家中所有產業換此七人有能耐拿得此七人 俺愿將我所有財產奉送 拿得一名的 可是  
奉送紋銀一萬兩 衆弟兄拿呀 羣賊也齊聲喝喊殺呀 俗語說得好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羣

賊遂發了一喊，奮不顧身的竄進前去。再說趙璧，爺兒三個，正被圍的無路可出，心中着急，忽然北面的羣賊紛紛往兩邊兒閃，正不知何意，忽見撞進來四個人，當先的便是小靈狐李俊，後面跟的是秦良傑、徐珍傑、小神童賀仁傑。趙璧一蹶腳說道：「你們也跑進網兒裏來了。」李俊道：「你先別着急，咱不許往外闖嗎？」趙璧道：「往外闖啊，真是談何容易，咱們兩個人就是勾死鬼，可惜這小弟兒五個，就算死在咱手裏了。」仁傑笑道：「也未必見得準死，就是準死，也宰他幾個，落個快活快活。」一句話尚未說完，忽見羣賊發一聲喊，往上一闖。趙璧道：「堤防迎敵，咱們是脊背靠脊背，衆人開聽，都連忙站好。」李俊和良傑站了一對兒，仁傑和珍傑站了一對兒，黑士傑和杜恒傑也背靠背的站好，就是趙璧沒伴兒，說道：「怎麼着就是我沒有能耐，就把我給落單了，好好好，今天老趙賣賣力氣，要獨當一面，說着話兒，羣賊已到近前，千里一盞燈，謝從擺刀奔趙璧便剝。趙璧閃身躲開，謝從又一刀奔趙璧的頭項便砍，不堤防斜岔裏飛來一錘，正打在謝從的左肩，把謝從打的一箇滾兒。趙璧忙回頭看，却是仁傑離他甚近，見謝從逼的趙璧不能還手，便發一冷錘，把謝從打倒。仁傑就這一回身的工夫，覺得腦後有一縷金風，奔自己的脖項，他却不慌不忙，回身一擦右手錘，就聽噠噠啾啾，那人的單刀便飛了，復又一錘，正中那人小腹，往後一退兩退，嘆味來了，個坐蹲。趙璧見是小太歲孟發，遂趕步向前舉刀就剝，不想謝從翻身起來，一見孟發被人打倒，趙璧那兒舉刀要剝，急忙登鏢抖手一下，奔趙璧的咽喉。趙璧不防，趕他看見鏢已到近前，喊聲不好，忙一閃身，躲過咽喉，就在左肩上嘍的一聲，中上了。趙璧見是謝從打的鏢，遂嚷道了不得，我中了毒藥鏢了，說着伸手拔出鏢來，覺得傷處祇是疼，並不麻木，知道不是毒藥鏢，心中大喜。杜恒傑就勢兒躺在地下，施展開了地躺鏈，陸保忠



知道厲害 便敵住了恆傑 忽聽士傑 那兒喊 這叫倒拿毛 飛抓就落在陸保忠的頭上

黑士傑將要使力往後帶 忽聽又盤兒一響 跟着就有一陣金刃劈風響奔自己的後腰 士傑忙轉身看時那人已倒 原來是翻江海鬼千明 舉刀奔良傑頂梁劈來 良傑左手錘往上一擦

後 千明抽刀退步 良傑的右手錘 便奔他的心窩打來 千明一歪身 刀奔良傑的脇下便扎

良傑一抖右手錘 嘩啦就把千明的鬼頭刀纏住 用力一抖 千明拿不住刀便撒了手 將

集 往後一退步 良傑的左手錘打到面前 千明忙使個鐵板橋的工夫 往後一仰臉 誰知慢一

點兒 錘碰着于明的頭皮 于明一個倒拿毛兒 便打到後邊去 良傑一抬頭看見有個使又

五 的暗算黑士傑 他趕緊一抖右手錘 正打在那人膈上 嘩唧一聲又出了手 打出一溜滾便

去 又聽嘆通一聽 陸保忠也摔倒在地 原來是被杜恆傑用鏈扎了左腿 趙壁又看出來兒

女 宜 捧刀趕步向前 要摘陸保忠的腦袋 卻不提防二太歲 迎頭給了他一棍 吓的趙壁往

後一坐身 因為忙一點兒 一個沒站穩 撲通來個坐蹲兒 二太歲 一個箭步 竄近前來

七 舉棍 泰山壓頂似的砸將下來 忽聽得嘩怔一響 覺得自己的兩腿被人纏上了 二太歲

且不管 心說等你把我抖躺下 我也就把趙壁砸死了 誰知那個主兒 手頭兒太巧 見自

賁 己的錘纏住了 他往上一抖 真把二太歲抖起有五尺多高 嘆通一聲 摔的二太歲一咧咀

趙壁一看 救自己命的卻是徐珍傑 一時李俊又踢躺下孟發 賀仁傑又砸躺下三太歲

祇見這三對錘 好像流星起月一般的舞動有風 嘩唧唧的亂響 李俊那口單刀 上下翻飛

也是驍勇非常 正打得高興 忽見羣賊 都退回本位 也不上前了 衆人住了手 良傑說

道 怎麼忽然不戰了 也許他們胆怯 咱們趁這個工夫闖出去吧 趙壁連忙擺手說道 不行不行 他們正想叫咱外往闖 他們好在前頭劫後頭追 混亂了咱們的陣勢 使咱不能乘

願 咱們要一時不察 上了他的當 可一個也活不了 良傑道 要依您之見呢 趙璧道 咱就等着好歹多活會兒 李俊看着仁傑笑道 才度過了難關 就又進了豺狼穴 仁傑道 可是呀 大叔 那個火是你放的嗎 李俊道 還有誰呢 仁傑道 我就納悶兒 我們剛被擒的時候 怎麼你不設法救呢 李俊道 嘿嘿我是品品你們的人格 誰知你姐姐姐姐 叫了千百聲 我那時氣兒可大了 老實告訴你吧 那時我便想設法要了你的命 後見你把那個丫頭帶那屋去 我就在窗外聽着了 直等聽你賭誓 說些個牙疼咒兒 我才明白你這小子要琢磨他的強水 我到此 很佩服你真是個壞小子 趙璧趕緊問道 可曾把他的強水糟踐了嗎 仁傑搖頭道 沒找着 趙璧道蠢才蠢才 我一猜你就担不了壞小子的名嗎 李俊道 倒是不愿他無能 因為我一時心急 見那個姓何的丫頭 闖進去 我看那個丫頭不是陸家那兩個賤輩一流人物 生恐他嚷起來 才放火招呼他們走 良傑道不必說這些了 我想株守在這裏 豈是常事 還是往上闖吧 仁傑道也好 咱哥倆在前面開路 良傑點頭說很好 說着弟兄二人 舞動銅錘奔南闖將出去 羣賊見他們往外闖 都往後退 趙璧躁脚道 這是成心要我的命 完了這可中了人家計了 原來果然不出趙璧所料 是金蓮花 邵凱邵志恒 他見這種亂打吃着虧 常常的自已人碍自已人的手 而且他們都靠背的站着 無論誰失了招都有人接應 要這樣打長了 跑他們是跑不了 可是自己的人得叫他們殺幾個 想到這裏 便把這種利害告訴了陸凱 陸凱便問 要依賢弟你當怎樣呢 邵凱道 你可以傳話 告訴他們別打了 都歸回本位 他們一見咱住了手 一定要往外闖 那時叫你那三個妻弟 這三條棍 攔住去路 我們追他的身後一陣亂殺 他們一時之間不能兼顧 我們就可以一個一個的把他們拿了 我算定 頭一個能把趙璧拿住 因為他本來沒有

能耐 又受了傷 沒人顧及他 他就沒興了 陸凱聽了大喜 趕緊傳話 令衆人退下 將

邵凱之計告訴了衆人 大家就瞪眼看那七個人 先還不動 後見秦良傑和賀仁傑兩個人

奔南闖上來 三太歲 便繞過去 羣賊退着退着 見三太歲到 都往兩邊一閃 這三條棍

後 和兩對錘打在一處 珍傑一見想上前幫助 忽見由身後趕過一人 刀扎珍傑後心 珍傑

閃身回頭接架相還 原來扎珍傑的却是邵凱 這一時五鬼已圍上了趙璧師徒三人 陸凱戰

集 住了李俊 其餘的羣賊都喊殺助威 趙璧大聲喊道 完了完了 今天我可要玩完了 黑土

傑喊道 我也要完 杜恒傑道 我也要玩完 良傑仁傑雖勇 怎奈這三條棍 都是膂力過

五 人 錘不敢纏繞人家的傢伙 幾十個回合 仁傑就見了汗 珍傑戰金蓮花 因為旁邊兒有

個謝從 他時時提防他打暗器 便也出了汗 李俊刀法雖好卻不是陸凱敵手 打起十分

女 精神 剛剛戰了平手 可是幾個回合之後 便熱汗直法了 陸凱見這種情形 心中大喜

口中說道 小畜生們 我看你們還往那裏跑 一句話尙未說完 忽見跑過一名莊兵大聲喊

七 道 稟莊主爺得知 大事不好 黃天霸帶領衆官人已攻進堡子城 祈莊主早作準備 書中

代表 陸家堡是四面堡子城 都有能人把守 東西南北四門 各有專人 北門是尹氏四虎

貞 跟他父親無毛大虫尹士傑爺兒五個把守 爲何單單派他們爺兒五個把守呢 因爲陸凱用

人他是頗有見地 他知道 尹氏四虎 和黃天霸有重婚殺家之仇 故用他把守 不用囑咐

那黃天霸一來 他自然會和天霸拚命相爭 今天他們爺兒五個 正在北門堡子城上 小

心把守 忽然聽得堡子城內 一陣大亂 他們爺兒五個 便轉臉兒往裏看 據他們想 這

城外萬無一失 爺兒五個又都是無才的村夫 要論到真正把守汛地 身爲將材 無論城裏

出了什麼事 也不應當回頭看 就在他們回頭一出神的工夫 就聽城下克查一響 無毛大

虫回頭一看 祇見吊橋的鐵鍊已斷 嘩隆隆吊橋已落下來 又克查一聲 僮子城門已開 蘇州府所有的官人 都闖進來了 上次提天霸由大李個場回公館 正赶上石寶珍點大名 才知道短了七個人 黃天霸當面一問 石頭兒臉一發紅 說道 老賢侄 你走後把公館 諸事都交給我 我小心的 倒是沒發生什麼事 不想今大一時疏忽 竟丟了七個人 天霸問丟的全是誰 石寶珍道 丟的是趙璧師傅 小靈狐李俊 朱光祖說道 要是丟了七個 就是趙璧給帶走的 我在廁所聽趙璧和他的徒弟他的乾兒子商議着上陸家堡 要盜五毒槍去 天霸一怔說道 誰是他的乾兒子 張祥楊秀樂的直不起腰兒來 說道 這才叫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就是新來的那個杜恒傑 拜他為義父 趙璧就認他為義兒 那小子他自稱為大官 衆人聞聽鬨堂大笑 賀天保在一旁說道 諸列位 可不是我賀某偏心 要光是我兒仁傑一人去 倒不必管他 因為裏頭還有徐珍傑 他倘有個一差二錯 不單咱對不起他父親 就連大人 也對不起徐總兵 再說良傑那孩子 他們秦家就祇他一條根 他要死在陸家堡 咱們怎麼對的起 死去的黃面天王 天霸道 那麼咱們事不宜遲 趕緊前往陸家堡救應 計全道 忙也先得把看守公館的人派定了 天霸道 不用派了 還叫他幾位吧 鎮東俠吉道爺說道 壽佛我頭一個先走了 第二個就是南蠻俠說唔呀 吾也躡躡着說着二人就走了 羣雄繫綁停妥 也出了公館 施展夜行術的工夫 奔陸家堡而來 天霸他們正往前走 忽見由後而如飛跑過去三個人 天霸細看 見頭一個是烟薰灶 拉着鐵鏈往前鞦着走 第二個跑的是馬元雄 在最末跟着跑的是 小子鎖鐵塔王英傑 三個人就像流星趕月似的 在頭裏就跑去下去了 天霸道 咱們可快追 前面先已跑過去五個人 陸家堡的賊人太多 咱們人要跑兩下去 怕有個寡不敵衆 這個時候吉道爺 早就到了陸家

僂門北 在護城河岸上一站 就在這一怔的工夫 南蠻俠就到了 說道 老道哥哥 你大概是爲了難了 別看你的能耐大 這手工夫你可不會 待小弟用飛行過河的法子 用刀把吊橋的練子砍斷 吊橋下來你就過去了 吉道爺點頭 張爺把隨身帶的秤錘 拿出來 是一條絨繩兒 兩端拴着兩個小秤錘 把兩個小秤錘分開 倆手掄起 一提氣 腳底下邁步 就凌空而起 這手工夫全仗那倆小秤錘掄起的力量 其名叫草上飛 又名飛過河 趕飛到半空 這條木板吊橋 是用轆轤鐵練攪起 單有人看守 這時看守轆轤的人 也都臉朝裏看熱鬧了 這個熱鬧比練把勢可強的多 這才叫真刀真槍真殺真砍 這個熱鬧焉有不看之理 他們只顧淨看熱鬧了 這時張爺便飛身到了對岸 寶刀一揮 兩條練子分爲四斷 咕冬一聲 板橋就落將下來 板橋要落下來鎮東俠吉道爺 就算過來了 城上人聽見橋響 大家回頭的時候 鑛鐵塔王英傑 烟薰灶杜林 打虎將馬元雄 三猛漢已上了橋 尹士傑趕緊吩咐往下扔灰瓶石頭子兒 原來這陸家堡 紫面閻羅陸凱 他是早有異志 所以在素常預備許多防備攻城之物 雖沒有滾木 如灰瓶砲子都預備很多 最多的就是石頭子兒 尹士傑他一看官人都快闖過橋來了 遂傳令衆人 往下扔石頭子兒 一聲令下 嚶囉們吧吧吧一陣亂扔 這一陣石頭子兒 還真叫厲害 跑過橋來的都鑽進門洞兒 沒跑過橋又都退回去了 尹士傑以爲得法 萬沒想到這個時候 吉道爺在門洞兒裏頭他那口寶劍 尺寸很短 劍刃兒薄如紙 陸家堡的城門 修了也有二十多年了 常常的合開 門縫兒就寬了 吉道爺把劍刺進去 用力往上撩就聽克查一聲 房梁粗細的門拴竟被削折 馬元雄和烟薰灶二人 用軍刃往裏一杵 就把門杵開了 衆人就這個勁兒 連喊帶跑 就闖進去 了 尹士傑他沒經過大敵 一看裏外全是人家的人了 他的心一亂 就帶了他四個兒子下

得城來。他的意思要想殺退了官人。那知在他下城的時候。吉道爺用節節高的法子。早就從裏面上城了。何爲節節高。是綠林道。有一種武術。名叫平地陞天。又叫節節高。練這門工夫的時候。是用一塊大木板。坡着往牆上一立。頭一天立的木板。不用說是還有武術。就是尋常人也能上得去。他一天比一天立的直。直到木板直豎起來。還要跑上去。再跑一百天把板子撒了。就能登牆而上了。無論多高的城牆。祇要他提住這口氣。脚尖兒登城牆。就像壁虎爬牆似的。可比他快。可是練這手工夫。得童子功。一世不能破身。所以單是吉道爺會這門工夫。今天他進到城裏。一轉身看定城牆一提氣。就跑上來了。往下扔石頭子的嘍囉們是面向北。正向城下亂扔。忽聽背後有人唱秧歌點說壽佛。吉道爺本是慈善人。他不得用寶劍殺他們。遂說道。你們都是安善良民。卻爲何幫助賊人作亂。現在官兵都來了。你們還不快樂的逃命。你要還不走。我就提着大腿把你們扔下城去。衆嘍囉一聽。官面都上了城了。一陣大亂。分頭逃竄。往東西跑的就都跑了。有胆怯的。往南北一跑。不用人追就掉在城下去了。天霸見城上一亂。大聲嚷道。衆弟兄。咱們人。可上了城了。往裏殺呀。就在這個時候。就聽吉道爺在城內念佛。計全說道。原來是吉道爺上了城了。咱們快往裏闖。衆人一哈腰。剛要闖進北門。就看城裏的人如飛一般的往外跑。頭一個跑的。就是梳小雙歪辮兒的賀仁傑。這就是烟薰灶和南蠻俠王英傑馬元雄。見吉道爺上了城了。他們就闖進重圍。南蠻俠高聲喝道。唔呀。吾就刀你們這羣賊人的狗頭。羣賊一聽是南蠻俠的聲音。就都一怔。因爲都知南蠻俠受了五毒槍是準死無挪。怎麼準死的人又會跑出來呢。就在這一怔的工夫。烟薰灶那兒。用鐵鍬撮土。往賊隊裏撒。說道。胡椒面兒。胡椒面兒。這叫胡椒面兒。衆人又沒防備。近來又總沒下雨。地上的浮土很多。他這一

撒土 就把賊人的眼迷了 馬元雄一碰青銅棒 喝屋喝屋 賊人們沒了眼睛都紛紛往後退 趙璧在重圍裏 見羣賊紛紛往後退 又聽外面是馬元雄喊喝屋 遂說道 衆位們 咱們走 最機靈的是賀仁傑 他見四外一亂 就知是來了救應 又聽趙璧一嚷 他就虛幌一招跳 出圍外 說道表兄 快走吧 說着他便衝出重圍來 後頭就是良傑珍傑等人魚貫而行 最末可就是李俊 南蠻俠喊道 你們快走 後面無論多少人追 都有老子一人在此獨擋 那才叫先聲奪人 賊人們見是南蠻俠 手掌寶刀在那兒一站 真就沒有人敢過來 大有太公 在此諸神退位的樣子 急的陸凱直躁脚 喊道 快請何大姑娘用五毒槍打這個蠻子 後頭 有人應道 舅舅窩着着急甥女到了 自從小三傑跑出後宅 這三個丫頭羞惱變成怒 就派 人先救滅一火 這種火原不大 幾桶水就救滅了 何翠香說道 二位妹妹這都是你們作那 不才之事 差一點兒沒燒個家敗人亡 咱們速收拾收拾往前而幫着大舅 捉拿那夥官人 三姑娘也不管火場的善後 都帶好兵刃 殺向前來 來到了前面 正趕上官人們都闖出重 圍 南蠻俠持寶刀擋住衆人 陸凱着急 叫快請何姑娘 他遂答話 說大舅不要着急甥女 在此 說着便托着五毒槍直奔南蠻俠 張爺一見 說呀你又來了 你來了讓你吾走 說完 轉身就跑 身爲俠客 受一回苦 決不再碰 他一見五毒槍 撥頭就跑 陸凱一看五毒槍 又得了勝 一聲呼哨 喊說殺呀 賊人們又狐假虎威 往外一追 張玉跑着 喊 諸位 加緊的跑五毒槍可來了 衆人胆怯 就加緊的跑下來 什麼這樣胆怯 因爲五毒槍打了三 將 幾乎喪命 連吉道爺都由城上跳將下來 衆人都跑過吊橋 石寶珍問你們爲什麼這樣 怕 衆人道後面五毒槍來了 石寶珍道 不要緊咱們是打彈子的都預備好了 等他來了 咱們是亂彈打五毒槍 說着遂叫尙廷 請過李五爺 連尙二爺秦三爺 和秦家三小 都站



好了。這個時候天已大亮，紅日東升，陸凱正催人窮追，務必要捉住了黃天霸和那個蠻子。忽然由莊裏跑出一名莊兵，來到陸凱面前單腿打躬兒，說報莊主爺得知，南門外頭來了三輛車五匹馬，為首的那個主兒，自稱姓李叫李煜，是由大李個場來的，要請見莊主。說是來赴羣雄會，有請帖為証，候寨主不知真假，已把他們攔住，特命小人報與莊主，請莊主裁奪。陸凱聞聽立刻喜形於色，心中想若果是李紅旗來，我陸家堡的大事，就算成矣。書中代表，在康熙時代，要說綠林道，就屬紅旗李煜的名頭大，綠林道聞名喪胆，他在保鏢的時候，無論多遠的路，不必派有能耐的達官，只須在鏢車上插上他那桿紅旗，就叫夥計們保着就去了。陸凱立羣雄會給紅旗李一封名帖，請他來當盟首，主持陸家堡大小事件。說句土話，陸凱拿他就當了一桿大旗。今天一聽李煜來了，他寧可不打仗，也得去迎接李七爺。陸凱立刻傳話趕緊鳴鑼，撤回衆弟兄們，命蕭氏三神守這吊橋防備官人再來攻擊。又派金蓮花邵凱，說你可以設法慢慢撤回諸弟兄，我要到南門辦一件要緊事。邵凱點頭，陸凱便帶了親隨人等，和自己的五個兒子，奔南門而去。邵凱慢慢撤回羣賊，退進陸家堡，暫為不提。單表陸凱帶着五個兒子，一氣兒跑到南門，他也不辨真假，就命開了城門，跑將出來。一看，祇見那五匹馬，都在倆個年輕的手裏牽着呢。前面站着三老，一個是眉毛白鬍子白小辮兒，一個是摻白鬍子摻白眉毛摻白小辮兒，那個是黃鬍子黃眉毛黃小辮兒，借着太陽光剛出來一照，這三個老者，真是精神百倍。陸凱一見還有黃褚二人，心中更是喜歡。他拿這三個老頭子，就當了福祿壽三星來臨，其實是喪門吊客到了。陸凱遂趕奔向前行禮說道：七哥您可盼死小弟了。據我想咱哥兒倆的交情真可以說過命，怎麼小弟連發三四封請帖催請，您到今天才來呢。李七爺說道：陸莊主，我接到你的請帖，本打算就

來 因爲我年老多病 到這給你出不了力 反倒誤事 倒不如不來好 你第二封帖 叫大姪兒去的 我又想我跟姓黃的本沒有仇 若到了前敵 我的手又黑 一下子把姓黃的弄死了 我豈不就缺了德了嗎 第三封帖去的時候 我已預備着要來了 因爲那小兒黃天霸他後也是找死 他無故的把我徒弟謝虎給拿了 收在江都縣牢獄之內 陸莊主你是知道的 我沒有兒子 我的一應後事 就全仗着我這個徒弟了 天霸他把我徒弟拿了 我和他暗含着有殺子之仇 我就算和小兒誓不倆立 陸凱聞聽心中大喜 心說這個老兒要沒有私仇 他是真不想來 這真是天湊其巧 助我成功 想到這裏 便滿臉堆笑說道 七哥七哥 您別這麼莊主長莊主短的了 您要看的起我 就叫一聲兄弟 您要看我不是東西 您就直呼我陸凱 李七爺聞聽說道 如此愚兄可高攀了 賢弟你可認得他們二位嗎 陸凱道認得 那不是褚大哥 那位不是黃七哥嗎 褚彪黃順異口同聲說道 難得賢弟你還真認的我們 陸凱哈哈大笑 上前行禮 就在這個工夫 忽見由車上下來三個女子 陸凱就沒見過這樣正氣的女子 他淨看他自己女兒的那種輕挑樣子 看了人家這三位姑娘真是肅然起敬 遂問黃順道 七哥 這都是誰的千金 黃順往旁一閃 手指着說道 當中那位是李七哥的千金 貞 上首那位是褚大哥之女 褚大姑娘 下首的那個就是我的小女 陸凱點頭心中暗想 這可是真爲我拚命來的 連姑娘全帶來了 想着回頭叫保忠赶快回宅叫你的女人 和三位姑娘來接這三位小姐 保忠答應轉身去了 褚大姑娘那是多機靈 遂走前來對陸凱說道 您就是陸家叔叔嗎 侄女等這廂有禮 說着便深深萬福 陸凱連忙抱拳還禮 跟着就往莊裡讓 又說這裡離舍下還很遠 三位侄女兒還上車吧 倒是我們哥兒四個可以慢慢的遛達着 李七爺是很好 你們可以隨便上車吧 姑娘答應 便仍舊上了車 陸凱陪三老在頭裏走

身後就是姑娘的車慢慢隨行。車後李彪李豹拉馬隨着進莊。走在半路兒上。陸凱問七爺

道：李七哥，我那個謝師侄怎麼得罪了黃天霸，怎麼無故的拿他呢？李七爺一蹶腳說道：

提起這事來，叫我好恨。那小兒天霸太不董情面了。可惜他爸爸黃三太那點兒栽培。當下

我聽人傳言，他見了綠林老前輩，真是狂似子都。陰賽周瑜，莫怪人稱小羅成。是咱們綠

林道的人。那一個不恨入骨髓。可是我尚不信。現在他無故的拿了我的徒弟。我才知道他

的的確確是又狠又毒。陸凱聽到這裏，哈哈大笑說道：他要但能好一點兒，我也不擺羣雄

會對待他了。說着話已到陸凱住宅門首。祇見有山東山西江南江北的老少綠林，雁排翅排

開來迎李七爺，和三老同輩的就是老兒殷洪顯道神郝士洪，伸手得來覺得芳。只是他們

這麼三四個人，剩下的全是晚輩。真有晚下三四輩的。就見這三個老頭兒，跑過來行禮說

道：啊呀李七哥，你可想死小弟們了。自從賀龍衣時分手之後，真有二十餘年，沒想到今

天見面，你的鬚髮皆白了。李七爺哈哈大笑，就在這個工夫，裏面出來五個媳婦，三個大

姑娘，迎接三位小姐歸于內宅款待不表。話說衆賊，全都要仰瞻仰瞻李七爺的像貌。因此

大家擺齊了隊迎接。陸凱在頭前帶路，衆綠林往兩邊兒一閃，就把這老少爺兒五個，讓到

頭道院大廳裏，是明五暗五前五後五，五五二十五間寬大，並沒有什麼擺飾，淨是些桌椅

條凳，先讓紅旗李上坐，好受衆晚輩之禮。李七爺說道：人太衆了，不可多禮。祇行常禮

便了。衆人都說李七爺爽快，遂挨着個兒，上前報名作揖。羣賊都見完了禮。李七爺把李

彪李豹叫過來，托咐黨士洪是新出的好漢，都給他們引見了。將來，好多親多近，黨士洪這

種老頭子，很愛辦這種事，遂帶着李彪李豹，和衆人都見過了。陸凱才派人獻茶，茶罷，攔

蓋。陸凱站起身來抱拳說道：七哥，小弟有一事相求，務望老哥哥不必推辭。李七爺捻髯

## 四

## 卷

說道 賢弟 有什麼事 你就說吧 陸凱說道 常言有句話 人無頭不走 鳥無頭不飛

想這大羣雄會 論聲勢可不小 論事情也不少 沒有位主腦人 實在不像話 小弟打算請

你爲盟首 你千萬可不要推却 李七爺搖頭說道 陸賢弟 你可用錯了人了 我來的意思

後 就是借賢弟之勢 給我徒弟報仇 你這裏英雄很多 何必用老朽 論起來殷莊主郝賢弟

都成了名的英雄當時的豪傑 而且比我又年輕 要用他二人 準比李煜勝強百倍 陸凱聞

集 聽說道 七哥您這是挑了眼了 您是惱我沒等您來 其實我也是暫代其位 這不是殷郝二

位兄長 你老儘管問 你沒來 我天天盼你來 簡捷的說吧 你老是看的起我看不起我

五 你要看我陸凱是個人呢 就請別再推辭 要看我陸凱不是東西也祇有散了羣雄 各回各山

寨 我也不立什麼羣雄會了 七爺說道 一定是非我不成了 陸凱道非你老不行 七爺

女 道 那麼我就強幹一下子 可有一樣兒 我不當沒有權的盟首 有幾條約法 我說出來

不單得還允了 就連衆羣雄也得都點了頭 我才能當這個 要有一位一搖頭 我就不幹

七 你就另請高明 我可也下走 照樣兒帮你作事 可就是不當了 陸凱聞聽一躬到地說道

七哥什麼約法 請講當面 要有一位不樂意 就算沒你老事了 就請兄長快說吧 李七爺

貞 道 頭一條要當衆說明的 自今日起 如有違犯將令的 我說殺便殺 說放便放 決不掌

虛權 別看財物是你的 我說賞 你就得拿銀子 我說罰 你就責處 陸凱說道 理應如

此 就請你老說 二條吧 李七爺道 這樣大事 我一個人也辦不了 我舉兩個人爲副的

無論我用誰老弟可不許你過問 因爲我用人 是我的左膀右臂 自然誰和我同手辦過事

我用誰 你有高親貴友 我也不用 陸凱說道 那是自然 你老就請說第三條吧 李七

爺冷笑一聲說道 就祇這第三條難了 大約賢弟你也有耳聞 蘇州府湖山海島盡被小兒天

霧剿滅 就拿玉泉山鳳凰嶺 金頭鳳孫文慶 那是多大聲勢 不想一戰竟被小兒天霸剿滅

想這玉泉山 說寨主 有一百零一位 論嘍囉就是二千 却爲何一戰就被人剿滅呢 原

因不外乎人多心不齊 都是一味的混殺 決不知戰法 所以才一敗塗地 要是我當盟首

就不然了 凡事須按法行事 和敵方對戰 必要先禮而後兵 假比說明天要和黃天霸開仗

今天把戰書下到公館 他那兒批准在何地交鋒 再由老朽指揮 羣雄用命 務必把小兒

天霸等無知的匹夫全置之死地 然後再搶淮安府 賢弟你不要過意 到了那個時候愚兄保

你就是事兒不成 也不能捨本求末 陸凱聽說 是滿面春風笑容可掬 不由的笑道 我就

說我陸家堡的大事 七哥一來 準能成功 別看小兒天霸 又什麼俠客義士幫着 只要你

一出主意 他們就算化爲有鳥 今天賢弟給兄長接風 明天一早就說七哥就盟主事任又回

頭叫邵凱 咱們綠林的規矩你都深知 登臺應用之物 如祖師爺聖像等等之物 一概預備

齊全 明天一早要用 不得有誤 金蓮花點頭答應自己去預備去了 這時陸寶義進來回說

酒席已竟齊畢 陸凱道 擺上來 好給李七爺接風 他們這一桌六位 全是陸凱約出 就

是李彪黃順殷洪黨士洪 專爲陪着李七爺 自己在末位相陪 李七爺暗含着感嘆 心說陸

凱擁有這大的家業 不去務正 我看將來事敗 不單他的家產盡絕 他的身首也要異處

想到這裏 非常替他惋惜 再看陸凱他還是非常的喜悅 衆人輪流敬酒 十分的恭敬 就

在這個工夫 陸保忠陸保義進來 到李七爺的面前一站 說道 三伯父 我三位姐妹 和

我的小妹 他們一見投緣 非常親熱 現在商議要拜乾姐妹哩 李七爺聞聽哈哈大笑說道

很好很好 我們弟兄如此的交情 他們理應如此 方顯得我們的義氣 陸凱也笑了一陣

遂叫保忠保義 見過你李彪李豹二位哥哥 以後你們也要多親多近 保忠保義和李氏弟

兄對行了禮 恰恰李氏兄弟這席上 有兩個空位 李彪遂拉他弟兄坐下一同吃 陸翼跟着道 七哥 要覆有小弟羣雄會 這一東請帖 怎能老老小小的都聚在一處 七哥若能幫我殺了黃天霸 給綠林除去一害 咱們弟兄就可以常相聚會 小弟愿把富貴與大家共之 他說這個話 裏頭隱着話 就在這個工夫 旁邊兒站來起千里一盞燈謝從 來在李七爺面前 雙膝跪倒 口稱師傅在上 弟子謝從給師傅行禮 弟子早就應該給師傅磕頭 因爲你老正與衆人真見 弟子未得上前 現在你吃酒了 特來給你老行禮 李七爺享了一聲說道 謝從 爲師此來 全爲你哥哥 這不是同着陸賢弟 要沒有你哥哥在江都縣被擒 我這幾年紀 也就不出來 給你陸大叔辦事來了 謝從道 是弟子知道 李七爺又道 今而後咱們要努力給陸莊主辦事 好給你哥哥報仇 謝從連稱是是 就在這個時候 就見褚彪打哈欠 陸凱道 李大哥 你是疲倦了吧 褚彪道 不祇我累 我們哥兒三個全够累的 我們哥兒三個一宿沒睡 連夜起來的 陸快道 既然如此 就請三位哥哥歇着去吧 明天一早還要請七哥 說着遂叫謝從 引三位老人家 去客屋休息 李彪李豹 來到馬號 看了看自己的馬匹 因爲綠林道 最重的是馬 有馬則命生 無馬則命死 哥兒倆看着喂了 才和羣雄一塊兒坐着閑談 暫爲不提 再表謝從把三老者引到東配廳 那屋裏這個潔淨就不用說了 李七爺一進來 早有兩個小童迎上來 李七爺 往四外看了看 就知陸凱確把自己待爲上賓 祇見這屋裏設着三份床帳 桌案上一切陳設不必細表 預備有茶墩子 點心 盒兒 所爲讓三老吃喝方便 謝從把三老者的小包袱拿進來說道 師傅你在這張床上 說着就把七爺的包袱放好 又走到上首床說褚大叔你在這兒 黃七叔你老在那兒 說着也把包袱放好 黃順笑道 你就給我們分了位了 很好 你也去歇息去吧 明天還要預備接盟

主理 謝從答應就出去了 剛一出來 就見金蓮花邵凱跟陸保信 在那邊兒擺手叫他 可是不出音兒 謝從忙走過來問道什麼事 金蓮花衝他一擺手 然後附在耳邊說道 謝賢弟 我看這三老有詐 決不是爲幫陸莊主辦事來的 謝從搖頭說道 不對不對 我師傅的脾氣 我是知道的 一世不作奸詐之事 邵凱道 這話可不一定 你也別嚷嚷 咱們到那窗戶 底下聽聽所謂要知心腹事 但聽背後言 謝從聽到這裏點頭 三個人 繞到後窗戶底下 平心靜氣側耳細聽 就聽褚彪長嘆一聲說道 啊呀七哥 這一天的事 可把小弟給吓死了 李七爺享了一聲說道 難得你還是綠林出身 成了名的英雄 你怕什麼 你怕明兒見了黃天霸被他宰了嗎 真真如此胆量 你還叫黑太歲哩 虧了這屋裏沒人 要是有個外人 豈不叫人家恥笑嗎 不要再說話了 快睡覺吧 三個人先聽褚彪那句話 却知是話裏有話 及聽李七爺如此說 就又不明白是怎麼意思 再聽屋裏已有了呼聲 三個人一賭氣也不聽了 你道爲何這麼快他三人就睡着了 還有呼聲 原來褚彪是個直性人 他一口就說出來 李七爺連忙擺手 不讓往下說 用手指了指後窗戶 口中可說的是那套話兒 手可沾茶底兒在桌上寫 你真粗心 豈不知屋中說話隔窗有耳 這要是叫他們聽見 咱三個皆有性命之憂 李彪看了連連點頭 李七爺又寫快睡吧 褚彪黃順就各歸自己的床上睡了 李七爺輕輕的來到後窗戶 往外聽了聽 早有人喘息的聲音 七爺點了點頭 暗道了一聲好險 遂走到床上 躺下粧睡 假打呼魯 等了一會兒 就真睡着了 這一宿度過天光一亮 就聽陸家堡裏傳鑼響 原來陸家堡的規矩 天光一亮一響鑼就是吃早飯 惟有今天 還略早一點兒 因爲陸凱早有話 傳令衆人 早早用過飯 吃完飯 就接盟首上任 這棒鑼一響 把李七爺也給驚醒了 李七爺叫起褚黃二位 三位老頭兒 剛整好衣裳

童兒便把淨面湯漱口水都預備來。哥兒三個盥漱已畢，就有金蓮花邵凱請七爺接事。七爺道：「你先坐會兒，說着把長大衣裳穿好，暗帶隨手兵刃，就在這個時候。」李彪李豹也來請師。

傳六個人才一同來到外面。李七爺到院裏一看，已是預備好了。祇見正客廳的頭裏擺着

後三張架几桌，在架几桌上供着他們綠林道的三位祖師爺。當中那張桌供的那位，身上全付

鎧甲，紅鬚藍靛臉，兇惡非常。就是在列國時候佔過紅雀山的劉展雄，這個紅雀山就是山

集東的洗浮山。洗浮山現在又出了兩個大賊，也專和官府作對。後來施大人放糧的時候，他

二人胆敢劫糧，才鬧出許多驚奇的事來。把個驚天動地的英雄，命喪在那兩個賊人之手。

五 這是後話暫為不講。當下李七爺看上首，供的東方朔，下首供的是金眼毛遂。因為什麼要

供東方朔呢？東方朔在漢是以談諧成仙。成仙之後，赴蟠桃會，三偷王母娘娘的蟠桃，所

以人人稱他為賊仙。毛遂在列國說他是位文人墨客，可是要到了野史小說，他便成了神通

廣大的方士。他偷過仙丹，在五雷陣會救過孫賓的性命，因為偷過丹藥，綠林道便也尊

七 他為祖師了。逢到開大會，必把他們三位供在當中，起誓為盟，都以他們老三位為見証。

上首左面兒翹頭案上，供着蘇州府所殺死的綠林道的牌位。在上首那張翹頭案上，放着

貞 一個大盆裏頭有半盆酒，盆的旁邊兒，放着一把七首尖刀，鋒霜快，不用說割肉，一個不

留精就許把骨頭給削傷了。在刀的旁邊，放着一個金漆的小盤兒，裏面滿滿的盛着金瘡鐵

散，又名叫刀傷藥。旁邊放着白綢子條兒，都有一十多寬，還有許多五色線，因為他們綠

林道拜完了祖師，起完了誓，怕人不信，都在自己的手指挑個口兒。這個口兒越深越見

得是真心。回頭再上刀瘡藥，用綢條兒纏上，可是在挑破的時候，就把血滴在酒盆裏。然

【65】

後攪合起來，就叫血酒。大家再分而飲之。這些東西，都是金蓮花邵凱邵志恒，他辦的。



李七爺看官暗吞着點頭，心說可惜這個舉動。這麼大心血費上，祇是爲的是自己私心，要是替官家辦事，豈不大有作爲？七爺正在心中思慮這件事，有些不好辦。陸凱笑嘻嘻走過來拱手說道：「七哥您看衆羣雜都是衣帽整齊，伺候首領，就請您燒頭一股香吧。」一句話尙未說完，祇見他五個兒子，連他那三個內弟，上前擺拜墊點香，敲磬，一陣忙合。又過來股洪郝士洪，在李七爺的身旁一站，口中說七哥，請您上香吧。李七爺連擺手說道：「不可不可，你們衆位一番志誠要舉我，豈不知這裡面有兩件大難的事。頭一樣兒是人多心不齊，沒有規矩不能令衆，有規矩又怕怨朋友們出了怨言，說我們不吃俸餉，爲什麼被人管着。第二樣兒沒有一個錢不花的盟首，人家陸莊主賠茶執飯，自衆位來到陸家堡，花了真有幾萬銀子，我李煜一個錢沒添，而且來的最晚，這恐於禮不合，蒙衆位愛戴推舉我，可是我不能那麼不懂禮，羣賊聽李七爺這番話，都暗道有理，可是沒人敢說話。陸凱趕步向前說道：「七哥不必太謙，這些事都是小弟情心愿意，李七爺說道：「你愿意，我不愿意，你聽我說吧，還是你燒這頭股香。」李七爺道：「盟首發放給養，所有這弟兄的吃喝用度都是你的。」可是要戰敗了施不全，搶了淮安府，不論有什麼大小事，前敵上戰殺攻守，賞罰將領，你掏錢可是我分配，然而要得了淮安府的府庫，金銀財寶也算是你的，我就去那個拚命的。陸賢弟你說對不對？」陸凱聽到這裏滿面春風，說道：「七哥您不是如此說了嗎？我也不駁您。」咱就這樣辦，說着話兒，大太歲已燃着香，遞給李七爺。李七爺接過來，又往陸凱面前一遞，說道：「陸凱賢弟，你就燒這頭股香。」陸凱又謙遜說道：「行是你先燒。」李七爺不許，陸凱才接過香來，在三位祖師爺面前三舉香，金蓮花邵凱把香接過來插在爐內。陸凱行了三拜九叩之禮，然後跪穩，大聲說道：「祖師爺在上，弟子陸凱與紅旗李煜，黑太

歲褚彪黃順殷洪郝士洪党得芳率弟男子侄徒人等今天要插血爲盟 與黃天霸作對 給蘇州府衆亡友報仇雪恨 弟子爲朋友 愿他家產 望我祖帥爺助我等成功 倘弟子心懷私見中塗而廢 叶弟子全家被火所燒 人百不得善終 邵凱趕緊摻起陸凱說道 莊主 言重了 然而這足見莊主爲友忠心了 陸凱站起來 走到酒池而前 拿起刀來在左手中指一挑 嘩的血就下來了 衆人都誇 還是莊主爺真心爲友 陸凱忙自敷了刀傷藥 纏好了綢條兒用綠藥好 往旁邊兒一站 這時金蓮花 已燃着了第二股香 遞給李七爺 說道 七爺請燒這第二股香 李七爺接過香來 又向兩旁兒說道 諸位弟兄 現在衆位一力的抬舉 我自願實不趁其職 衆位那個自忖自己有此才力 儘管答話 老朽實有些不敢担此重任 金蓮花說道 七爺慙不敢担還是那個敢當 不必謙詞 快請上香吧 李七爺點了點頭遂來祖師駕前三舉香 邵凱接過香來插在爐內 李七爺跪倒行三拜九叩之禮 磕完頭 兩眼看着祖師聖像 說道 皇天后土 過往神靈在上 信士弟子李煜同陸凱褚彪黃順殷洪郝士洪党得芳 衆位兄弟連盟 弟子如有別意 不替陸莊主用力者 叫我家產被火所焚 李姓人都死在鋼刀之下 陸凱趕步向前 忙掩了李七爺的口 說道 七哥太言重了 七爺站起身來說道 不如此難得衆小弟兄的信任 就是我本身要懷有私意叫我 陸凱忙掩住七爺的咀 說道得了得了 李七爺遂也到酒池前割中指上藥 用綢子纏好 往旁邊兒一站 這第三股香 要論歲數兒 可就是黑太歲褚彪的年歲大 邵凱便燃着遞給他 褚爺接將過來也照樣參完了駕說道 皇天后土在上 我弟子褚彪和衆 連盟專爲和黃天霸作對 倘懷有三心二意 叫我斷子絕孫 陸凱往起一摻說道 大哥咱們綠林道起誓 一輩也罷了 怎麼還提到孫子呢 褚彪道 起誓原爲表明心添 要不然怎得知他是真心呢 玉泉山的段文成那就是

很好的榜樣 他是一個勁兒幫着官而兒跟綠林作對 焉知我們衆人中就沒有像他似的那種人 所以才賭誓 表明不是那種人 可是輕輕賭個誓 就難得衆人信任了 說完也照樣兒滴了血酒 完事往旁一站 第四股香就是黃順 燃了香賭誓說道 祖師爺在上 弟子是河南內黃縣的人氏 現在來到陸家堡與羣雄結盟破官兵 我若懷有他意 叫我和褚彪一個樣也是斷子絕孫 李七爺聽了心中一驚 心說這要賊人聽出來 咱們都有性命之憂 原來黃順和褚彪 他們都祇有一個閨女 沒有兒子 那裏來的孫子 知道他們家庭的情形 就能聽出這是牙疼犯 還好這裏沒有知道他們家庭之人 惟有李七爺知道 故很耽驚 黃順剛站起來 七爺就過來說道 衆英雄再有起誓的 千萬不可同了 黃順這次就算讓他老了 陸凱道七哥可別挑眼了 這是多重誓呀 李七爺點了點頭說李彪李豹二人是我的徒弟 每人燒一股香明心跡 給別人作個榜樣兩個人答應 每人燒了一股香 說道 弟子李彪和李豹隨師傅來陸家館也算在盟內 替陸莊主辦事 如有三心二意 叫我李彪死在藥喂毒弩之下 叫我李豹死在鋼刀之下 腦袋掉在地下亂滾 郝士洪挑大指說道 這二位少主盟賭的誓好 都在清理之內 快上那邊兒滴血酒去吧 李彪李豹便滴了血酒 完了事 往旁邊兒一站 然後就是老兒殷洪舉香參駕跪穩說道 皇天在上 弟子殷洪 住家在山東殷家堡 生有五男二女 現在和盟主陸 主盟李合心結盟 與施不全黃天霸作對 我要心懷他意 叫我五子都死在了國法之下 兩個閨女也決不得好收場 褚彪黃順摻起股洪說道 賢弟 你言重了 快請滴血去吧 跟着就是郝士洪 也燒香賭誓 說道 弟子是笨咀笨腮的也不會說話 我和陸莊主李七哥一心破敵 要是不拚命叫我生男不肖生女爲娼 這八個人起完誓之後 衆人都跟着輪流起了誓 一會兒起完 都是極痛快之誓言 您道爲何細表他八

人人之誓言呢 因為他們八個人到了後文書 都應了誓 這就叫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下文書各有表白在後 暫為不提 單表陸凱見衆人都滴完了血 他拿過一雙象牙筷子把血酒一攪 然後點了點人數共是多少人 拿出多少酒杯 都給倒滿 剩下的血酒 用火點着放在祖

後 師爺面前 作為祭祖師爺 李七爺回手拔出自己的金背砍山刀 高聲說道 在下李煜 蒙

衆英雄的錯愛 作為人中的領袖將中魁元 凡我之言 都叫作令 有不遵我命令的就按規

集章從事 決不寬貸 羣賊異口同聲說道 愿聽號令 七爺又道 可有一節 衆位如家中有

事 或家有老母 不愿參加本盟之內 可以不必飲這盃酒 不飲酒者 就是愿參加本盟

五 我們決不惱 必和我商量給他預備路費 送他回家 要覺得自己無事 家中也無留戀 就

請喝這盃血酒 喝下這盃酒去 可就算本盟之人 如有違法 定按法令斬首 決不容情

女 到了那時 可休怪老朽無情 羣賊都道 都愿効死 要不然我們還不來哩 李七爺道好

那麼咱們飲酒 說着就把盃端起 一飲而盡 衆人也喝了遂說道 請盟首入座 受我等

七 參拜 李七爺道 先不要忙 莊中大事 非一人能辦理完全 必得派出 兩位副的來

這兩個副的 由我派 衆位要聽着不合 你們從新另舉 大衆都說但不知您派的是那兩位

貞 英雄 李七爺道 頭一位是黑太歲褚彪 第二位蓬頭鬼黃順 你們大家可贊同嗎 衆人道

非他們二位也不趁不職 陸凱說道 我也荐一位替我辦事的 李七爺問 那位 陸凱一

指殷洪說道 就是殷賢弟吧 李七爺哈哈大笑說道 正合我同心 殷賢弟也不必謙詞了

殷洪點頭 邵凱走過來安了坐位 說道請你們老五位坐了 受衆人參拜吧 於是李七爺居

中坐了 左邊是陸凱 下首是褚彪 右邊是黃順 下首是老兒殷洪 坐定了 羣賊分十個

人爲一排 上面參拜 都拜完了 盟首話說道 現在咱們公事已畢 就先把祖師爺的駕送

回天宮吧 邵凱答應 遂用黃錢鋪地 又把聖駕也放在黃錢上用火點着 大眾磕頭 送駕

之後 早有五鬼 把五個位子設好 仍是李七爺居中 抱拳說道 衆位請坐 聽我有幾句

良言 奉勸衆位 衆人都道 請盟主先坐了 我們才好坐下 李七爺點頭 坐下 衆人雁

排翅兒 列坐兩廂 衆人坐定了 李七爺才發言道 咱們綠林道的規矩 三個人一羣 五

個人爲一夥 十個八個人爲一黨 百人爲衆 咱們這是一百多人 不爲不衆 辦事可得

光明正大 我打算先給黃天霸下封書 不知衆位可表同情否 邵凱首先站起說道 此法

甚好 這叫先禮後兵 如此一辦那小兒天霸 就不敢小看我們了 羣賊聽邵凱贊或 也都

說好 金蓮花就取過文房四寶 信紙信封 李七爺鋪開一張大信紙 提起筆來 在上面寫

道 陸家堡羣雄同盟 首盟李 曉諭天霸爾等知悉 我輩綠林 敢稱與天地併立 爾等何

人竟敢高張滅盡綠林之幟 老夫風聞之下 早已蘊恨於心 今者貪官卸任 就應殮聲匿跡

悄悄回京都 不該以一己之私嫌挑釁陸家堡 老夫得報無可再忍 乃允陸莊主之請 慨然就

羣雄同盟會首盟 祇爲剷除貪賊枉法之施不全 橫行霸這之爾等 知時務者 可速獻出梁

杜二位寨主 並自縛來陸家堡 聽我輩之宰割 否則可於三日內 擇日拚個死活 以決勝

負 書到之日 可即作復 不然率領羣雄乘夜殺入桃河驛 殺盡爾等 可速自審處 免

得後悔 勿謂言之不預也此致 黃天霸爾等得知 七爺把信寫完 站起身來高聲朗誦 念

了一遍 羣賊聽明白的都暗暗點頭 有那不通文墨的就去哨聽這封信 是怎麼回事 人給

他解釋了 他聽了一吐舌頭 說好狂的一封信 不提他們交頭接耳 互相議論 再表李七

爺 把信摺好 裝入信封 他並不封口 拿着信扭頭叫陸莊主 請遣下書之人 陸凱說道

這個事 難一點兒 大家全是怕有性命之憂 誰敢去呀 李七爺搖頭說道 這話就不對

了 常言有一句話 兩下交兵不殺來使 下書決無性命之憂 但是不獨下書 並還要探一  
探敵方的虛實 如有能勝此任者 回來必有重賞 陸凱點頭說道 既如此請分派 誰能下  
得戰書 回來我賞紋銀三百兩 李七爺聽了 遂把戰書高高舉起 說道天下諸位羣英雄聽着  
後 這有戰書一封 下到桃河驛公館黃天霸那裏 回來能得三百兩銀子的賞 李七爺留神看  
羣賊 都是你看我我看你 面面相觀 鴉雀無聲 七爺大怒 喝道 諸位索常槍斃門勝  
集 是何等的英雄 今天這不過是下踰戰書 還沒到了前敵 你們就這樣胆小嗎 七爺說着話  
留神看羣賊的顏色 祇見別處的綠林 還到不覺怎麼樣 惟有蘇州府逃下來的那夥賊人  
五 聽李七爺的話都低了頭 心說你無論說什麼 我們也不答話 好麼 我們和黃天霸那麼大  
女 的仇 又拿着這種論帖式的書信 給送到他們眼前去 那還不把我們亂刃分尸 想着又聽  
李七爺那兒高聲說道 諸位要再不答話 我可要派了 要派出來可倆不好瞧 一句話尙未  
說完 有銀面玉虎李彪答話 說道 雲傳不必着急 既是諸位前輩們不肯去 年輕英雄也  
七 不樂意去 弟子李彪愿給陸莊主効這踰力 李七爺聽了大喜說道很好 不枉我收一場你就  
去吧 李彪把信接過來 衝着羣賊一拱手說道諸位叔伯父 那位愿意下這踰書 要都不愿  
貞 意去 小侄可要抖胆替衆位一行了 羣賊心裏說你去吧 這種事你不用客氣 反正沒人搶  
陸凱見羣賊仍不答話遂說道賢侄 你就替我受踰累吧 旁邊兒站起黑太歲褚彪 說你替  
衆人出這踰力 這叫捨命爲公 來人預備酒 我要敬你三盃酒 以壯你的胆力 李彪道  
我謝謝叔叔 早有人把酒壺酒盃拿過來 褚彪敬了他三盃 李彪飲完三盃酒 辭了衆人轉  
身便走 李煜道回來 李彪忙回身拱手說道 師傅有何吩咐 李煜道到自那裏見了黃天霸  
可活者活 不可活就死在那裏 寧死可千萬別辱沒老夫的威風 李彪道 師傅不必囑咐

弟子頭可斷志不可屈 李七爺道好 你就快去吧 李彪答應轉身就走 陸凱吩咐自己的五個兒子叫擺隊相送 陸保忠答應 帶着自己的兄弟 還有數十名莊兵 內中跟着送下來有一盞燈謝從 因為他們是門的人 所以要跟着送出來 六個人一直把李彪送出陸家堡過了吊橋 李彪回頭說道 諸位弟兄請回 咱們回頭見吧 說完便大踏步走下去了 五鬼聽了就要回頭 謝從說道 五位賢弟 常言道的好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看李彪拿着這封信 談笑自若 一點兒也不害怕 我恐怕他們是作弄成的活局子 他回來的時候要是帶傷然是真的要是一點油皮兒沒去 那不用問 一定是詐 趕快稟明陸莊主 請他老人家早作準備 五鬼聽了很是有理 六個人便站在那裏 眼望桃河驛淨等李彪回來不提 單表李彪拿着戰書 來到桃河驛 剛一到驛口 就被官兵攔住 說來人是幹什麼的 李彪一皺眉說道 我乃陸家堡下戰書之人 快快報與黃都頭知道 官兵聞聽那敢怠慢 忙把李彪看上一面急報與副將大人趙得勝 副將叫把他帶到行營 問了問 李彪還是祇說是下書之人 副將命人把李彪搜搜 見身上無寸鐵 才派官兵押着送到公館 到公館門口兒 先叫人報進去 工夫不大 就見張祥楊秀出來 上下打量打量李彪 便向官兵說道 你們列位辛苦了 請回營吧 官兵們應是轉身走去 張祥楊秀便把李彪讓進了西配殿 一進門 黃天霸就站起來說道 李賢弟才來 大家都站起讓坐 李彪一看趙璧計全等衆人都在這裏了 原來天霸救回趙璧等衆人之後 很被大人責斥了一頓 說的是李俊和趙璧二人太粗心你們帶着幾個孩子去 這要有了危險 你們對的起他們家大人嗎 這次容你們初犯 下次如再不改過 本府可重責於你 趙璧李俊連聲應是 大人說道 你們退下去休息去吧 這一夜的勞乏也是非同小可呢 天霸等答應 遂退了下來 來到西配殿 實在覺得乏了 遂留下值日的 小

## 卷

## 四

心看守 他們大家都睡了 竟歇了一天一夜 到了第二天早晨 位位都是精神足滿 早起吃完點心 大家活動活動 練練武術 跟着就把早飯擺齊衆人吃飯 用完了飯 大家就商議打陸家堡 大家亂出主意 有的說須明攻的 有的說得暗取的 天霸聽了都不中意 猛抬頭 四顧 不見了趙璧 遂說道 趙大哥那裏去了 話猶未了 祇見簾櫳一起 趙璧由外面進來 是新剃的頭 新打的辮 換了一身新衣裳 還是在太湖 李三爺給他的那身寶藍綢子的褲掛兒 川綢的大褂 手中拿着全副一百單八將的扇子 衆人一見都樂了 遂說道 你是要成家辦喜事呀 還是有什麼痛快的事呢 趙璧道 看看你們每天全是穿綢裏緞 換件衣裳也不顯 我本是成年論輩子就是那一身兒 前天夜裏掉在糞坑裏 回來閃得乏透了 躺下就睡了 今天早晨我一聞我身上這個臭味 趕緊洗個澡換件衣裳吧 又沒有別的衣裳可換 就把這身兒換上 誰知你們就看着扎眼了 朱光祖道 得了 你坐下咱們商量怎麼打陸家堡吧 老趙歸了坐 把扇子扔在桌上 掏出鼻烟碟兒水 倒出點兒烟 左手托着 右手捏了往鼻子裏聞 天霸霸着他那個樣子 一撇一咧的 心裏有氣 真有心給他個咀吧 就在這個時候 有人回說陸家堡 有人下戰書 自稱姓李名彪 天霸聽了 趕緊命張祥楊秀出去把李彪接進來 天霸見李彪進來 趕緊站起身來 抱拳笑道 賢弟叫你受累了 跟着計全過來也和他相見了 是不認識的挨個兒 給引見了 引見完了 讓李彪坐下 李彪道 有衆位老前輩在此 我焉能落坐 天霸道 咱是熟不講禮 坐下好說話兒 李彪謝了坐 才把自己的師傅入陸家堡的事 怎麼被衆人舉爲盟首 怎麼飲血酒 都說了一遍 說現有我師傅的戰書傳你們衆位看吧 天霸接過來遞給計全 口中說計大哥你念 念大家聽計全點頭 遂捧着信念了一遍 衆人聽了 都說別看李七爺是個武夫出身還真有



這樣好的文墨 趙璧說道衆位 這不是攷場 用不着你們跑這兒人家評文章來 你們先把  
 琢磨寫一封信 是約會他們打不打 要打是在那天兒 計全道 這可是件難事 辭兒要粗  
 俗了怕被羣賊笑話 要寫文理深些的 咱們又沒會寫的人 這事可能煩誰寫呢 旁邊兒站  
 起來八臂哪叱萬君兆說道 我能寫李七爺的筆體 趙璧說道 你別說大話 你光能做寫他  
 的筆體 這封書信 不在乎筆體不筆體 在乎裏頭辭句 萬大爺微笑 把信接過來 在原  
 先萬大爺覺得寫封吧咧 還有難處嗎 赶到接過信來一看 覺得這封回書 實在有些難寫  
 不由的皺起眉頭 就在這個工大 旁邊兒站起赤鬚蒼龍石寶珍 手指着萬君兆說道 得  
 了萬老大你別弄這個假事了 虧得你還是名師的徒弟 黃天霸你枉爲人事中的領袖 計老  
 大你也就是倆隻神眼 攔到管事 你還差的多 最不要臉的就是趙璧 你看他聞着鼻烟  
 兒 那個怯行家的樣子 趙璧道 我又惹着你了 石寶珍說道 你就這麼機靈 你就不想  
 想 這個回書 咱們配寫嗎 趙璧道 咱不配寫 就得請孔聖人來寫 石寶珍說 你  
 還有禮 這麼大的事 你們不稟明知府大人 就要擅專 那末這個知府算幹麼的呢 一句  
 話未完 黃天霸和計全臉就紅了 天霸道 嘻 要沒有你老人家提這個醒兒 我們真忘的  
 死死的 石寶珍說 也不只是這個事 人家李少莊主 捨死忘生跟他師傅到陸家堡詐降  
 論起來李七爺和咱們有交情 他應當捨命爲友 人家李少莊主跟你可沒有交情 不過是因  
 友至友 怎好不稟明大人知道 天霸遂站起身來拱手說道李賢弟 你和我見見大人去 李  
 彪道 此時不便見大人 天霸道 可以見見 商議如何的作回書 李彪道 既如此我見見  
 他老人家 天霸計全陪着李彪 趙璧在後頭也裝出大模大樣的 跟隨在後 天霸到在大大  
 房門外輕輕的咳嗽了一聲 施安早就知道了 聽見咳嗽趕緊把簾櫺撩起 說道 大人正要

請你們衆位去了。天霸向他微笑點了點頭。遂邁步來到屋中。給大人先請了安。然後回明。

李彪下書之事。施大人說道：「快請少壯士。」天霸出來衝李彪一點手。說道：「大人有請。」李

彪趕緊進來。給大人請安。施大人欠身微笑。說道：「少壯士免禮。」一旁落坐吧。李彪說道：

後。有大人在此。焉有小民的坐位。大人說道：「此處非是公堂。坐下也好講話。」連天霸也讓

李彪才謝了坐。歸坐之後。施安給獻上茶來。計全把戰書捧上來。給大人看看。跟着回

集道：「這位李彪就是大李個場紅旗李七爺。還有褚彪黃順三個姑娘和兩位少莊主老少一共是

爺兒八個。都是被咱約出。詐降在陸家堡臥底。要設法盜他的五毒槍。大人道：「難爲他們

五。爺兒八個。要說老壯士和少壯士等。爲朋友出力。幫天霸作事。連三位姑娘也跟着涉

險。倒實實令人過意不去。等陸家堡事畢。本府必當具摺保奏三位老壯士。跟着大人又把

女。恩書看了一遍。計全問道：「大人這封書怎樣回答。」大人一樂說道：「這種戰書不能回答。你

要回答重了。未免不大好。而且羣賊也不懂。要是寫輕了。又恐怕壞了大事。倒是不修回

七。書的好。大人提起筆來就信皮上。寫原書批回。明日午時三刻以決勝負。寫完遞給李彪

說道：「少莊主。本應待飯。不過這是下戰書。不能以禮相待。是恐怕叫賊人疑心。倒不且

貞。早早的回去吧。」李彪應是。遂把氈皮兒接過來。信紙可被大人留下了。李彪給大人請了安。

轉身往外便走。衆人跟隨來到配殿。就向衆人告辭。天霸道：「我也不留你。」等陸家堡事畢

咱弟兄可要痛飲一番。說着就要送出李彪。趙璧在旁邊兒嘿嘿兒一陣冷笑。朱光祖說道：

「怎麼淨剩笑了。」趙璧一瞪眼說道：「你是缺才少智。不要胡說。最可笑的是石大爺。剛才

忘了見大人一點兒事。他把我們褒貶的一文錢也不值。這時便有一件最要緊的事。他也會

疏了神了。石寶珍就是一怔說道：「小腦袋瓜兒。什麼事我疎了神了。」趙璧搖着腦袋說道：

兩國仇敵

雖然說不殺來使

也不能叫他整着回去

當年在宋朝

金兀朮頭次犯中原

路安州 哈迷味假充趙得勝下書

被陸登陸爺

給割掉一個鼻子

那是兩國相爭 還割下

鼻子哩

咱們這是什麼

賊跟官面兒

寫這麼厲害的信

完事李大弟回去連油皮兒沒去

這不分明裏頭有詐嗎

當賊沒有

子 就許在這兒被人看出了馬脚

那一來 他們爺兒幾

個的命想着活也活不成了

同時咱們的事 也就沒有辦法了

衆人一聽趙璧這一片話 都

是一怔 計全微笑不語

天霸問道 趙大哥要依你怎麼辦呢

趙璧道 要依我呀 把李彪

也割下鼻子

削去一耳

挖瞎了一隻眼 剝去一手砍去一足

李彪道你把我刮了就完了

#### 卷

計全道

不必取笑

辦正事要緊 這件事我倒也是想到了

不過我沒有妥當辦法 所以沒

有言語

這件事依你說

可有辦法嗎

趙璧道 不才有個小法子

李彪道 又是割鼻削耳

呀 趙璧笑道

那能的那個樣兒 不過是取笑

反正得作點傷是真的 計全道 這傷怎麼

作法

趙璧道

你別辦 遂命從人 到廚房裏拿兩根筷子來

然後找了一隻千層底的鞋

就跟李彪說道

李大兄弟你受點屈吧

李彪點頭不語 趙璧遂叫他爬在床上

退下他的

褲 用筷子夾出臀上的肉

夾起足有半寸

比筷子高一二分叫黑士傑

拿了那雙鞋 掄

扭了往上打

黑士傑遵命 拿起鞋來便打了一下

這一下就幾把肉皮打裂 嘩的血就流下

來了 趙璧又換地方叫黑士傑打

如此橫三豎四的作了幾處

完了事大家一看 就和打出來

的板花一樣

血一流別說是外行

就是內行

見這種血肉模糊也看不出是真是假

大家夥

兒在旁邊兒看着都咧咀

說道 趙璧你這小子太狠心了

趙璧道不狠不毒不丈夫 說着話

叫李彪起來把褲子掖好

趙璧一伸手揪住李彪的脖領味的一聲

就撕掉了兩個扭絆兒 然

後又從門後抓了一把土

往李彪身上一撒

說得了 李彪也道得了

這可成了撒土賊了

衆人一笑 趙璧笑道張祥楊秀 還是你們哥兒倆把他摻扶出公館 要是外頭沒人 就不必了 要是外頭有人 就踹他一脚 告訴你要踹可使勁兒 別容情 李彪道好好 你的壞我今日算領教了 明天要上我們那兒下書你去呀 趙璧道 我不去我的身分大 李彪點了點頭 向衆人拱了拱子 遂一磨一點走將出來 張祥楊秀在倆邊兒扶着他胳膊 究竟說趙璧作的這種是皮裏肉外 決不傷及筋骨 李彪也是粧作一磨一點的來到公館門外 張祥楊秀就把他送出驛口 過了石橋 果見野外有四五個人 在那裏躲躲藏藏的 張祥一抬腿就把李彪踢倒 說道今天便宜了你 說完轉身便回去了 李彪站起來就罵 一邊兒罵着一面辯着身兒往前走 迎面來了四個人 李彪一看却是千里一盞燈謝從 和陸氏三鬼 那二鬼是恐怕爹爹有事呼喚先回去了 李彪問道 謝師哥 你還沒有回去 謝從迎上來笑道 師弟你是入龍潭虎穴 哥哥焉能放心 我這是等你咱們一同回莊 兄弟你吃了虧了嗎 李彪一皺眉說道 好可惡的瘟官 把我打了個不亦樂了 師哥你看 說着話轉身 謝從和三鬼留神觀看 祇見李彪的臀部 血全把褲子濕透了 謝從道啊呦 好恨的小兒天霸 兄弟你可受了屈了 原來謝從 他是疑心李彪有詐 特在暗地調查李彪來了 見李彪被人踢倒 又看是受了傷了 才迎上來 說了一套大仁大義的話 就摻着李彪一同回奔陸家堡而來 一進陸家堡的堡子城 就有許多人向他道驚 來到陸宅 進門李彪挺起腰板兒進了大廳 他的傷又流下許多的血 來到盟著面前遞上原信 又給行了禮 然後說道 稟師傅弟子下書到了他們那裏 小兒天霸與那個小腦袋瓜兒百般侮辱於我 是我口出不遜 他們便拉我見那個瘟官 施不全看了戰書 當時便撕了個粉碎 在封皮上批了幾個字 他說我好大胆 竟敢前來下書 本應怕你禁起來 等拿了陸凱 陸凱說道 你儘管往下說 李凱

接着說道 和我師傅要一塊兒處治 念你是下書之人 倆處相爭不殺來使 但是不給你個厲害 恐猖狂了你們這般淫賊 說到這裏 便吩咐差役們打了弟子八十大板 話猶未了

陸凱大怒 用手一拍桌案 大罵天霸 小兒你真好大胆 竟敢羞辱我之使者 衆位英雄亮

兵刃 跟我殺奔他的桃河驛 李七爺趕緊擺手說道 陸賢弟不要暴躁 咱和他們本是先禮而後兵 這不是他已批回來明日午時三刻交鋒了嗎 就等明天和他分個死活 你又何必急於今天呢 陸凱聽了 才慢慢把氣忍下去 遂叫陸保忠陸保義 把你的李師弟場扶到後面

去 好好叫他靜養 告訴廚房裏 他要想什麼吃 趕緊給他作 再拿二十兩銀子給他零花

李七爺把臉往下一沉說道 陸賢弟不必如此 他們年輕人 受點兒累 帶了點兒傷 那

正是成全他名聲 陸賢弟你何必如此費心 陸凱道話雖如此 咱這現在用人之際 應該如此 要不然誰還肯給咱們弟兄出力 陸保忠你可以趕緊請先生給他醫治 治好了我必有重

賞 褚彪說道 言之有理 就叫他後面歇息去吧 保忠保義就把李彪摻扶到後面去了 李

四 燈站起身形 拱手說道 衆位英雄 我李煜蒙諸位不棄 明天就和小兒天霸一死相拚 論

說我們大衆來到陸家堡 吃喝可都是陸莊主供給 其實所來諸位那一個和黃天霸有私仇

就拿我說吧 要光是陸賢弟那封請帖 我就不來了 我就是和小兒天霸有殺徒之仇 今

日 有任其位的 那一位不是有家難奔 明天必和小兒天霸 決一雌雄了 大家今天可

早去歇息養足精神 明天要早早起來 把刀槍磨的亮亮的 以振威風 把暗器都收拾到手

底下省得臨時誤事 明天一早捨死忘生殺他個片甲不存 可是這麼着 奮勇的回來有賞

要是臨敵退縮 那可休慮老夫無情 我要立斬其首 以正軍法 陸凱接着說道 衆位可

聽見演說了嗎 假比說明天要有人 犯了法 被他斬首 你們親的熱的 要有意給他報仇

可找我陸凱 因為他是替我辦事 所有他所說的話所辦的事 是我陸凱請他辦的 還有一件 我的親你們聽不聽倒可以 可要謹謹遵守 免得犯了法 羣賊聽了 一齊答言 說陸莊主你別往下說了 我們都明白 我們全都愿受李七爺的調遣 陸凱道很好很好 就在這個時候 忽有陸家二位姑娘 進了大廳 給衆人萬福爲禮 陸凱說道 這時你不陪着我幾位姐姐說話 出來作什麼 陸蓮香說道 爹爹 聽說明天和官面兒打仗 這次有我們姐妹沒有 陸凱聽了不敢自專 回頭問李七爺說道 李七哥 明天可許姑娘隨征 李七爺笑着點頭道 咱們是男女羣雄同盟大會 男有男中俠 女有女中義 我還有好些用他們之處 自然一同前去 陸凱道 你們姐兒倆聽見了沒有 你到後面可以告訴你三位姐姐連你表姐 明天一早要隨同我們一塊兒去打桃河驛 是練過武術婢僕都帶去 倆個人同答應就退下去了 陸凱命三神吩咐廚房今晚酒席 要多添鴨肉翅子 三神去吩咐了 一會兒的工夫酒飯作得大家吃飯 吃完了飯 除去值班上夜的 餘者皆安歇睡覺 一宿無書到了因

七

日一早 信鑼一聲響亮 大家一全都起來 淨面吃茶 跟着就吃了飯了 用過了飯 二

真

次信鑼 羣賊都到大廳伺候 三次信鑼響 盟主陸廳 大家參拜 李七爺一點名 是一位不短 李七爺說道 人位已齊 現在就要出發 陸凱問道 我昨天吩咐的要預備鞭炮

可曾預備了 保忠說道 預備好了 聽候父親的示下 陸凱道 你告訴他們去 我們這裏

一動身 就叫他們教起鞭炮 直把我們送出堡子城 再爲停止 好取個吉利兒 叫旗開得

勝 馬到成功 保忠答應使傳下話去 李七爺道 現在要齊隊了 就聽噲啣啣一棒鑼響

羣賊站齊 前三神五鬼 二僧四道 三神五鬼不便細說 二僧就是皂頭郝文 玉面陀頭

郝武 四道是金蓮花邵凱邵志恒 捲毛獅 孔貴孔太昌 鐵鋼道人蔡天化 銀面瘟神霍炳

在二僧四道後面 可就是李七爺 陸凱 褚彪 黃順老 賊殷洪 其沒衆賊都在五位首

領背後隨行 一個個擦拳磨掌 男男女女殺出陸家堡 剛一出堡子城 就聽鞭炮齊響 大衆人人奮勇個個爭先 一萬頭的鞭已放完 他們也就完全出了陸家堡過了吊橋 便殺奔時

河江驛而來 離桃河驛不過一里地 就聽對面有擂鼓的聲音 戰鼓冬冬一響 再往對面一

看 有淮安府的倆桿大旗 後面有蘇州府副將趙大人的認標 這個旗幟認標往倆旁閃動

由裏面出來蘇州府的大班頭黃天霸 懷抱厚背翅尖雁翎刀 通身上下一身藍 又用黃絨繩

勒成十字絆 那份威風就不用說了 後面衆俠義圍隨着 就跟那衆星捧月相似 殺奔前敵

把衆奔攔住 書中代表 陸凱他們一出堡子城 就有遠探報與天霸 天霸昨天接了戰書

他早有預備 是淮安府軍隊和蘇州府趙大人帶來的身隊 每隊挑一百名上前敵 餘者都把

守挑河驛 惟有金四爺帶的小金大力 是完全上前敵 公館留下看來的仍是孫玉堂 尹路

成馬得槽 這就是天霸他們棋勝不顧家 他留看守公館的人太少了 這且不提 單表天霸

把隊分派好了 叫計全暗暗傳與衆人 言明大李個場李七爺是咱們隊底的 他們是老少爺

兒八個 我們無論見了他們誰可是祇須敗不許勝 要是陸家堡的羣奔 可以隨便下狠手

衆人都說知道了 衆人才出公館 奔桃河驛口的大橋 一看那兒官身已把隊亮好了 天霸

看了看這塊地很寬敞 遂說道這個地方很平垣 倒是個很好戰場 說着話兒 便進兒官兵

隊中 金四爺把自己的小金大力也分派好了 這時就有遠探回來報說羣奔已出陸家堡 天

霸點頭告訴再去探來 遠探答應去了 一會兒工夫 二次來報 說羣賊已到 天霸吩咐亮

開隊 一句話傳下就聽鼓聲大作 天霸率領三人 走出隊來 攔杜羣賊的去路 李七爺也

吩咐扎住隊脚 倆邊兒都是雁排翅兒排開 喊隊裏無論如何的威風 也是鳥合之衆 官軍

這邊兒 可真是旗幟飄擺 刀槍鋒利 威風凜凜 殺氣騰騰 真是兵借將胆 將借兵威

李七爺一見 遂說道 這可見着黃天霸了 淨看你們衆位的了 那一位先去見頭一陣 可

是這麼着 這頭一陣很要緊 是頭陣勝 陣陣勝 無論那位要打頭一陣 可是祇許勝不許

後 敗 誰要是敗了往後一退 可立時斬首 一句話尚未說完 有內黃縣的蓬頭鬼黃順說 我

來我來 說着一擺手中的擺眉棍 邁步奔前敵便跑到了疆場 用棍一指說道 那個前來送

死 天霸也一回頭說道 那一位臨敵戰此狂士 趙璧說道 這個就是黃順 八臂哪叱萬君兆

集 見是黃順 又看見李七爺在那兒站着了 自己有意顯顯自己的本領 遂答道 老兄弟不

要着急 我來戰此狂徒 說完一擺手中單刀 來到疆場 用刀一指喝道 老兒報名受死

五 黃順一見是萬君兆 心說好孩子 管我叫老兒 想罷答道 問我聽着 你老爺祖居河南內

黃縣 姓黃名順 江湖人稱蓬頭鬼的便是 來者你也要報名我問你的名姓 我再用棍把你

女 砸死 萬君兆厲聲說道 你要問我 就是江湖聞名的八臂哪叱萬君兆你萬大爺 黃順一努

咀說道 江湖聞名我怎麼沒聽說過 害不過是個乳黃未退的娃娃 跟你費什麼話 打發你

七 回老老家就完了 休走走棍 萬君兆見棍到閃身躲開 一甩手 刀削黃順的面門 黃順抽

棍往上架 君兆撒刀 奔黃順的小腹便刺 黃順心說真拚命呀 想着往下一甩手 迎君兆

真 的刀 萬君兆撒步抽刀 黃順棍打萬大爺的兩腿 萬大爺蹶起 兩個人抽刀換勢打在一處

這兩個人 要到了戲台上 萬君兆是翠武生 黃順是白鬍子的開花跳 這老少打在一處

很是好看 他二人真是打的難解難分 就在這個時候 有黑太歲褚彪 拉刀跑至陣前

大罵小兒天霸快出來受死 趙璧心裏說 咱們老爺兒倆打一下子 想到這裏他一縱竄出大

隊跑到陣前 喝喊咬嘿 對面來的老匹夫 你報通名姓 褚彪道問我聽真 你家老前輩姓

褚名彪 別號人稱黑太歲 今天你見了我就像見了太歲一樣 話未住音他舉刀就劈 趙璧

[81]

往旁邊兒一閃 纏頭裏腦奔褚爺的驕下便刺褚爺往後一退身兒 二人抽刀換勢打在一處



是陸家儀的賊人認的趙璧的都高聲喊道 副主盟 這個就是蘇州府那個壞小子小腦袋兒趙璧 您要把他生擒活捉了 就算給我們出了心頭之氣了 就在這個時候 聽前敵上有人咳嗽了一聲 有眼快的就見趙璧躺下了 原來趙璧他蹦起來 刀奔褚爺的頂梁 褚爺抬手用自己的刀往上迎 一面站穩了左腿抬右腿一踢 正踢在趙璧的大腿上 他一坐腰沒坐倒落撲通來了個坐蹲兒 褚彪趕上前去舉刀惡狠狠往下便剜 趙璧見刀到 一滾 就聽撲一聲 褚彪的刀剝在地下剝進有三寸多深 這時羣賊先見趙璧被褚彪踢倒 褚彪趕上前去舉刀剝趙璧 心中說 這回趙璧可完了 忽見他用就地十八滾的工夫 滾到旁邊兒去了 羣賊一蹶脚說道 可惜副主盟這個勝仗白打了 這小子可又逃了 就見趙璧滾身站起 往回便跑 褚彪捧刀就追 堪堪追到 忽見山官兵隊裏閃出飛天玉虎張景龍 一抖巾中十三節骨亮銀鞭 嘩怔一響 高聲喝道 老兒休要緊緊追趕 現有飛天玉虎你家張大爺來了 說着抖手鞭向前 讓過趙璧迎住褚彪 舉鞭奔褚爺的頂梁 褚爺閃身躲鞭 刀奔張景龍的脇下便刺 景龍抖鞭要纏褚爺的單刀 褚爺撒步抽刀 張褚二人單刀進鞭就打在一處 飛天玉虎這一條鞭 舞的不亞如萬道銀蛇 真是呼呼有聲 雖不敢說是龍爭虎鬥 可是也不能叫敵人看出是假戰來 這個工夫黃順用掃蹠腿把萬君兆掃倒 官面兒那隊裏跳出來朱光祖 救回萬君兆 他就勢兒就和黃順打上了 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兒 一種的鬍子七根朝上八根朝下 一個鬍子七根朝下八根朝上 遠處看都是一樣 可就是有黑白的分別 黃順心說 朱光祖這小子腰腿兒真俐落 雖然是假打 工夫長了我也累不了 正在想着忽聽女隊裏有人喝喊 說黃家叔父休得害怕 姪女褚蘭香到了 說着話兒已到陣前 手捧短刀 叫下黃順 迎住朱光祖 朱光祖仔細留神看這位姑娘 祇見他眉清目秀 體態妙娜 手捧着矮刀 英風凜凜 朱光祖暗暗點了點頭 您道 褚蘭香爲何不稟盟首便自出來 原來他在隊裏 和這幾位姑娘站在一處 黃金花見自己爹爹 似乎累了 遂向褚蘭香說道大姐 您看

## 卷

## 四

我爹爹已勝了一仗，不想又出來這麼一個小鬍子咀兒。我父親能耐雖好，倒底年邁了，工

夫一長，恐怕我爹爹力不能敵。褚蘭香尙未答言，一旁閃過九尾妖狐何翠香，他捧着五毒

槍過來，說道：姐姐，你們三位可都是我的姐姐，要是看着老爺子不行，咱們女將也可以上

前迎敵。說道：這兒小妹和你放一句狂話，就是小妹這個五毒槍，真敢說是天下無敵。說完

努咀兒一笑，意思是很輕視這三位姑娘，原來自從褚蘭香他們來了，何翠香就有些看不起

後，所以才有這麼幾句話。要光是李黃二位姑娘，還是真叫他們壓下去了，那個寶刀手褚蘭香

自幼兒跟他父親創蕩江湖，什麼俠客義士，沒見過。他如何聽他這一套，他又怕他出去

一施用五毒槍，官方可就要吃虧了，準得叫他們傷幾個。我們要沒進陸家堡，自然顧不了

五 我們既進了陸家堡，就不能再叫官人有了死傷，想罷，遂笑道：何大妹妹，你的五毒槍雖

好，可是就太費錢，我聽說打一回就值十好幾兩銀子，再說五毒槍也祇可得說是暗器，算

不得寶貝，你看姐姐的這口寶刀，才真正是件寶物呢。說着，回手就把寶刀抽出，候的就是

一道寒光，照耀人的眼目。何翠香細看這口刀，雖是單刀的鞘兒，刀可是雙刀的式樣，是半

七 個護手盤兒，一面兒有血槽，那半邊兒鑿着三句詩，字可是黃的，刀可是白的，真是刀如銀

字如金，鑿的非常清楚。上面所鑿的詩是巧手治造純鋼刀，迎風割草削鳳毛，殺人不帶

貞 血光毫，爲什麼這口刀上祇有三句，可也不是纏腳詩，因爲這刀打造的時候原是一對雙刀，

現在算失了翠了，在那口刀上也鑿有三句詩，恰接這三句，到了後文書施公山東放糧，

關太出世，小盤龍山對刀招親，關太使的那口刀，就和姑娘這口恰是一對兒，關小西的那

口是雌的，姑娘這口是雄的，這都是後文暫且不提。何玉香看見這口寶刀，心裏是真愛

了，說完持寶刀，便跑到陣前，說黃叔父請退下來，看小侄女兒戰這個狂徒。黃順有了台

作活 跑到前敵來幹什麼 要依我勸你快回你的家吧 褚蘭香一生最不喜歡 今天一聽

朱光祖說他黃毛了頭 他不由大怒 心裏說你怎麼胡說起來了 緊咬銀牙 上步舉刀就剝

帶彩面回吧 說完顯出肩頭 褚爺用刀一剝 張景龍閃身躲 就聽哧的一聲 在左肩上薄

薄的削去一片肉 景龍拉鞭就跑 褚彪剛要追趕 忽聽後面有人喊道 休要追現有紅旗李

煜到了 爲什麼李七爺也上前來 因爲他看這晚出來的這羣綠林 比三十年前的綠林道難

惹 李七爺居中站着就聽那個小賊說便宜話 李七爺遂回頭叫陸賢弟 你給我觀敵料陣

待我上前生擒幾個 也好叫羣英雄佩服我 說完拉金背砍山刀 跑到前敵 說褚賢弟 你退

後歇息 看我拿幾個小輩回去 褚爺點頭 他並不回隊抱刀在旁邊兒一站 李七爺衝着天

霸 高聲喝道 小兒天霸老夫聞聽你是蘇州府八班的大頭兒 今天之戰 你敢親自出來會

鬥某家嗎 聽說你是紹興府 黃三太之子 你要敢出來 你便是黃家的子弟 你要不敢出

來 嘿嘿我想黃三爺英雄一世 決沒這樣貪生怕死的子孫 李七爺說這話分明是叫天霸親

自來捧個場 好把臉露的足足的 天霸也明白這個意思 遂回頭叫計大哥您給我觀敵料陣

待我和他拚命 計全點頭 天霸哈腰將要往前跑 旁邊兒轉過來南蠻俠張玉 說唔呀老

四兄弟 我替你會戰這個老頭子 天霸一看是張爺 心說要是俠客捧場 比我又強多了 遂

含笑點頭說道 張大哥受累 你道張爺爲何要犧牲自己的名譽 捧這個場 原來張爺有張

爺的心意 南蠻俠自出世以來紅旗李煜這四個字 差不多把耳朵都要灌滿了 早有意拜訪

可是總不得暇 今天一見李煜 便想要一會 看一看他的金背砍山刀 有何出神入鬼之

處 再說身爲俠客最好成全人 這次會戰老英雄 也就是看看李煜的刀法如何 較比自己

怎樣 他打定了這個主意 才答言要會鬥李七爺 天霸點頭 張爺便捧寶刀 就跑過去了

李七爺往對面一看 來的這個人 有三十多歲 細條的身材 面如白玉 可是總不洗臉

挂着一層浮泥 細眉朗目 準頭端正 大耳有輪 身穿白夏布褲褂 可是一下子泥道兒

論輩子不洗 腳底下高腰的襪子 紅夫子履鞋 自來舊 頭裏有包頭兒 後邊兒可沒釘掌兒 因為是新底上舊幫兒 再往頭上一看 小辮不打起樓子 短髮有一寸多長 扎哩扎

煞毛兒 滋着顯着腦袋大 在老遠的一看 好像個滋毛大頭 李七爺一看 就知來者南蠻俠

後

因為看他手中那口刀 與衆不同 遂高聲喝道 來人通名 張爺說道 你要問我的高姓大名 你就站穩了 吾姓張名玉字永貴 李七爺跟着問道 南蠻俠莫非就是你嗎 張爺說

集

道 正是你家老子 七爺聞聽大怒 說好小畜生 身為俠客胆敢估老夫的便宜 休走接刀

五

金背砍山刀 奔張爺的頂梁就劈 張爺見刀到往旁一閃 往日和別人動手都先讓三招 今天和李七爺動手他是一招兒也不讓 遞寶刃還招 二位就打起來了 張爺的寶刃招數雖好

女

李七爺又比他巧妙的多 再者說綠林人倚靠寶刀 要沒有寶刀 也不能淨打敗仗 有寶刀的要遇上沒有寶刀而能為出衆的人 也未必勝的了 因為你寶刀無論如何的好 人家傢伙總是閃展騰挪 不叫寶刀碰上 這樣一來寶刀就失了效用了 李七爺乃是着了名的達官

七

不用說張爺是捧場來的 就讓他二人真正廝鬥 南蠻俠一時半時的也未必贏的了 今天二位在疆場上 當着人千人萬各施所能 張爺暗含着點頭 心說果不虧紅旗李成名天下

貞

真有幾十合的勇戰 可是有一樣兒老英雄 你刀法無論如何的好 你够了歲數了 再有幾合 你也就喘了 我既是捧場而來 不可多戰叫老英雄受累 又想我要是就這樣敗回去

賊人一疑 可就壞了大事 我既是捧場 可也不能壞了事 倒不如我帶點兒傷回去 當着人千人萬 也叫天霸看看我這俠客實有容讓之能 想到這裏 自己手中一鬆 刀法似乎一

亂 李七爺一見心中大喜 心說俠客就這樣的能耐 可見這晚的綠林道 都不過如此了

想到這裏 心中一得意 便要使自己的得勝雙刀 頭一刀是蓋頂劈天 第二刀是進步連環

第三刀是連肩帶臂 敵人決不住避 李七爺頭刀刺下來 張爺就明白了 心說這個老頭

子 真坤命 心裏想着便躲頭一刀 閃過第二刀 趕到第三刀 南蠻俠 一轉身 像是慢

一點兒 刀就剗在張爺的左肩上 張爺往後一退身 說呀你剗吾了 傷了我的筋了動

了吾的骨了 說完便敗下去了 李七爺先還以為自己是戰敗了南蠻俠 後來聽人家說了這

兩句 才恍然大悟 人家是成心讓這一招 心中倒非常過意不去 可是在羣賊面前 險可

露足了 羣賊見南蠻俠全出了血了 不定這個傷多重了 其實呀 人家南蠻俠 可知道

身爲俠客 自己要打算受點傷 願意受幾分傷 就受幾分 今天這處傷 別看是三寸多長

深下裏不是剛到肉 這個傷越是淺見的血越多 張爺又一搖動左臂 血可就多了 本來

穿的夏布褂兒就紅了一片 衆賊看着都以為南蠻俠受了重傷 一個個心中大喜 都大聲喊

道 還是季老達官 刀劈南蠻俠的左肩 從此我們可有恃而無懼了 說喊着 全都觀胸長

腰 長了十二分的威風 就在這個時候 又聽噦的一聲 原來是褚蘭香把朱光祖的刀削爲

兩斷 朱光祖往回裏跑 又被褚蘭香扎了一刀尖兒 朱光祖胸着心裏想 這位姑娘真狠

這個時候天霜早就到疆場 用刀一指李煜高聲喝道 無知老兒休要逞強 我開得你是保鏢

的出身 却爲何助肘爲虐 那陸凱乃是敗類 你是個安善良民 何故幫他作此大道不道之

事 要依我的良言相勸 趕緊離開這事非之地 回你的家中納享清福 你如不聽某家的良

言相勸 你來看我這口單刀就是你的對頭 當時就叫你死於此處 七爺一皺雙眉說道 你

就是蘇州府的班頭黃天霸 你無故把我徒弟拿獲 放在江都縣大牢 我與你有殺徒之仇

休走看刀 說着話舉刀就劈天霸 天霸往旁邊兒一閃 老少二人就打在一處 這個時候褚

蘭香 點手叫官人 那一個匹夫來會你家姑娘 話猶未了 黑士傑跑過來 口操三合縣

的口音 說你這丫頭 還和賊在一塊兒作舍 你趕緊給我回家去 家去有你的好處 我給窩

窩頭夾白糖吃 褚蘭香一聽 心中大怒 心說官面兒還有這麼一個壞人 這說的全是什麼

話 心裏想着 他的柳眉直立杏眼圓睜 咬定銀牙舉寶刀就剗 黑士傑往旁一閃 二人就

## 卷

## 四

打在一處 這個時候天已將要黑了 陸凱就吩咐預備好燈籠火把 今天一定要夜取桃河驛

背後有陰險的小人 就是顯道神郝士洪的兒子 郝文 和玉面陀頭郝武 郝武說道哥哥你看見了沒有 黃天霸今日與咱們會戰 有能耐的可都在場 他們公館必定沒有什麼人能

把守 這就叫棋勝不顧家 咱們哥兒倆 暗暗去到公館 把施不全殺了 把他的人頭拿回

### 後

這個功勞可大了 必得重賞 他二人說話兒雖是低言悄語 可是落馬湖的兩位寨主翻江海鬼子明 禿子于亮 站的離他們最近 聽這話很對 子明遂答道 二位賢侄 若辦大事

### 集

我二人助你們一臂之力 郝武一擺手說道 二位別嚷 咱們偷偷的 別叫他們看見 說

### 五

着話兒 四個人 慢慢的由後面繞走着 于亮在頭前帶路 奔桃河驛的後鎮口而來 後鎮雖有護莊河攔路 因為落馬湖寨主都會水 這點水那能擋的住他們 這時已到了四月十五

### 女

日子 于亮原是個太亮禿子 借着星月的光華一照 真像個瞎球一樣 剛到了河沿 就聽噹啷一聲報君知響 對面來了一個瞎子 手拿明杖 一邊兒走一邊嚷 算靈卦算靈卦

### 七

郝文心裏想 看起這個沒有眼的人 够多麼可憐 天全黑了 還嚷算靈卦 沒想到那個瞎子 迎着于亮而來 走到切近 怔往于亮身上走 于亮往左一躲 那個瞎子往左一擋 于

### 貞

亮又往右一躲 那個瞎子又用馬褂一攔 于亮他差一點兒沒樂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 聽金鐘兒一響來了一個姑子 這才禿子要打瞎子 瞎子攔住禿子 背後又閃出一家姑子 要問這個姑子是誰 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陸家堡男女詐降 盤古寺僧尼行刺  
詞曰 鎮宅寶劍不可磨 灶下乾柴莫堆多 院中有井須口小 後門緊鎖勿通河

僧道尼姑休來往 堂前不走賣花婆 勸君緊記六橋事 一世安平福祿多

這幾句殘詞 所提的是市井叢中三姑六婆 不可令其出入家門 因其為淫盜之媒也 爲着開場引此一段 因爲上回書 說到于亮率同子明郝文郝武要奔盤古寺行刺 迎面碰見一個

賭子 因為戲耍他 二人要打架 就在這個時候 又來了一個道姑 這個道姑原是山東洗

浮山 大刀方成賽呂望方小咀兒的姑娘 論他父親在康熙年間 文仲過舉人 武仲探花

因為朝中無人 他耐等了幾年連個守備也沒補上 他的心中大怒 又趕上山東盜賊蜂起 他便歸了綠林 結交了賽展雄于六 小野龍于七 三個人佔據洗浮山 人稱為山東一霸

向例不劫紳商富戶 只劫貪官污吏無義之財 這一輩子也摸不清在什麼地方缺了德 一世無兒祇生了一女 幼年教給這個姑娘練武術 還是真經過名師 念過幾天書 起了個學名

叫方妙蓮 後來這個姑娘長大 招了個養老的女婿 也是他們綠林中人 姓孫名清 別號人稱叫小火神 因為他生來的是赤紅臉 又會打五雲噴火筒 那個姑娘過門之後 就和孫

清不合 因為孫清好練武術的人 不親女色 方妙蓮本是個揚花水性之人 兩口子常打架

### 卷

越打越仇 方妙蓮便想和孫清離婚 誰知他父親是個要臉面的 不準他便又生了一個法子 說要出家當姑子去 他父親早看出他姑娘的意思來了 說出家也行 就在洗浮山

裏蓋了一座廟 叫他在那裏修行 小火神孫清 見自己妻子出了家 他一賭氣 便離了洗

浮山 雲游天下去了 這個姑娘就算沒有人管了 他在廟裏修行 作些淫污之事 日子一長 嘍囉們便給他起了個外號 叫九花鳩鳥 這種風聲 他父親也有個耳聞 因為管不了

四 他祇是也好掩耳盜鈴 日子一多 也就拿這個事 不當回事了 這一天接到陸凱的一封信

帖 他看了便扔到一邊兒 因為他的外號叫賽呂望 他是廣有智謀 早看出陸凱不能成事

山東八大幫的賊都去了 獨有他不去 方妙蓮可就說爹爹為何不去 咱們是山東的人

陸家堡在江南地面 設天下羣雄會 咱們很應該前去交他個朋友 連絡感情 方成說道

你不是女子嗎 你要是男子就能替我創蕩江湖了 方妙蓮說道 爹爹你這話錯了 我要是

在家人 就不能出去了 我是出家人 我不去便罷 我要一去 必作一件驚天動地之事

方成說道 好好好那麼你就快走 方成的意思是借這種機會 想把他除了 他這一出去

和官面兒作對 怎麼着人家也能把他宰了 這就是借官面兒之手 除去這不要臉的 當時就給了他路費 他收拾自己的東西 下了洗浮山寨 裝作雲遊道姑 奔淮安府陸家堡而來 一路之上無書 這一天堪堪來到陸家堡 他就想起一種出類拔粹的主意 他想我要到了

後

陸家堡 我不過是個女子 也就隨幫辦事 請帖上雖然寫男女羣雄會 未必以女子為重 聽人傳說施不全的公館在桃河驛 倒不如我上桃河驛公館刺死施不全 把他膠袋帶來陸

集

家堡 也叫他們男子看看我們女子 不都是無能之輩 給我們女子吐一口氣 把主意拿定 白晝之間來到桃河驛 把道探好了 他知道桃河驛前面官面和羣賊打着仗了 別處的驛

口又都有官兵把守 都不能進去 便繞到後面 到了後面他又後了悔了 因為看有護莊

五

河攔路無船可渡 正在河沿兒站着發愁 忽見來了一個瞎子 又見由外邊兒來了四個人 內中有兩個和尚一個禿子 那個是俗家 就見那個禿子和那個瞎子 因為走個對面 瞎子

女

攔路 于亮便要打架 他就走過來說道 兩位檀越 何必因小事相爭 這樣大的地方 互

七

相讓一讓就都過去了 瞎子衝着他一翻白眼兒 說道 要按女道長你這樣說 世界上那有打架的 我是瞎了二目 吃的是人間飯 受的是陰間罪 成年論輩子也看不見什麼 這位也居然和我為路相爭 他這不是太欺侮人了嗎 既是女道長你給了和 我這邊兒就算完了

貞

說完便順着河沿兒往西去了 于亮一幌禿腦袋說道 對面來的可是山東洗浮山的方大姑 嗎 方妙蓮一怔說道 你怎麼知道 我是洗浮山的方大姑 于亮一樂說道 我乃是落馬湖

尋山寨主于亮 方妙蓮說道 原來是于家叔父 小侄女稽首了 于明問道 侄女子 你怎

麼是道家打扮 不在山東 來到淮安地面 有何公幹 方妙蓮就把奉父命來淮安府陸家堡 起羣雄會 小侄女兒 因見前邊兒打仗 我想暗進桃河驛公館刺殺施知府去 好作進見之

禮 于亮一拍巴掌說道 這件事五個人同心 就有一樣兒侄女兒你一定不會水 我們打算

從水面而過 你怎麼過去呢 于明說道哥哥 在桃河驛東面兒有一座橋 雖有官兵把守可



也不多。現在前而打着仗，他們更不注意。咱們到那裏看，祇要不到十個人，咱們就把他們殺了。也好留這條道路，大家點頭。五個人一齊繞到東面兒，果見有一座小橋，橋上有一棚官兵把守。在康熙年間，一棚是十一個人，覺得派一個人到大營當差。這十人中又有一個小頭目，時常不在棚中。這一棚可就剩了九個人了。白晝之間是五個值班守衛，到夜間便是那四個值班，換下那五個前去睡覺。輪到他們這五個人來到橋上，千喜就要首先過橋。方妙蓮二縱身早竄上小橋，往前行走。官兵正在留神守衛，忽見橋上黑影一幌，來了一個婦人，遂高聲問道：「前面是何人少往前進，再要往前走，我們可要放箭了。」方妙蓮口念了一聲無量佛說道：「列位老總，你們多方便方便，我是一個出家的道者，要到鎮裏訪位有緣的人。」他一瞠說着一瞠往前走。官兵說道：「不行，無論是誰也不能進鎮，因為戒嚴。」方妙蓮說道：「得了老總們，我是個女子，難道還疑是奸細嗎？老總們呀，方便方便吧。」說話之間，已離官兵很近。官兵們向臉上一看，大家眼都直了，因為看這個道姑似天仙，就和八仙中的何仙姑一個樣。再說官兵都是年輕人，今見這個道姑，長得還樣的，說話嬌滴滴的說道：「哎，鬧鬧這麼半天，你是女道姑，那就沒有什麼可疑的了。你是在兒出家呀。」方妙蓮唇兒動了動，可是並不答言，因為官兵淨顧和方妙蓮說話，不隄防身後來了四個賊，每人殺一個，就聽克味克味，四個官兵的腦袋都和脖子宜告離異了。千喜他們殺了這四個官兵，還覺着不足，便進了棚子，可憐那五名官兵，白晝一天勞乏，現在鼻睡，那料遇見這四個狠心賊，進了棚子，一刀一個也都身首異處了。殺完之後，把死尸搭着扔在河裏，別着方妙蓮在山東洗浮山，也可以說是有名有姓的，論說能耐也不弱。今天見于亮他們殺人，他看着有些胆怯，他又這麼一想：「我要跟他一塊兒進去，立了功也是人家的。」再說就我這把綉絨刀，進去未必得的好處，想到這裏，遂說道：「四位老前輩，我看你們進鎮行刺去吧。」我在這兒給你們看這條道，等你們殺了施不全，咱們一塊兒回陸家堡。于亮說

道 好好好就請大姑你受累吧 方妙蓮點頭 便進了棚 用浮土把血掩了掩 就在這兒看

守這條道 暫爲不提 再說千亮他們四個人 走到了盤古寺東北牆犄角 四個人掏出飛抓

百練鎖 往牆上一抖 抓住牆頭 用手倒抓絨繩而上 到了上面 來了個鳳凰尋窩 上了

牆頭 把飛抓摘下纏好掖在百寶囊內 先後跳下牆頭 剛一下來就聽那邊兒有人問 你們

是誰幹麼的 手明說道 朋友閃個面兒吧 咱們是同道 官兵料知是賊人 就要吹哨兒

和尚郝文 竄到近前舉方便鐺往下就碰 就聽吧的一聲 把官兵砸個腦髓皆崩 就勢把死

尸往暗裏下嚴密處一放 僧人禿子與海鬼 就闖進了盤古寺的中院 中院北殿裏供着盤古

佛 西配殿就是施大人休息之所 這時西配殿的燈光 比那屋裏都亮 原來施大人 知道

黃天霸在鎮外和賊人開着仗呢 老大人放心不下 先給他們燒了一股平安香 這時正在閑

坐吃茶 有馬得槽尹路成和闊海蛟孫玉堂陪着大人說話兒 施安施孝在一旁伺候着 就在

這個時候 就聽房上的瓦克吧一響 孫玉堂是行家 趕緊答話 說房上什麼人 就聽房上

有人答話 說你們幾位還不快出來 外面有了刺客了 倒把子明子亮郝文郝武吓了一跳

他們四個人兩個人在北配殿 兩個人在東配殿 看明白屋裏的情形 剛跳下房來就聽有人

喊說 子明遂高聲說道 這小子所說的話就是叫他們人快殺施大人 說時遲 那時快 手

亮子明郝文郝武 都在屋裏闖 要容他們闖進屋去 就是屋裏有兩三個人也不能抵擋了

誰知他們剛到房簷下 忽然由房上掉下一個人來 腦袋朝下 離地四五尺 來了一個雲裏

翻的筋斗 身體一幌 站在那裏 跟着就聽噹一聲報君知響 就聽他說 算靈命算靈命

閑來問卜自防身 禍到臨頭後悔遲 子亮子明仔細一看 正是在桃河驛河沿兒的那個瞎子

惹 可又納悶兒 他一個失了目的人 他如何能由房上 下來這麼俐落 正想着 就見瞎

子舉馬桿奔自己的哥哥頭上打去 一個瞎子 一個禿子就打在一起了 這時孫玉堂 已把

燈光吹滅，留神往外觀看。馬得槽尹路成二位老達官，脫去長大衣服，各抱雙鉤，由屋中竄出來。就和郝文郝武打在一處。于明一看，以為屋裏沒有人了。他一掀班竹簾兒，克咳一聲揪下，邁步往裏就闖。孫玉堂在屋裏遞刀就扎，多虧于明眼快，用刀背往外一磕，噹啷一聲響，跟着換腰便又竄出院來。孫玉堂便也追出，二人便打在一處，吓的施安施孝叮當就把門都上上了。外頭這八個人打了四對兒。郝文郝武每人是一條方便鎗，鎗上原有環子，舞起來是嘩啦啦的亂響。馬得槽尹路成兩個老者，每人一對護手鉤，失目的先生使一條馬桿兒，這個馬桿兒舞動好似蛟龍出來，別看禿子于亮是落馬湖有了名的寨主，他可不是這個瞎子的敵手。一個露空，被瞎子得了手，就聽吧的一聲，馬桿兒正打在于亮的後背上，打在子亮咬啣了一聲。郝武見于亮有失，遂捨了馬得槽，迎住了失目的先生。馬得槽不捨，捧雙鉤追趕郝武，和失目先生雙戰郝武。郝武乃是尋常的能耐，他焉能敵的了兩個人。郝武微往外一閃，用方便鎗的月牙兒一點地，賤的一聲就上了東配殿。馬得槽就要追，那個失目的先生就喊道：使鉤的老頭兒，你別追，他跑不了。說着話，已伸手由腰裏拿出一根銅鎖鍊兒，他手拿着這頭兒，有個銅扣環兒，在馬桿的頭上，有個環子。瞎子往上一扣，就掄起來了。練子的那頭兒是個銅葫蘆，足有二斤多重。銅鍊兒長下裏够七尺五，再加上七尺五的馬桿兒就是一丈五尺長。康熙年間的人，差不多都有七尺來高。這一說就是兩丈多。先生持馬桿，往房簷上一抖，就把郝武的雙腿纏住，往回一帶勁兒，就由房上把郝武給拉下來了。你道郝武他為何不走？因為他上了房，回頭看看自己的哥哥，意思是也叫他走，就在這個工夫，腿就被人纏上了。再想叫勁兒焉得能够翻身就由房上掉下來了。就聽嘆道：郝武咬啣了一聲，說列位快走，我的腿可折了。三寇聞言，也知救不了他，遂都虛點一刀竄出窗外，全都蹀上東配殿房上。馬得槽尹路成連孫玉堂都要追趕。瞎子一跺腳說道：二位老頭兒別追，就叫那個人追吧。保大人要緊。馬

得槽尹路成 這才恍然天悟 究竟說 這個瞎子還不知道他是好人歹人 二位老達官 才

一同問 說先生你老貴姓 瞎子回答說道 我姓趙名來字元霸 受你們蘇州府的官人所托

替他們找珍珠燈 現在雖沒有把珍珠燈找回來 可是已把珍珠燈的去處打聽明白 報與

張景龍錢亮祝清寧三位知道 馬爺說道 原來是滄州的趙義王 失敬失敬 請到屋裏見見

大人吧 趙來說道 很好很好 我正想給大人批批八字 好找倆零錢花 說話之間施安施

孝早把門開開了 因為瞎子在外面說的話 大人都聽明白了 上次祝清寧又回過趙來趙元

霸帮着找燈 遂命施安施孝快開門 把這位先生請進來 本府好問問珍珠燈現落於何處

施安施孝答應遂把門開了 又把燈點上 施安出來說道 大人有諭 請這位先生屋裏坐吧

五 趙來一翻白眼說道 二位老達官 在前帶路 那是大人住房的門呀 尹馬二位也樂了

剛才動手的時候 他看的見刀 這時又看不見門兒了 馬得槽伸手把馬拿起來 說先生

隨我來 尹路成打起簾子 讓趙先生進來 進屋他就問 老大人在那裏 施大人連忙答言

說本府在這裏 趙來遂把馬杆往牆邊一立 就衝着大人作揖 說大人在上 小民趙來拜揖

大人道義士免禮請坐下說話 趙來謝了坐 施安說椅子 將說到這裏 祇見先生早安

七 安然然的坐好了 衝着大人抱拳說道 小民趙來 受你三位差官所托 尋訪珍珠燈的下落

我和你的差官遇緣在後黃堡日 我自和他分手之後 因為我二目失明 故此就誤了二天

現在小民 雖沒有把珍珠燈尋回 可是珍珠燈的下落 我已打探明白盜燈的是男女五寇

貞 在店裏格鬥死了一個賊人 他叫高慶 外號叫地耗子 其餘賊人在逃 我們留下金頭虎

杜興 羅漢童兒唐永傑爺兒兩個 在那裏辦理善後 上黃堡口報告 他們上巡檢司去報告

房了 他姓周名祥 外號人稱老鳳鷹 我跟他打聽盜燈賊人 他言說 有男女四個人剛由  
[93] 他就店裏走 大概就是盜燈賊人 我問他都是誰 他說有個是螺絲島的第七座寨主 踏雪無

痕小紛團楊榮 那兩個一個姓穆叫穆通 一個姓何叫何順 他二人是玉泉山漏網之賊人 那個女子叫侯賽花 聽說個也會在大人這裏打過官司的 他的父親叫侯國太 大人點頭說道不錯 這個侯國太 是被本府拿住發往山東 後來此賊越獄脫逃 現在他也在陸家堡幫助陸凱 義士你打聽得楊榮他們把珍珠燈帶那裏去了呢 莫非說他們帶回螺絲島去了嗎

趙元霸說道 我那匪朋友說 他們倒是沒敢回螺絲島 他們是回龍泉溝了 小民本打算捨生忘死入龍泉溝盜出珍珠燈 無奈那座山太堅固險惡 小民實無法可入 就打聽這山上是誰估據 原來估據龍泉溝的姓張名鐸 外號人稱墨麒麟 這個人精通外洋技藝 製造八寶轉心羅絲等消息 這龍泉溝邊邊沿沿都是埋伏 小民無法入內 才回來給大人送信 請設法盜回珍珠燈吧 大人聽了點頭 說道 義士叫你分神受累 等祝張錢回來 必給義士道謝 你這算洗明他三個人的忠心 趙來謙進了幾句 施安又給倒過茶來 說了會子閒話 就在這個時候 忽聽院中一陣大亂 馬得曹問什麼事外面這麼亂 趕情是孫大爺仍舊越牆回來 原來是孫大爺追賊人到那座小橋那兒 孫大爺心裏很納悶兒 心裏這裏的守衛官兵都那裏去了 難道都在棚裏睡着了 正在想着 忽見由棚裏山來一個道姑 手持一口綉絨刀 說道 綠林的衆賓朋不要害怕 現有貧道在此 說完舉刀就剝孫大爺 玉堂見是女道姑 遂說道 胆大的淫道 你是個女子又是出家人 爲何幫助賊人來公館行刺 作此大逆無道之事 依我相勸趕緊快走 不然將你拿護 必依國法治罪 那方妙蓮也不答話 一口綉絨刀上下翻飛 孫玉堂他以爲一個女子能有多大的能耐 及至動上手 方知人家的本領

孫玉堂就被人家這口刀給圈上了 孫玉堂心裏着急 心說今天我要死在

空

少傑一轉身

此時

千門子亮

跟和尚郝文

他們又都回來了

四個人打一個兒

因爲這男女四寇

都是有了名的大賊

也是僧不僧俗不俗 女中之怪就是

## 後

見崩斃了。可是不知暗器由那兒來就覺得背後一疼，袖箭就打在後橋，往開窪跑下去了。四寇大喜，說這個人是死催的，往窪裏跑多怎一累，被我們追上。

## 集

就沒有你的命了，說着便追下來，剛追走不到兩箭遠，老遠的有馬蹄的聲音，孫玉堂留神往對面一看，乘了五匹馬，塵土翻飛，馬跑的很快，郝文和尚他們都是綠林人，他一看前

## 五

面騎馬跑的情形，就知是夜行人，他遂高聲喊道：前面朋友，下牲口給攔着點兒，頭裏跑的是犯人，孫大爺一看心說這可要壞，這要兩頭一劫我命休矣，忽聽騎馬的是一個老道的聲音，問道：前面跑的是誰？後面追的是誰？快快說明，孫大爺一聽口音很好，遂說道：

## 女

前面是穆五哥嗎？來人答道：正是愚兄，孫大弟嗎？後面是何人追趕於你？孫玉堂道：

## 七

館行刺的男女四寇，五哥您快來吧，穆五爺一陣大笑回頭說道：玉傑少傑你們不是要立點功嗎？你看這個機會多好，上前拿賊，這就是進見之禮，這句話剛說完，就聽馬上咻咻咻

## 貞

啦，把兵刃都抽了出來，翻身下馬，為首的那人正是飛天夜叉穆五成，後跟雙鞭將賽靈官

何玉勳，銀鏈小大保吳玉傑，左臂花刀黃少傑，後面跟的是伊虎，這時伊虎把衆人的馬接

過來，穆五爺說道：少傑你們看，那個喘氣的黑鬍子咀兒，那是你們孫大爺，後面那些是

一個好人沒有，你們趕緊上前伸手捉拿，回去見了大人，就能作官兒了，這三小孩兒，本

是官迷，一聽拿住這幾個人就能作官，遂亮出兵攔刀住羣賊的去路，穆五成過來扶住孫玉堂，口稱孫賢弟你怎麼叫他們追成這個樣兒，玉堂道：您先別問我，你是由那兒來，穆五

成道 我們在二傑山和黃老兄弟分手之後 拿着李五爺的信下山買馬 又遣散了嘍囉兵 把上下所有的傢俱 都叫那大李個場的居民搬了去 我們才奔這兒來 天黑了本該住店 因為這幾個孩子心急便連夜趕下來了 玉堂道 這幾個孩子倒了全是誰 玉堂回答 說有雙鞭將賽靈官何玉霸 那個是 銀鍾小太保吳玉傑 那一個是天霸的義兒黃九齡 玉堂道 你別說了 我知道了 前天老兄弟回來時候 竟對我說了 說着話兒 孫大爺也歌過來了 再着吳玉傑戰的是那個道姑 黃少傑戰的是翻江海鬼手明 賽靈官何玉霸 棒着雙鞭 大戰郝文和尚 剩下一個禿子于亮 愿不的人說十個禿子九個詐 這個于亮真是奸詐百出 他在三對兒當中 看誰露了空 就給誰一刀 多虧了他是個亮光的禿頭 走到那裏都顯眼 又借着月光一照 老遠就見帶着亮光兒奔來了 這小三傑才不致吃虧 要不然三小非有一個帶傷的不可 少傑一壁動着手 心中一壁盤算 心想我黃九齡這是初出世得立幾件漂亮的功勞 我主人成名江南威鎮蘇州我要是成了勦斗 我主人性情那樣暴烈 他豈肯要我這樣無用的奴才 倒不如我先把這個禿子打跑了 回頭再捉這個賊人 想到這裏 把刀往左手一換 于明一看 就明白 這是要打鏢 便瞪圓了兩目淨釘少傑的右手 這一來他可上了當了 他那裏知曉 少傑的外號叫左臂花刀小羅道 旁人打鏢的時候 左手最多能砍三刀 惟有黃少傑 他左手能砍十八刀 砍的還是比右手快 右手就把鏢登出一隻 于明一看 心說不好 這小子的左手刀真厲害 想着就祇往後退 于亮在旁一看自己的兄弟 要吃虧 他一左手中的鮎魚頭的刀 餓虎撲食似的奔少傑的脖項砍來 少傑聽後面金風一響 砍了個縮頂藏頭 腿子可是蹲當騎馬勢 這個人真矮下二尺去 于亮這一刀 刀剛 鏢奔于亮的門面打來 不知性命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